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第
27
辑

湖南文史 资料

周谷城题



湖南人民出版社

湖南文史资料

第27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责任编辑 高原 陈永芳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湖南省政协文史书刊发行组发行

(长沙市迎宾路15号)

湖南省轻工业专科学校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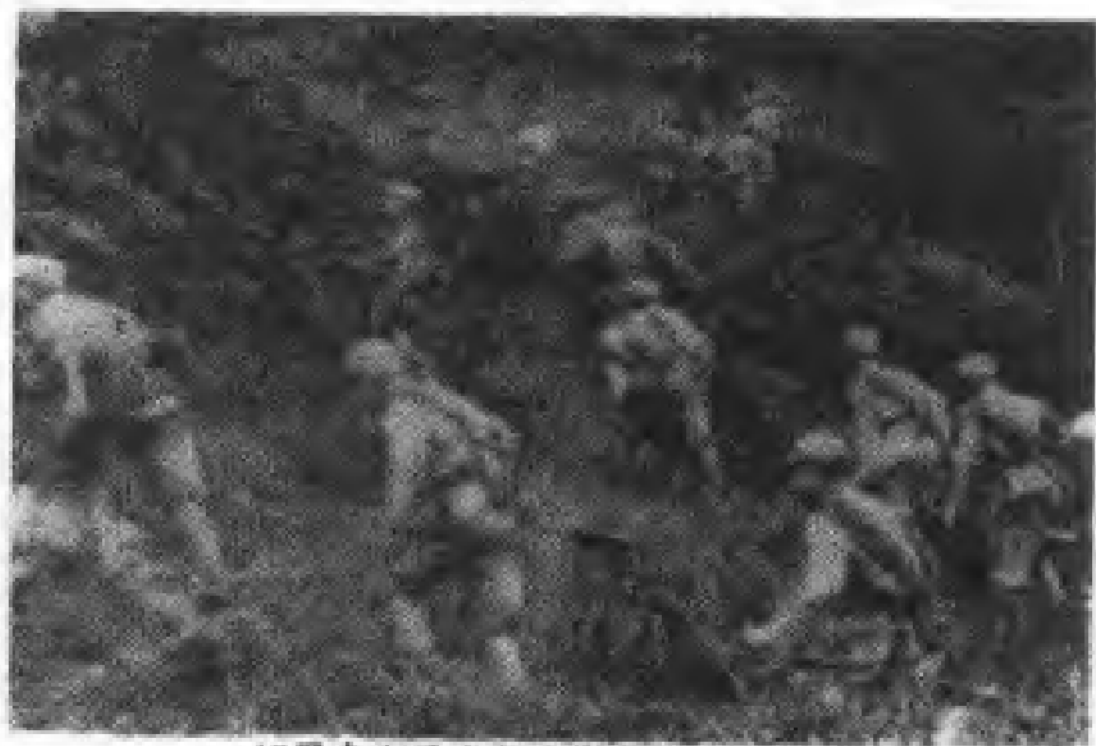
国内统一刊号CN43—1011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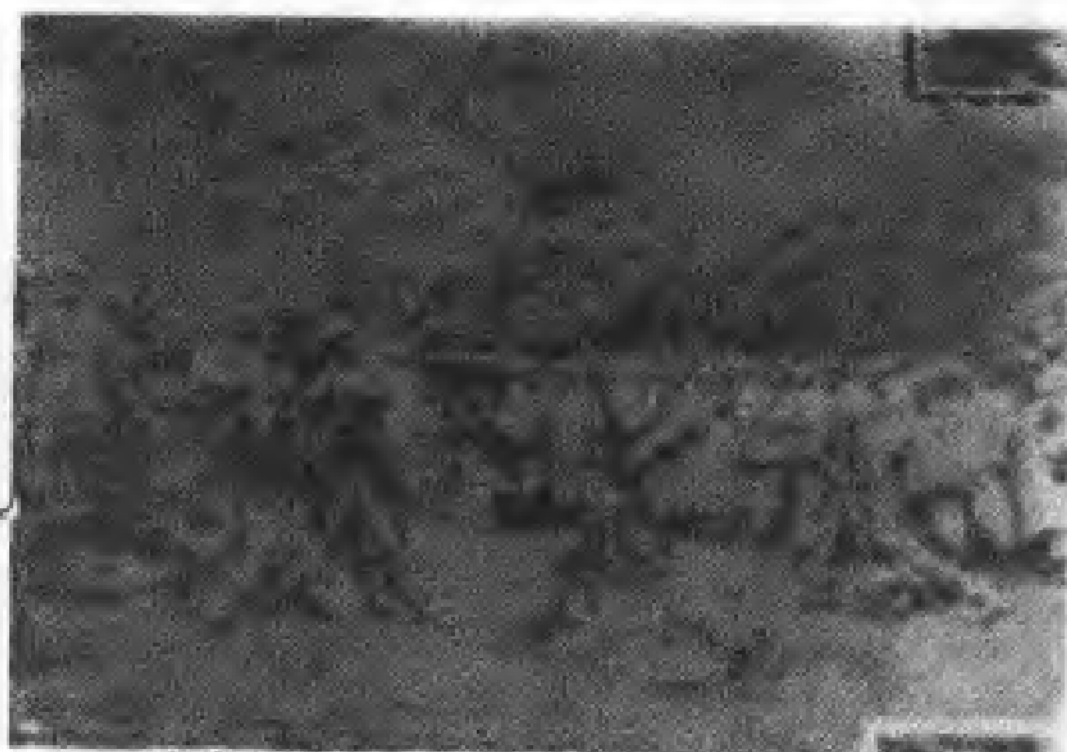
1987年10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开本860×1168 1/32 字数169千字 印张6.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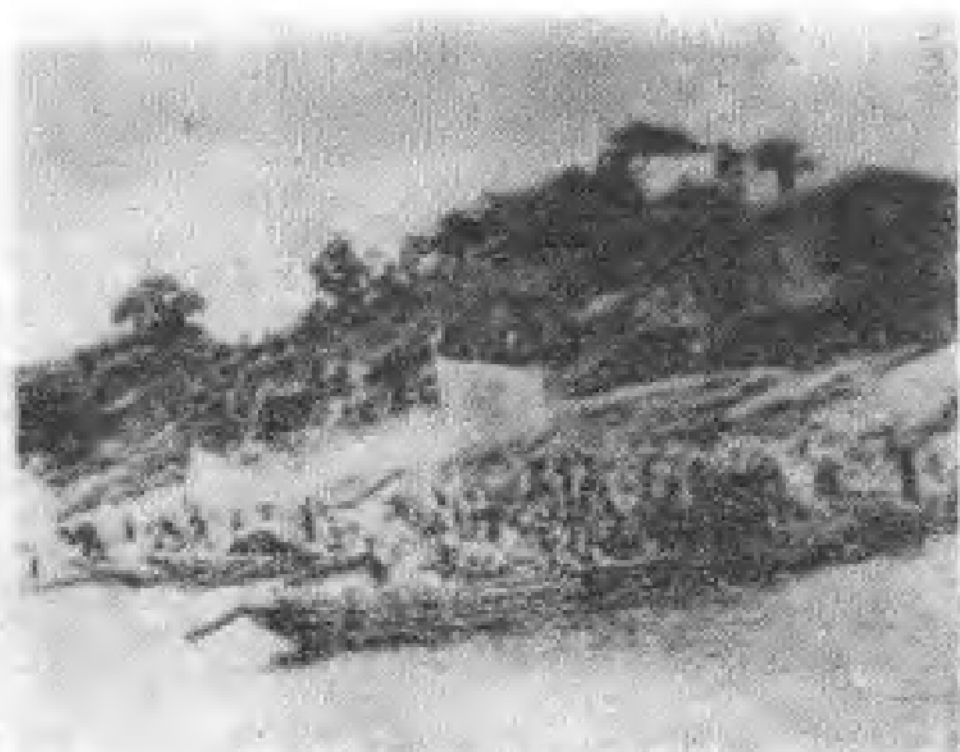
印数 1—6,000 定价: 1.5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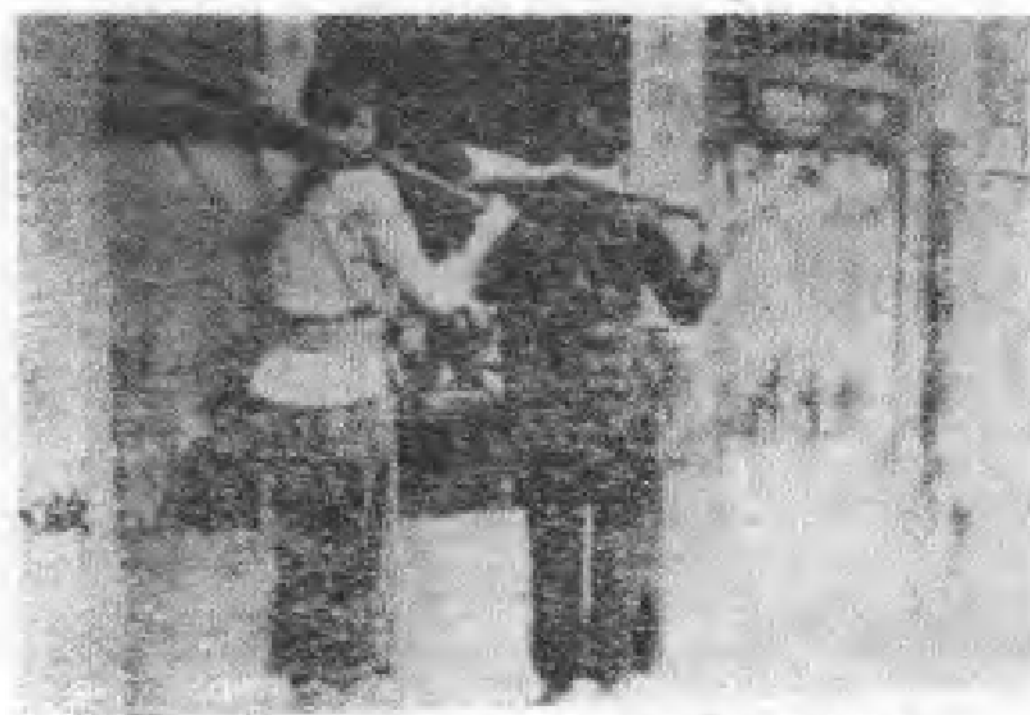
47军在湘西麻阳围剿聂焕章匪部。



嘉蓝战役胜利后，46军在清点俘虏和战利品。



47军渡沅水，进入湘西剿匪。



在我军事围剿和政治攻势下，散匪纷纷携械投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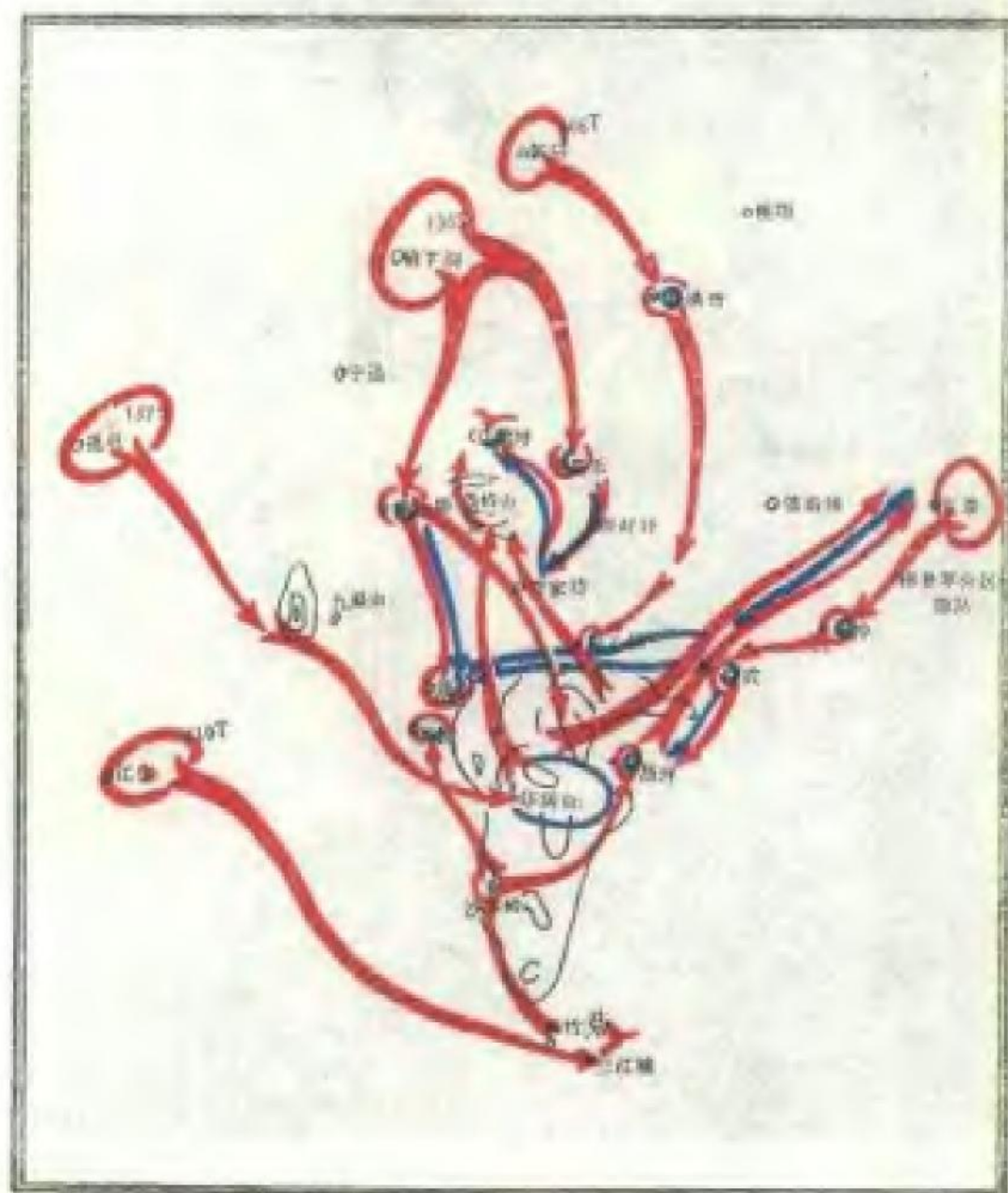
1950年夏季重点进剿要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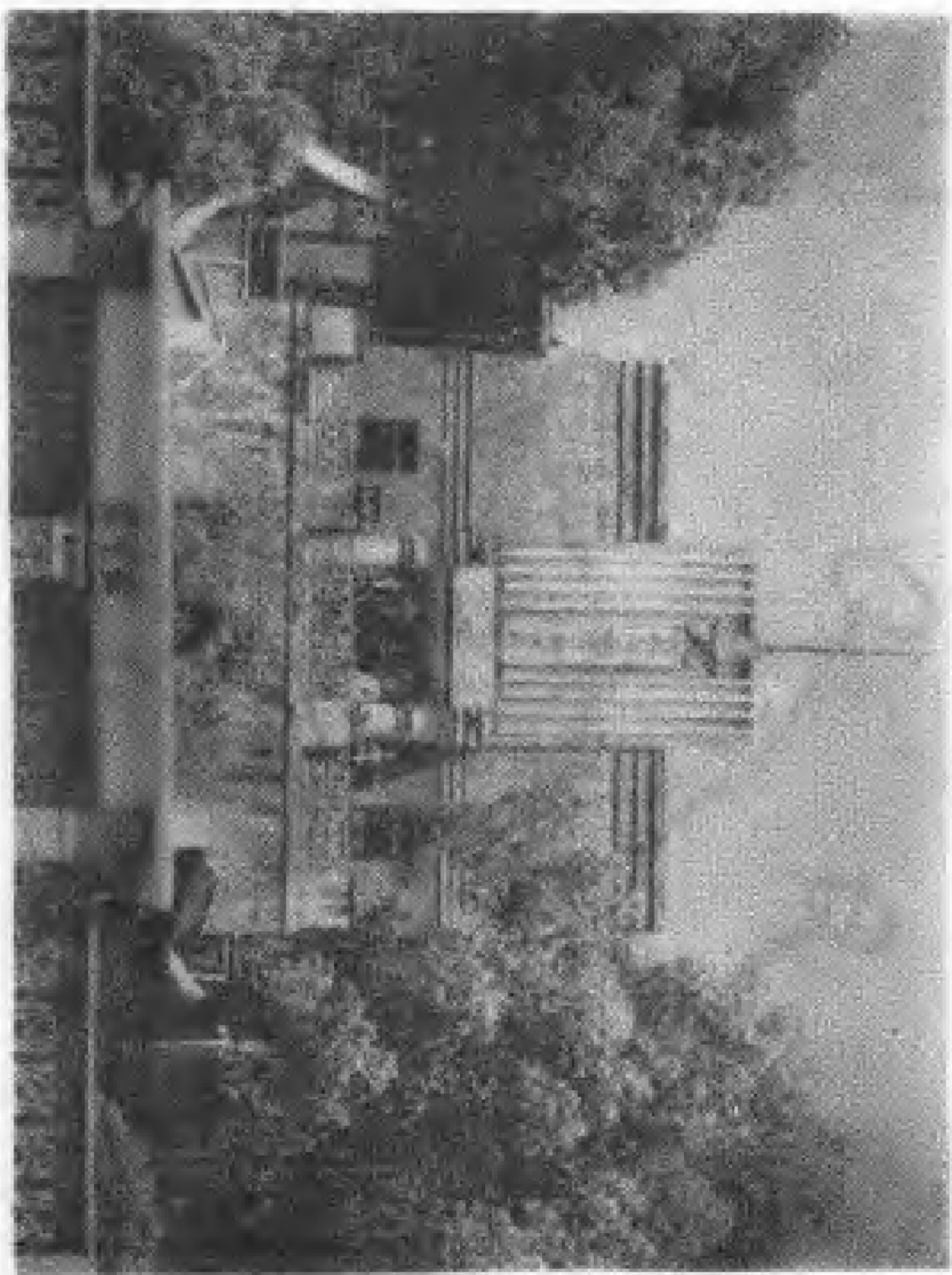


1950年秋季湘西战役要图



嘉蓝临剿匪战役要图





成都军分区胜利纪念馆

湖南文史资料

目 录

第27辑

1949年至1950年湖南剿匪概述·····	黄远炽 王吉云(1)
回忆47军在湘西剿匪·····	晏福生(20)
回顾湘西剿匪·····	袁福生(36)
澧源剿匪记·····	李钦哲(41)
永顺七区剿匪记实·····	张彦彬(48)
麻阳剿匪经过·····	杨文彪 陈金斗(56)
解放江垭战役的回忆·····	李先泰(80)
嘉蓝临剿匪战役·····	刘天仓(86)
活捉匪首霍远鹏·····	谭建勋 谭汉伟(93)
规劝湘鄂川黔边区“九路军”投诚·····	杨昌祿(97)
我在瞿伯阶部十余年的一些经历·····	瞿波平(104)
湘西政局变迁的回顾·····	石玉湘(119)
“四·三”反革命暴乱案·····	方毅人(132)
陈靖雄其人其事·····	杨学东(136)
恶魔张平·····	胡家模(147)

龙云飞的一生.....邱晓玲(159)

在湘西清剿土匪的点滴回忆.....张文调(178)

在白洲界围剿张玉琳匪部.....黄鹤龄(182)

1949年至1950年我军湖南剿匪部队战斗序列

.....省军区军志办
省政协文史办(184)

1949年至1950年在湖南境内被我军消灭或投诚的

主要土匪武装.....省政协文史办
省军区军志办(186)

湖南剿匪大事记.....王吉云 高原 陈永芳(191)

●图 片 (五幅)

●作战地图 (三帧)

1949年至1950年湖南剿匪概述

黄远炽 王吉云

解放前，湖南是全国匪患严重的地区之一，尤其以湘西最为突出。国民党反动派出于反共反人民的需要，对土匪采取怀柔政策，更加助长了湖南土匪的嚣张气焰。国民党政府垮台前，以收罗湖南的土匪武装。蒋介石亲自写信要湘西匪首陈子厚“坚持游击战争”。他还指示湘鄂川黔边区军政长官宋希濂，将湘西地区的大股土匪武装整编成3个暂编军、12个暂编师，将一批匪首委以“司令”、“军长”、“师长”等职务。1949年7月，白崇禧又带着10万银元和大批枪械，亲赴芷江，收买湘西土匪，妄图变湘西为“反共游击根据地”。据统计，解放前夕，全省境内的匪特武装（含国民党军反动地方部队和部分残余武装）约180,000余人，百人以上集股行动的土匪就有170多股。土匪武装盘踞着湘西广大地区以及常德、邵阳、郴州、零陵、湘潭等地区的边缘地带，严重地阻碍着湖南人民解放事业的顺利发展。

长沙和平解放后，成立了湖南军区（由12兵团兼）。军区领导认为湖南各地解放后，肃清盘踞各地的土匪武装，乃是开展各项工作的关键。同时，制定了“军事清剿、政治瓦解与发动群众相结合”的剿匪方针和“执迷不悟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剿匪政策。

在中共湖南省委统一领导和湖南军区组织指挥下，在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援下，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6、第47军和湖南军区地方部队以及广大民兵投入了剿匪战斗。经过1949年的初步进剿，1950年的全面进剿、重点清剿、边缘地区会剿等大规模的

军事进剿，以及随后深入开展的肃清残余匪特的斗争，终于彻底消灭了全省境内的土匪武装，根除了湖南历史性的匪患。

一、1949年解放湖南过程中的剿匪斗争

1. 进剿长沙、常德、益阳地区股匪。

七、八月间，湘东北解放后，长沙、常德、益阳地区还有20,000多土匪和国民党杂色武装盘踞在山村、湖汉，骚扰抢劫，破坏交通。湖南军区决定以159师、160师、165师及“冀南南下支队”一部，分别组成长沙、常德、益阳三个军分区，迅速展开对土匪武装的进剿。

8月10日，159师奉命组成长沙军分区，迅速作了剿匪的部署和准备。14日，475团2营首先向活动于湘阴东港、茶壶潭一带的“湘鄂赣人民反共自救军”第3纵队万少鼎部200余人奔袭，战斗4小时，全歼该敌。16日，475团6连奔袭岳阳小字洞李高峰股匪，予敌重创。李率残部窜至平江沙田铺一带，被我476团3营追击歼灭。18日，475团一部于湘阴锡安乡歼灭了刘铁峰匪部。至9月初，经过10余次战斗，基本上歼灭了湘阴、岳阳两县境内的股匪。随后在保证重点进剿的同时，开始对长沙、醴陵、湘潭3县土匪的全面进剿，至10月中旬，股匪全部被歼。

9月12日，160师与“冀南南下支队”一部组成常德军分区后，会合我省游击队湘西突击总队，占领了滨湖各产粮区。随即派479、480两团进剿土匪武装。9月30日，479团主力奔袭桃源三板桥吕春初匪部，经过20多天的战斗，歼匪1,500多人，并争取了吕春初、余千伍、郭武生、罗聿奇等股匪1,380多人投诚。

与此同时，159师、165师各一部组成益阳军分区，同“湘中游击队”第1、3支队进行了合编。随后以3个团的兵力向

安化、湘乡边缘以及雪峰山区尹立言、周永池、王逸之、朱世奇等股匪进剿。同时，分布在各县的部队进剿散匪。经过半个月战斗，歼匪40余股，共计4,400余人。

湘东北地区从7月开始进剿，到10月底止，共歼匪12,900余人。10月下旬，湖南军区召开长沙、常德、益阳军分区军政干部会议，总结前段剿匪经验，强调“为顺利而迅速消灭匪患，必须将剿匪、反霸、发动群众结合起来”，“造成群众性的剿匪运动”。

会后，常德军分区集中479、480两团向匪情严重的慈利、石门开展军事进剿，消灭了蒋维新、向应东、陈金次等股匪2,000余人。长沙、益阳军分区部队就地展开政治攻势，号召匪徒交枪自首，对执迷不悟之顽恶匪首予以军事打击，并发动群众检举藏匪、窝匪、资匪者，争取了一些匪首向我投诚。到12月底，湘东北3个地区，除常德、慈利西部外，其余地区的股匪已基本肃清。

2. 湖南剿匪。

1949年10月中旬，衡宝战役结束后，湘南广大地区基本解放。湖南军区先后以162、165、160三个师为主，同湘南游击支队会合，组成衡阳、邵阳、零陵和郴县四个军分区。当时，湘南地区匪特武装有54,000余人。

11月上旬，我158师（缺一个营）和邵阳军分区基干团4个连、独立团5个连的兵力，对盘踞于邵北地区的国民党“新8军”尹立言部进行大合击。11月4日，474团由南阳桥出发，先后在蓝田、半山岭歼灭尹立言指挥部及其第6团400余人。与此同时，我472、473团将盘踞于太芝庙的敌人全部击溃。11月6日，各路进剿部队合击孙家桥周围几十里地区土匪。由于部队行动被土匪发觉，土匪分散隐藏起来了。于是部队就地展开，封锁要道路口，进行搜剿，并结合以政治攻势，至13日，

捕获了尹部第1旅旅长杨熙政以下300余人。15日，我军又以一部合击板子山地区股匪，歼敌180余人。

为了加强剿匪力量，中央军委决定46军留在湖南。11月18日，46军在衡阳召开了衡阳、邵阳、零陵、郴县军分区司令员、政委和地委书记会议，决定成立湘南军政委员会和湘南剿匪指挥部，46军军长詹才芳、政委李中权分别担任湘南军政委员会正副主任和剿匪指挥部正副指挥。11月21日，湘南剿匪指挥部命令各军分区于12月底以前，消灭本地区200人以上的股匪。指挥部直接组织指挥了嘉（禾）蓝（山）临（武）战役和隆回战役。

嘉禾、蓝山、临武一带，当时活动着“交警东南办事处”主任王春晖统一指挥之下的13,000多人的匪特武装。为了消灭这股匪特武装，湘南指挥部派出了136、137两个师和郴县军分区部队共20,000多兵力，采取外线包围，内线进攻的战术进行围剿。

郴县军分区部队担负东线包围，137师担任西线包围，136师担负正面突击。至12月15日，共消灭王春晖等土匪武装12,000多人，解放了嘉禾、临武、蓝山、江华4座县城。

在嘉蓝临战役开始的同时，我军158师及武冈独立团1个连向盘踞在隆回附近的陈光中、贺幼农、胡惕、刘建章、袁庆光等股匪4,000余人发起进剿。

11月28日，474团由新化出发，奔袭陈光中匪部。29日7时在水车与陈光中匪部展开激战，贺幼农匪部闻讯由文田增援，遭我军猛烈阻击。经过半天激战，消灭贺匪两个团全部及陈匪一部，共800余人。贺匪另一团向西北方向逃窜，陈匪残部向冷溪山、黄泥井方向逃窜，我军跟踪追击。于12月4日在容溪将残匪全部围歼，并在武冈科书村活捉了陈光中。

158师之473团和472团1个营，沿邵（阳）安（江）公路

进至桃花坪、黄板桥地区进剿胡惕等匪部，经几次合击，歼匪300多人，胡惕率小股残匪逃跑。

隆回战役至12月10日结束，共歼匪2,600多人，刘建章、邓耀楚、刘科怒等股匪700余人向我军投降。

3. 湘西剿匪。

湘西是我省匪患最严重的地区，全境有土匪武装10万之众。1949年9月，为了配合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进军西南，保证南下大军侧翼安全，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命令第47军归12兵团和湖南军区领导，“进驻湘西，经营湘西，争取在不长的时间内彻底肃清匪患”。47军接受任务进入常德一线后，首先以139、141两个师歼灭了盘踞大庸的国民党正规军122军5,000余人。

10月上旬，二野大军由常德、桃源地区，沿湘黔公路和沅水两侧南下，沿途歼敌8,000余人，并解放了沅陵、泸溪、辰溪、溆浦、怀化、麻阳、芷江、会同、靖县等10座县城及官庄、榆树湾、浦市、高村、江口、烟溪、底庄、安江、洪江等市镇，打通湘黔、湘川两条公路线，开辟了进军川贵的道路。47军随即进入沅陵，成立湘西军区，先后收降了“绥保守备司令”聂鹏升、暂编第1军副军长汪援华等部12,000余人，争取了陈渠珍部起义，一度稳定了湘西局势。后来47军奉命以两个师配合二野入川作战，湘西土匪又嚣张起来，鉴于当时的主要任务是保护交通，支援进军西南，湘西军区直属队和140师对公路两侧的杨永清、张玉琳、宋官荣等股匪开展了重点进剿。至12月，共歼灭土匪1,730余人，争取了7,400余人向我投诚。此时，除沅陵、芷江公路两侧一部分中心地区为我军控制外，大部分地方还被土匪盘踞着，斗争形势仍然十分严重。

二、1950年春季的全面进剿

1950年1月，湖南省委召开了第一次党代表会议，这次会

议指出：剿匪是当前的中心环节。必须动员全省人民协同部队迅速消灭土匪。军区决定以46、47军和二野驻湖南的114师，以及湖南地方部队共20多万兵力投入剿匪作战。47军主力于1月上旬由四川返回湘西后，即全力以赴投入湘西剿匪战役，并以139、140、141师分别兼沅陵、会同、永顺军分区，积极建立地方武装。46军负责湘南剿匪任务，统一指挥湘南的衡阳、邵阳、零陵、郴县军分区的剿匪。湘东北的长沙、益阳、常德军分区的剿匪由军区直接指挥。

1. 攻克八面山，摧毁“湘川黔反共根据地”。

1949年12月底，国民党暂编第1军军长陈子贤与瞿波平、罗文杰、师兴周等在龙山的岩科洛召开会议，企图以八面山为中心，建立“湘川黔反共游击根据地”。1950年1月，陈子贤等纠集4,000余人盘踞里耶，并在八面山上修筑工事。1月8日，我141师兼永顺军分区之422团由龙山出发，进击里耶，只有师兴周率1,000余人逃上八面山。422团占领里耶后，协同421团2个营从南北两面夹攻八面山。

1月19日夜，422团由八面山的南面进攻，翌晨已有4个连队登上了八面山，消灭了把守路口的30余名土匪。南面的土匪以为神兵天降，大部从西侧鹅公头下山，仓惶逃往四川境内。这时，由八面山东北望乡台和新岩门峡进攻的421团，遭匪滚木擂石阻击，未能攻上主峰。422团分别向东、北发展，消灭了东、北两面把守洞口的土匪，接应421团上山。422团1营在炮火掩护下冲向燕子洞，经6小时激战，占领燕子洞对面的高台，歼灭土匪100余名。我进剿部队随即以营为单位铺开于八面山、里耶、内夕棚等地区搜剿，到1月底，彻底攻克八面山，共歼匪800余人，缴获步枪1,000余支，重机枪7挺。

2. 合击长田湾，石玉湘再次投诚。

第47军接管湘西后，曾与盘踞辰溪的国民党暂编第2军副军

长兼暂7师师长石玉湘谈判，石表示愿意投诚。但是我主力部队入川作战后，石又改变态度，纠集1,000余人，盘踞辰溪长田湾地区，扬言“与共军对抗到底”。

1950年1月19日，139师兼沅陵军分区的415团及2个健康营（部队入川时留下的病号，恢复健康后临时组成），开始对石部合击。20日拂晓包围长田湾。石虽有准备，但未预料我军来势如此迅猛，稍作抵抗即命令撤退，化整为零，企图避过我军进剿锋芒。我军占领长田湾后，即开展搜剿，跟踪追击，歼匪200余人，石带残部300余人窜至怀化边境。会同军分区部队即对石部追击，使其没有喘息机会。同时，415团1个营在长田湾发动群众，积极搜剿散匪散枪，在我军事打击与政治攻势下，4月初，石率残部200余人在怀化花桥镇再次投诚，其潜散匪徒也纷纷来降。

3. 古丈围歼战，张平毙命。

国民党暂11师师长张平，有兵力2,000余人，辖8个支队，盘踞于古丈李家洞和李家寨一带。1950年3月3日，永顺军分区的422团2个营，由王村出发，向李家洞合击；湘西军区直属队7个连由古丈的东北和东南向血水潭、高桥头、落鹅坪合击；沅陵军分区的416团2个营由古丈西南向龙鼻咀、王崖溪、曹家坪一带合击。3日拂晓，422团两个营攻占李家洞西北的高望界，全歼张匪警卫大队一个小哨30余人，打开了进攻李家洞的西北大门。该团当即分两路向李家洞张匪的指挥部进攻。张匪率部逃跑。黄昏时，湘西军区直属队两个连进至草塘、洞坪一线，堵住了张匪南逃之路，并协同416团向李家洞方向前进，寻歼张匪主力。湘西军区警卫营2个连进至李家洞东北的镇溪、凤滩一线，沿河堵击，防匪北窜。在四方溪和常安山驻剿的担架连和警卫营一部截住了张匪东逃之路。4日，张匪2,000余人完全处于我军包围之中。

我进剿部队连续追击8天，先后经李家洞、曹家坪、李家寨、龙鼻咀等10多次战斗，消灭张匪400余人，支队长以上匪首大部被活捉或投降，匪众亦纷纷来降，至4月上旬，张匪2,000余人基本被我军歼灭。匪首张平潜逃到古丈罗依溪，被群众发现，报告我军后被击毙。

4. 进攻江垭，活捉张绍武（一作张绍吴，又作张召吾）。

盘踞在慈利、石门地区的张绍武、朱际凯、侯宗汉等股匪4,000余人，于1949年12月在慈利西部江垭组成了“反共救国军湘鄂区总司令部”，国民党特务田载龙被台湾蒋介石委任为总司令，朱际凯为副总司令，下辖4路纵队。他们扬言要攻占沅水以北各县城镇，建立“反共游击根据地”。

1950年1月初，我军以158师的414团两个营，常德军分区的479团两个营及480团一部，共5个营攻打江垭。3日，414团2个营由石门樟树间南下，向江垭、九溪推进，以一个连阻截敌人西逃之路。479团两个营由慈利出发，从南面包围江垭。进剿指挥部率两个连由中路直插江垭以东，从东南向江垭、九溪攻击。经过连续数日战斗，消灭张绍武部570余人，张绍武被活捉。朱际凯股匪闻讯后向湖北白果坪、走马坪方向逃窜。随即，479团两个营在江垭地区搜剿残匪。414团分两路北上，向白果坪、走马坪一带追击，将朱际凯股匪全部消灭，朱被迫投降。至2月中旬，慈西地区的主要股匪基本被消灭，共歼匪1,200余人。

5. 分兵进剿，击溃芷、怀、黔股匪。

1950年1月下旬，140师兼会同军分区组织11个营分别对盘踞在芷江、怀化、黔阳北部地区的杨永清、彭玉清、曾庆明、方世雄、周全福、姚大榜、肖德纯等股匪5,000余人实行全面进剿。战斗10多次，歼匪850余人，俘虏了串联怀化、黔阳边界土匪的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委员何冬明和杨景民，但不少

土匪得以逃窜。

6. 夹攻麻阳，歼灭张玉琳等股匪。

盘踞麻阳的土匪，主要有国民党暂编第2军军长张玉琳部的2,000余人，麻阳地方势力派龙汉魁、田达光部1,000余人。1950年2月上旬，沅陵军分区两个团和一个营与会同军分区两个团和一个营从南北两个方向对麻阳地区匪部实行夹击。

2月10日，416团沿凤凰边界南下，一个营分布于李家坳、江家坪、宵家坡一线，堵击土匪西逃之路，一个营进至羊头司和瓦屋地区，一个营由北向南直取麻阳县城；419团分别由晃县、便水、大小洪山出发，北上与416团衔接，由西向东进攻麻阳；417团由高村出发，分数路向麻阳城东北龙家铺、房家庄一带合击；418团和415团各一个营由怀化、中和铺一带出发，从东向西合击麻阳城东江口地区的土匪；420团一个营分布于怀（化）麻（阳）边界，防匪东窜。这次合击，由于地域过大，加之敌人有计划地化整为零，不与我军交战，进剿部队多次扑空，至12日，仅歼敌200余人。随后，部队就地展开搜剿，对小股土匪进行连续奔袭、追击。至17日，歼灭张玉琳部500余人，迫使龙汉魁、田达光率部400余人向我军投降。

会同军分区部队和416团调离麻阳后，417团留下对张匪残部继续清剿，结合减租反霸，发动群众检举，又歼匪500余人，张匪下属之暂8师师长胡震和暂7师副师长胡振华率600余人投降，张玉琳只身逃往香港。至此，暂2军的有生力量基本被消灭。

7. 合围兴隆场，千里追歼徐汉章。

国民党暂编第9师师长徐汉章，率匪近2,000人，盘踞在泸溪兴隆场一带作乱。我军进剿张玉琳匪部时，徐匪不断出击，企图配合张匪的活动。为了歼灭这股土匪，我军派出415团2个营和416团1个营，分三路向兴隆场合围。3月3日，

我各路进剿部队分别于猪石冲、磨刀岩、吕布溪发起进攻，由于未形成严密包围圈，仅歼匪160余人。徐部化整为零，我即分散进行搜剿，并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发动群众协助清剿，至5月初，徐部大部被歼，徐汉章仅带亲信10余人潜逃。416团8连组织飞行捕捉队，先后穿越湖南、贵州、四川、湖北四省边界，追击1,500余里，终于活捉了徐匪大队长李文治，迫使徐汉章向我军投降。

8. 进剿武冈，击溃段明堂等股匪。

1949年底，邵阳地区部分股匪趁我军主力调离之机，疯狂进行反扑，袭击我军小分队和区乡政府。段明堂、张云卿股匪竟把我军136师直属队300人押送的军用货车90辆围困在雪峰山上，后经会同军分区部队增援才解围。因此，1月中旬，邵阳军分区部队和136师的407、408两个团对盘踞武冈一带的段明堂、张云卿等股匪实行进剿，先后经罗翁山、洗马潭、金家冲、半江岸等地的多次合击，歼匪2,000余人。

1950年春季的全面进剿，共歼灭土匪23,800余人，打击了主要股匪。解放了乾城（今吉首市）、古丈、麻阳、凤凰、会同、靖县、绥宁、通道八座县城。

三、1950年夏季的重点进剿

4月初，湖南军区召开剿匪工作会议，认真总结了春季全面进剿中的经验教训，制定了新的剿匪计划，确定暂时放弃湘西边缘区，以湘西的中心区、常德的太浮山区、邵阳的武冈、龙山、板子山地区为进剿重点，集中兵力，于6月底以前肃清上述地区的土匪。经过充分的准备，全省从4月中旬开始进入了重点进剿阶段。

湘西中心地区为重点进剿，由47军军长兼湘西军区司令员曹里怀等到军分区部署指挥。他们把会同以南的靖县、绥宁、通

道，以及永顺、龙山以北，凤凰、麻阳、晃县以西之边缘地区暂时放弃，只在桑植、永顺、永绥（今花垣）、凤凰、麻阳、晃县、会同等地区留下少数部队构成一条半圆形的边缘防线，主力集中在大庸、永顺、保靖以南，会同、黔阳以北，凤凰、麻阳以东的中心地区，由东向西，由北向南，有步骤地进行清剿。

4月15日，永顺军分区首先以422团一个营和423团二个营围剿国民党暂4师副师长兼旅长李兰初部。李匪经我军春季进剿打击之后，率残部潜藏在永顺县云岩山的五连洞，企图负隅顽抗。进剿部队经过几昼夜围困，于24日上午8时发起攻击，先以炮火将土匪的碉堡和射击墙摧毁，以机枪压住敌人火力，爆破组随即将洞口工事炸毁，突击组发起冲击，攻入洞中，俘虏了李兰初和副旅长胡绍义以下85人。

4月底，421团以2个营向永顺塘坊坪的曹振亚、曹子西股匪进剿；422团2个营进至永顺县东北的塔卧地区，向宋杰、宋家珍等股匪进剿；421团一营及永顺军分区直顺队共7个连，向保靖县的徐雅南、贾凤明等股匪合击；423团以5个连向大庸沙坝地区刘和清、谭头股匪合击，另以5个排向桑植、大庸交界地区的杨坤元、龚玉如股匪合击，均取得了较大战果。

接着，进剿部队即划分地区按点驻剿，派精干小分队专门追捕匪首，同时协同政府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反窝匪斗争。4月19日，423团侦察排获悉大匪首陈策勋藏于陈子界（一作橙子界），即冒雨赶到陈于界，但陈已逃走。在群众协助下，侦察排趁夜赶到麦地坪，逮住了陈匪的走婆、儿子和几个匪兵，审问出一些线索，又连夜杀回马枪，冒着大雨反扑陈于界，在当地民兵的配合下，终于将陈匪捕获。经过一个月的搜剿和政治攻势，共歼灭土匪2,500余人，活捉了陈策勋和暂1军军长陈子贤，迫使罗文杰、刘大安、彭大安、彭雄、贾辣子等16股土随

向我军投诚。至此，永顺地区国民党暂 1 军主力基本被消灭。

从4月中旬开始，湘西军区直属队和沅陵军分区约 5 个团的兵力，对分布在沅陵、辰溪、泸溪、溆浦等县的股匪和散匪7,800多人进行围剿和搜剿，每个团包干消灭一个县的土匪。全区集中兵力组织了对麻阳以及溆（浦）怀（化）边界、芷（江）麻（阳）边界土匪的 3 次合围，到 6 月底共歼灭周全福、彭玉清等股匪5,260余人，缴枪9,700余支。

4 月，会同军分区将全部兵力集中在晃县东部和芷江、怀化、黔阳以及会同北部地区，对几股主要土匪实行围剿。420 团一个营围歼黔阳中房地区的曾庆明股匪；419 团 3 个连围剿芷（江）怀（化）边界的彭玉清残匪；418 团一个营围剿芷江大小洪山的杨作治股匪，经 30 多次战斗，到 5 月下旬共歼匪 4,000 多人，活捉了匪首陈通焕、杨作治，迫使曾庆明投降。

在永顺、沅陵、会同地区大多数股匪被消灭或击溃后，湘西军区集中了 40,000 兵力，分布于东西 200 里，南北 400 里的中心地区，协同地方干部、民兵，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反霸和反窝匪斗争，搜剿潜散土匪。到 6 月底，向我投降的土匪达 5,000 余人。此次湘西重点进剿，共消灭土匪 15,000 余人，湘西中心区的股匪基本被消灭，散匪亦大部分插枪隐蔽。

常德地区的重点进剿由湖南军区副司令员文年生指挥，主要进剿太浮山和桃源地区的股匪。

4 月初，我军以 414 团一个营，常德军分区独立 9 团一个营和澧县县大队共 14 个连队的兵力，围剿太浮山侯宗汉股匪，我军先将周围小股土匪击溃，然后四面撒网，将侯匪包围于草丛石洞中。侯宗汉走投无路，只好投降。以后侯匪复又逃跑，继续作乱，被我清剿部队活捉击毙。至 6 月 10 日，共歼匪 1,340 多人，基本肃清了太浮山地区的土匪。

4 月中旬，114 师（缺一个团）和常德军分区独立第 9 团共

5,000余人，对桃源县南部的郭和尚、刘彪等股匪进行围剿。25日，我军进入沅水两岸，以郑家河、戴家冲、师保山、水心寨一线为重点，分块拉网搜剿，将匪首郭和尚、刘彪等捉拿归案。此次桃源进剿，先后歼匪1,200余人。

邵阳地区的重点进剿，在46军军长兼湘南剿匪指挥詹才芳指挥下进行，集中13,000兵力，重点进剿武冈、龙山、板子山等地区的7,000多人的股匪。

4月初，湘南剿匪指挥部首先以408团、独立15团、独立16团各一部围剿板子山和金家冲地区的李吉生、邓耀楚、唐伟匪部，歼匪200余名，残匪四处逃窜。我军留下一部分兵力在板子山驻剿，主要兵力转向龙山，协同411团向龙山岩塘地区的尹立言、匡国钧匪部合击，歼匪900余名，并争取了匡的部下谢古城、唐禹鼎等股匪投降。同时，在板子山驻剿的部队活捉了李吉生，击毙了唐伟等匪首，消灭土匪750余名。到6月底，又捕捉和受降土匪达2,000余人，尹立言、匡国钧潜逃香港。

在龙山、板子山剿匪的同时，136师集中两个团和一部分师直部队，对武冈、城步、新宁地区的邢兆瑞、张云卿等股匪展开围剿，经10多次合击，全歼了邓、张下属的7股土匪，迫使4股土匪投降。接着对残散土匪展开追击、清剿，又先后消灭土匪3,200多名。

从4月初到6月底，邵阳地区共歼匪7,500余人，完成了重点进剿的任务。

在各重点区进剿的同时，我军加紧对一般地区散匪的搜剿，也取得了很大成绩。郴县军分区和137师搜剿土匪1,700多人；零陵军分区歼匪1,200多人；衡阳军分区歼匪1,800多人；长沙军分区歼匪1,700多人；益阳军分区歼匪1,000余人。夏季重点进剿，全省共消灭土匪40,000余人，湘东7个地区和湘西中心区的股匪基本被消灭或击溃。这一阶段，不仅重点进剿取

得了重大胜利，而且隐蔽战线上的斗争也很有成绩，破获了匪特地下组织100多个，逮捕了地下军组织者1,000余人，其中将级匪首100余人。这些胜利，对于巩固新生政权和社会秩序有着重要的意义。

四、1950年秋季清剿和冬季边缘地区的会剿

经过夏季重点进剿之后，湖南境内匪情分为三种情况：湘东7个地区的大部分和湘西地区的沅陵、古丈两县为中心区，这些地方的股匪已被消灭，群众已初步发动与组织起来，但尚有散匪流窜，大批潜散匪枪尚未挖出。湘西的大部分县以及湖南与粤、桂、赣接壤地区为夹生区，这些地方在我强大军事压力下，表面上已无股匪活动，但潜散土匪势力还很大，匪根仍然很深。与鄂、川、黔、桂等省接壤的靖县、通道、麻阳、凤凰、乾城、龙山以及桑植以北地区为边缘区，是我军暂时放弃的地区，仍由股匪盘踞着。为了彻底肃清湖南的匪患，5月26日，湖南军区党委在军区第一届党代表大会上，向全区部队党员和干部战士作了进一步剿匪的动员。

根据军区的部署，秋季在中心区清剿的部队，以武装工作队为主，在县、区党委的直接领导下，深入乡村发动和组织群众，深挖潜散土匪，摧毁土匪的社会基础。这一阶段，在湘东和湘西中心区，我军又消灭土匪15,000余人。

进入夹生区驻剿的部队，先以20天左右的时间，在驻剿区内全面展开拉网搜剿、搜山清洞、清查户口。同时，发动政治攻势，把传单送到山头、洞口，宣传我剿匪决心和政策；建立土匪自首报到处；发动群众建立“规劝小组”；张贴布告，悬赏捉拿匪首，造成巨大的声势。湘西地区开展了“父劝子、妻劝夫、亲友劝亲友、自首土匪劝土匪”的活动，普遍召开各种形式的群众大会、座谈会、匪属会，争取了大量土匪投降自

首。广大民兵群众积极协助部队侦察、带路，有的还自动组织起来围山搜索，捉拿了许多土匪。在4个月时间内，把暂2军军长张玉琳有计划地遣散隐藏的280余名土匪、3,200余支步枪和28挺轻、重机枪、2门迫击炮全部“挖”了出来。到9月上旬，夹生区的残匪已基本肃清。

1950年秋季除了进行中心区和夹生区的清剿外，还粉碎了边界地区千人以上的股匪向我小部队发动的10余次进攻，创造了一些以少胜多的模范战例。7月3日拂晓，湘川边区匪首杨佐芝集中匪徒2,000余人包围了茶洞城堡。守备茶洞城堡的只有我沅陵军分区两个排和二野护路小分队20余人，他们冲出城堡，夺回高地，打退了100多名土匪的4次冲锋。当100多名土匪从另一处攻进茶洞，占领了师范学校时，在这里指挥战斗的营长杨君全带领7名战士顽强阻击，毙伤土匪20多人。下午4时半，永顺军分区驻永绥的部队赶到茶洞外围，内外夹攻，终于将匪击溃。9月下旬，盘踞于湘黔边界的股匪1,000余人向芷(江)麻(阳)地区窜扰，被我会同军分区警卫营和417团一部击溃后，逃往大树坳地区。我军分兵两路进行钳形追击，将土匪600余人钳夹在麻阳寨和毛虫寨地区，实行严密包围，并以一部分兵力阻击企图增援之敌。经过激烈战斗，洞灭土匪414名，击毙匪师长张居、支队长李摆子、张嗣基、肖德纯，占领了这两个寨子，取得了围歼顽匪的重大胜利。

1950年冬季的湘西边缘区会剿，是在北起湘鄂边界的来凤，南至绥宁800余里的湘、鄂、川、黔、桂五省边缘区进行的。在我军清剿中心区和夹生区的土匪时，边缘区的残匪获得了喘息机会。他们频繁召开匪首会议，啸集匪徒，重整旗鼓。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后，匪势更加猖狂，土匪人数由18,000人猛增到23,000人。

湖南军区决定，集中47军及136师和地方武装共40,000人

的兵力，会同湖北、四川、贵州等友邻部队，会剿湘西边缘区股匪。总的部署是：以湘西军区为主组成两个进剿指挥部，由湘西军区司令员曹里怀担任南部进剿指挥，湘西军区副司令刘贤权担任北部进剿指挥；137师部署在邵（阳）零（陵）边境和与贵州接壤地区，防止湘西边境股匪东窜。会剿第一阶段，集中10个团的兵力，采取分块进剿，分进合击，重重包围的战术，进行湘西北部 and 南部的会剿。

10月15日，会剿战役首先在湘西北部打响，我军集中10,000余人的兵力，在四川、湖北军区部队的配合下，对盘踞来凤（属湖北）以南、永顺以北、酉阳（属四川）以东、桑植以西地区的几股主要股匪进行围剿。东北面、东南面和西面由我湘西部队形成弧形包围，并逐步压缩包围圈，北面 and 南面由湖北和四川部队向前推进，与湘西部队衔接，切断敌人外逃之路，然后，我421团两个营分三路直插敌心脏，围剿贾家坝、抬头寨地区瞿波平部。同时，湖北恩施军分区独立1团和来凤县大队两个连由龙山相应南进，配合围剿。瞿事先发觉我军进剿行动，集股逃至洛塔以北，发觉北边也被我军包围，又返回洛塔。我军向洛塔合围，瞿又由洛塔窜回抬头寨、贾家坝，分散隐蔽。我军又向抬头寨合击，在梦龙山、茅坪、洛塔、马皮寨、贾家坝以及贵塘以北地区，以排为单位铺开搜剿，活捉了瞿部参谋长和几个支队长，瞿走投无路，被迫投诚，其部下亦纷纷交枪自首，这次围剿共歼匪500余人。

我417、416两个团各一个营和419团两个营，在贵州铜仁军分区的配合下，进剿总兵营和凤（凰）麻（阳）边界的“苗王”龙云飞等股匪，经10多次合击，歼匪700余名，龙匪仅带30余人逃窜。沅陵军分区发出缉拿龙云飞的布告后，凤凰、麻阳12,700多名群众自动组织起来，配合部队大规模搜山，终于将龙云飞父子3人及“川湘黔反共救国军”副总指挥田瑞卿击毙。

于凤凰的八魔岭，并先后活捉了龙再兴、杨和清、唐汉云、孙龙培等匪首，其余匪众全部被歼。湘西北部地区的会剿，经过10多天的合击，歼匪1,700多人。经过半个月的搜剿，到11月10日又歼匪4,000余名，活捉了暂5师师长曹振亚、旅长陈植树和大队长以上匪首115人，迫使向阳、瞿南楷、瞿奎如、师兴周等匪首投降。缴获了各种枪3,000余支，轻机枪30余挺。

湘西南部绥（宁）靖（县）地区的会剿由136师和会同军分区的418、420团、沅陵军分区的415团担负。10月19日夜，各会剿部队均以长距离的奔袭，向该地区的蒋燮琴、杨彪、龙怀麟股匪发起进攻。136师分四路由东、南、北三面围攻绥宁；会同、沅陵军分区以10个营的兵力向铁山庙和靖县合击；418团以两个营组成尖刀部队，由会同出发，直插匪穴靖县县城（春季进剿时已被我军解放，夏季我军转入重点进剿后又被匪占领）。各路进剿部队经过一昼夜的长途奔袭，均于20日拂晓前到达攻击地点，随即展开战斗，扫清外围，21日，136师和会同军分区各一部在靖县东南和绥宁西北之牙岩地区会合，415、420团主力由铁山庙、熟坪、团河一线继续向南推进，切断土匪北窜之路，从而在绥宁、靖县和雪峰山西麓地区形成了一个环形包围圈。蒋燮琴、杨彪、龙怀麟的“华南反共救国军”约6,000余人全部落入瓮中。我穿插部队切断了股匪之间的联系，将匪分割包围起来。406团在鹅公岭、东山、上下白土一带对龙怀麟和杨大佐股匪800余人连续进行5次合击，歼匪500余名，活捉了杨大佐。407团于21日在车水、邱坪地区向李连堂、邓兆瑞股匪1,000余人发起攻击，经6天的追击和搜剿，击毙匪首李连堂，歼灭李匪全部和邓匪大部共800余人。415团追歼南逃的段明堂和易豪股匪，23日，在铁山庙歼灭段匪部130多人，段只身逃至黔阳的熟坪，被洪江16保民兵活捉。24日，415团又在九牛塘歼灭易匪大部。

各地进剿部队，经过20天的追击和搜剿，消灭了我军包围圈内20人以上的股匪，共歼匪5,500余人。“华南反共救国军”首领蒋燮琴、龙怀麟均被我活捉。

会剿的第二阶段以清剿散匪和协同邻省部队会剿股匪为主，在几个地区同时进行：421团分布在龙山北部地区，协同湖北军区部队清剿；422团分布永顺以西的湘川边界，协同四川军区部队清剿；419团配合贵州镇远军分区部队围剿湘黔边缘三（穗）中（寨）地区的股匪；418团配合贵州军区部队会剿湘黔边界九龙山地区股匪；423团分布在龙（山）永（顺）桑（植）三角地区清剿；420团和415团各一部分布黔（阳）会同（靖）靖（县）三角地区清剿；416团和417团各一部围剿凤（凰）麻（阳）地区股匪。

在第二阶段中，各路部队密切配合，顽强战斗，共歼匪8,000余人。股匪杨彪、吴君廷逃窜至湘黔边境的九龙山地区，企图躲过我军进剿锋芒。12月中旬，会同军分区部队由靖县进至藕团地区，贵州军区部队进至元贞、凤乡一带，将杨、吴匪部包围于九龙山地区，经过7天的合围、追击和10天的搜剿，全歼杨、吴股匪2,480余人，杨彪男扮女装，只身逃往广西三江地区，后被我湘、桂两省部队击毙。股匪杨永清、姚大榜部遭我军痛击后，龟缩在晃县以西的中寨、新岩、凉伞一带，纠集残余土匪3,000余人，与贵州的土匪合伙，组成“湘黔边区人民反共救国军”。11月20日，会同军分区的419团和贵州镇远军分区的4个营，分别由东、西两面向中寨地区推进，将杨、姚压缩在中寨、淮墨、北罗、新岩、忙丹、凉伞一线，经过一个多月的连续合击和搜剿，歼匪2,800余人。副司令姚大榜被活捉，司令杨永清化装成“新娘”，在“媒婆”黄玉姣（军统特务）的护送下，企图混过我西乡村封锁线，被我军侦察兵张学荣捕获。

冬季边缘区会剿，从10月15日开始，到11月30日胜利结束，我省秋季边整边剿和冬季边缘区会剿战役共歼匪23,000余人。至此，湖南境内的股匪全部被消灭，匪患基本肃清，大规模的军事进剿基本结束。

肃清残散土匪的工作，主要是结合土改以及其他中心工作进行的，从1951年至1956年，全省共歼灭残匪20,188人。活动于湘西的最后二名漏网残匪覃国卿夫妇于1965年3月23日被击毙，至此，湖南匪患彻底肃清。

回忆 47 军在湘西剿匪

晏福生*

1949年秋，人民解放军第47军奉命进军湘西，继之入川作战，复于1950年初返回湘西剿匪，经过一年多英勇顽强的战斗，全歼10余万土匪武装，解放了湘西地区22个县。下面记述的就是这支部队解放湘西的战斗历程。

痛歼122军 打开进入湘西的大门

1949年七、八月间，我们47军在解放沙市、宜昌后，渡江南下，进入常德、慈利一带集结待命。为了配合二野解放大西南，同时保障四野主力进军两广的侧翼安全，中央军委命令我军挺进湘西，迅速歼灭大庸之敌。在12兵团党委和湖南省委的领导下，军党委召开了师、团干部会议，传达了兵团党委的指示，进行了思想动员，要求部队抓紧调整组织，补充人员、弹药，积极做好战备工作。

湘西境内高山连绵、地势险峻，有湘川、湘黔公路通往四川、贵州，是二野入川作战的必经之地。蒋介石为了保住西南最后一个反共堡垒，指令宋希濂将122军部署在大庸、溪口一线，同时收编了10余万土匪武装，编为3个暂编军、10个暂编师，妄图利用这些土匪势力和游杂武装，依托湘西的崇山峻岭，扼险固守，阻止我军进入西南。1949年8月，刘伯承、邓

*晏福生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7军副军长，后任湘西军区司令员。

小平率领二野大军入川作战时路经常德，视察了47军，对我军的领导同志说：湘西所处的战略位置很重要，对我们解放大西南关系重大，国民党在这里虽然只有一个正规军，但土匪势力盘根错节，活动很猖獗，是湖南的“盲肠”，对我军进军西南威胁很大。我们要打开进军西南的通路，保障部队入川作战的交通运输安全，必须消灭湘西的土匪武装，彻底割掉这根“盲肠”。刘、邓的指示，充分说明了解放湘西对保障二野入川作战的重要意义；而解放湘西，又必须首先消灭大庸之敌。因此，解放大庸就成了解放湘西的关键一仗。

为了打好这一仗，军党委详细分析了敌情，作出了周密的部署。据了解，敌122军辖2个师，具体分布是：军直部队及217师师直部队驻在大庸县城。敌人除了利用四周的山地和澧水作屏障外，还筑了一道六、七里长，一丈多高的城墙，上面修了许多明碉暗堡。217师一个团驻在大庸城东10余里之山岔口、老鸦口一线，一个团驻在城北的桥子垭一线。345师所辖3个团，分放在大庸以东、澧水沿线的溪口、岩口、狗子垭一线。根据敌我态势，军党委决定以139师、141师及140师之418团，分三路合击大庸之敌。具体部署为：139师负责正面进攻，由慈利沿澧水两岸前进，首先攻占溪口、渔浦一线，尔后向大庸推进；141师由石门，向九溪、桑植方向推进，阻击鄂面宋希濂部主力的增援，并阻截敌人北窜；140师之418团由沅陵直插大庸以西的熊壁岩、东门坪，截断敌人逃往川、黔的退路。各部队预定16日合围，将敌人全歼在大庸城。

10月14日下午，各部队开始行动，向指定地域推进。139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沿澧水两岸日夜兼程向大庸奔袭。416团担任前卫，417团为师的预备队，415团由澧水进至小平，从侧后攻击敌人。此时部队南下不久，北方战士不适应南方气候，许多人得了疟疾，但为了早日解放大庸，打开进入湘西

的大门，战士们克服了各种困难，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决心以解放大庸的实际行动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沿途山高路陡，行军非常困难。翻越大山时，大家前拉后推，你帮我助，凭着这种顽强的战斗精神，翻过了一座座高山峻岭。

15日拂晓，139师416、417团，包围了溪口镇外敌345师一个团，向敌人发起了猛烈进攻，激战3个多小时，敌人抵挡不住，扔下了许多弹药、物资，纷纷向大庸方向逃窜，把山路两边的晚稻都践踏倒了。战士们沿着澧水两岸的傍山小道紧追不舍。敌人被我军追得溃不成军，一部分缴了械，一部分逃往大庸。敌人苦心经营的第一道防线被摧毁了。

16日上午，我军到了离大庸40多里的地方，遇到敌人阻击，进展缓慢。由于山路狭窄，不便展开。于是，师部令416团按预定路线前进。417团改变原定的行军路线，就地翻越大山，顺着南面的乡村大道往西打，417团走的是一条怪石嶙峋、灌木丛生的山路，行军非常困难，攀越了2个多小时，部队才翻越大山，走上大路。下午4点多钟，部队到了离大庸10多里路的地方。按原定计划，应该从这里往北向416团靠拢。但北面全是山路，一时又找不到向导，难以按时到达预定位置，很可能延误战机。若是沿大路直奔大庸城，又不了解敌情，不能轻易冒进。正在这时，尖兵班在前面俘虏了3个敌兵。经审讯，敌兵供认大庸城内的敌人准备逃跑的慌乱情况。于是团党委当机立断，决心率部直奔大庸县城，并作了相应的部署。派出一个连顺山道搜索前进，担任警戒，其他部队沿大路跑步奔向大庸，很快就抵近了大庸城东门。

与此同时，颜德明师长、袁福生政委率领的139师416团3营占领了大庸城北边的制高点于午台，组织部队截住了西窜之敌。并指挥两个炮兵连向南逃之敌实施拦阻射击，封锁了澧水南北两岸；141师也急进桑植、桥子咀；140师418团插至东门

坪后，连夜抢渡澧水，占领了大庸城南一线。各路部队扫清了敌人的外围据点，将敌全部压缩在大庸城内，完成对敌人的包围之后。各部队协同一致，集中火力向城内攻击。417团1营营长阎大云和3连连长曲贤圣带领一个排的兵力趁黑夜冲到了城里，他们沿城内的街道搜索前进，途中抓到一个敌副官，得知敌军部设在文庙。阎大云带领战士押着敌副官，灵活地应付了敌哨兵的多次盘问，一连通过了几道岗哨，最后，来到敌军部门前。他们下了敌哨兵的枪，迅速包围了敌军部所在地，接着阎营长和曲连长冲进了敌军长办公室，把枪口抵住敌军长张绍勋，他无可奈何地放下了武器。与此同时，416团和417团先后攻进了县城，将敌分割成几块，打乱了敌人的部署。由于敌人的指挥中枢捣毁了，部队失去了指挥，纷纷瓦解，到晚上10点多钟，战斗全部结束。这次战斗还生俘敌217师师长谢淑周、345师师长黄鼎勋，共毙俘敌军长以上5,000余人，消灭了敌人在湘西的主力部队。副军长了树中因带领1,000多人到四川接运新兵而漏网。大庸一仗，打开了解前湘西的大门，开通了解放大西南的道路。

稳定湘西局解 配合二野解放西南

攻克大庸后，军党委奉中央军委命令，立即组织了前方指挥所。曹里怀军长率领139师、141师入川作战；我率领140师、军炮团、教导队和留守人员进入沅陵，140师机关驻黔阳，部队分驻在几条公路上。根据湘南省委的指示，在沅陵成立了中共湘西区党委、湘西行署和湘西军区，我担任湘西行署主任，后又兼任湘西军区司令员。

当时，上级党委赋予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保护交通，征粮支前，配合二野消灭国民党在西南的主力部队。由于留驻湘西的兵力不多，对土匪暂时没有进行清剿，因此湘西22个县的大

部分地区，一时还控制在土匪手里。

10月下旬，我野战大军源源不断地向湘西进军，留驻湘西的剿匪部队乘机向土匪武装展开了政治攻势，不少土匪和游杂武装慑于我军声威，纷纷向我投诚，在很短的时间内，绥保守备司令聂鹏升，暂编第1军副军长汪援华和武思光等部1万多人即向我军投诚。同时，坚决打击了十几股持枪顽抗的土匪。这样一来，许多土匪头子动摇了，国民党暂2军军长张玉琳，暂5师师长曹振亚、暂11师师长张平，暂9师师长徐汉章，暂8师师长石玉湘、暂7师师长胡震等都先后和我军接洽，表示愿意接受解放军的领导。但他们又施展阴谋诡计，有的投降不交兵，有的投降不缴枪，有的虽然交了一些枪，但交长枪不交短枪，交坏枪不交好枪，交枪不交子弹。他们还提出条件，要求官职、割据地方。显然他们中间有的人并不是真的放下武器，而是想麻痹我们，以退为进，保存实力，待机再起，对这些如意算盘，我们是了如指掌的，只是因为我们当时的主要任务是配合二野消灭国民党在西南的主力部队，所以对有些表面妥协的土匪武装，没有进行军事清剿，而是采取了孤立争取的政策，先把他们稳住一地不动，以便我们集中力量完成主要任务。这样做，果然使湘西的局势一度稳定下来，保证了大军的后方安全。

但是，当我入川大军过境之后，一些土匪头子，见我后方一时兵力空虚，认为时机已到，便立即撕下了“投诚”的假面具，公开提出“反对征粮”，“把解放军赶出湘西去”等反动口号，威胁恫吓群众，进行疯狂的捣乱和破坏。他们偷袭我小部队，骚扰我指挥机关，杀害我地方武装人员，劫击军车、商旅和船只。仅我军在五峰山遭袭一次就损失运输车辆20多台。致使湘西水陆交通受到阻碍，局势变得严重起来。于是，迅速消灭土匪，安定民生，便成了刻不容缓的头等任务。

集中全力对土匪进行全面进剿

1949年底，我野战大军相继解放了重庆、成都，基本歼灭了国民党在西南的主力部队。翌年1月，139师、141师先后返回湘西剿匪。

中共湖南省委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于1950年1月召开了党代会，会议分析了湖南地区的形势，指出：剿匪是当前工作的中心环节，不解决土匪问题，任何社会改革、生产建设都无从谈起。特别是湘西，剿匪更加紧迫和重要，必须动员全省人民协同部队迅速消灭土匪。湖南军区也要求湘西剿匪部队集中使用兵力，第一步先消灭大股土匪；第二步消灭盘踞一地待机观望的股匪；然后发动群众清剿小股土匪和散匪。

我们行署和军区领导的同志从长沙开会回来后，立即召开了作战会议，研究了湘西地区的匪情，确定了各部队的任务，决定：湘西军区直属部队：补充团、警卫营、战炮营、工兵营及侦察队全部换上步枪，部署在沅陵和桃源至辰溪的公路上，进剿以宋官荣、熊高庙为重点的股匪；139师之415团、416团、417团和两个健辰营（部队入川作战时留下的伤病员组成，非正式建制）进剿辰溪长田湾石玉湘部，416团和417团进剿麻阳地区之张玉琳股匪；140师集中全师合围芷（江）怀（化）黔（阳）边境之杨永清、方世雄等股匪；141师之421团和422团合围龙山县八面山之瞿波平等部，423团围剿永顺、大庸、桑植边界的曹振亚股匪。同时，从各师抽调出3,000人，组成武装工作队，协助地方政府进行发动群众和建设地方武装的工作。

接着，湘西军区，47军司令部、政治部联合向剿匪部队广大指战员发布了剿匪政治动员令，号召全体指战员在剿匪战斗中，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坚决彻底地消灭湘西土匪，为建设新的湘西而战！

1月上旬，各进剿部队相继进入进剿地区。8日，我141师二个团对盘踞在龙山八面山一带的国民党暂编第1军陈子贤匪部进行了合击。陈早在1949年底就与瞿波平、罗文杰、师兴周等密谋，统一了军政组织，在八面山构筑工事，集草屯粮，妄图建立以八面山为中心的“湘鄂川黔反共游击根据地”，凭借八面山天险与我军作长期对抗，陈匪亲率4,000余人，驻在八面山南面的里耶。10日上午，422团由龙山出发，沿洗车河两岸南下，对里耶进行合围，战斗打响后，在我军的猛烈进攻下，众匪抵挡不住，很快就垮了，我军乘势占领了里耶。但由于土匪分布面宽，没有完全形成包围圈，仅俘匪80多人，陈子贤、罗文杰带着1,000多匪徒逃窜到四川境内，师兴周带了1,000余人逃上了八面山，瞿波平率部跑回了龙山二梭乡。

我军这次合击没有歼灭陈子贤股匪，于是跟踪追击，421团两个营立即进至八面山以北的内夕棚地区，422团连夜赶到八面山南面的大小岩门，和421团从南北两面夹击八面山。八面山顶是块几平方公里宽的平地，四周均是悬崖峭壁，仅有几道岩梯可以上山，真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通往山上的各路口和岩梯都有闸门、碉堡，堆积无数滚木擂石。师兴周的司令部设在只有燕子才能飞上去的岩间山洞里，名叫燕子洞。绝壁上，凿了一溜石磴，作为出入洞口的路径，匪吹嘘“八面山是大陆上的小台湾”，“共军想打下八面山是不可能的”。

为了攻克八面山，我进剿部队发动群众献计献策，研究了攻山的方法，准备了许多绳索、软梯和长杆挠钩。经过一星期的刻苦演练，于19日夜间开始攻山。我422团攻击部队避开了土匪把守严密的岩门，巧妙地从小岩门之间的悬崖峭壁上用钩杆和绳索爬上了山顶。次日凌晨，422团4个连出敌不意地攻上了八面山，消灭了把守路口的土匪。师兴周遭我突然攻击，见势不妙，率部而逃。北面421团攻击部队遭匪滚木擂石阻击，未

攻上山顶，422团攻山部队分头向东向北发展，接应421团上山，打进了燕子洞，抄了师匪的“司令部”。这一仗旗开得胜，给了当地人民群众以极大的鼓舞。

在攻克八面山的同时，141师423团在大庸和桑植边界将暂3军暂5师曹振亚等股匪击溃，尔后奔袭桑植之暂2师陈策勋股匪，歼敌200余人，陈率部向慈利方向逃窜。

1月19日，我139师415团2个营对辰溪长田湾暂2军暂8师石玉湘部进行合击，于20日攻占了长田湾。石将其残部化整为零，以分散对我集中，妄图以此躲过我军的进剿锋芒。我们识破了石的意图，马上采取了以分散对分散的策略，指示各部队把兵力分开追剿、驻剿，发动群众捕捉散匪，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消灭土匪200余人，石只好率残部300余人窜至怀化一带，又遭我会同分区军部队追击，石最后带200余人向我军投诚了，接着，其它散匪也先后来降。这一次进剿共歼灭土匪为1,000余人。

1月下旬，我140师组织了11个营的兵力，分别对盘踞在芷江、怀化和黔阳北部地区的杨永清、彭玉清、姚大榜、方世雄、萧德纯、曾庆明、周全福等股匪5,000余人实行了进剿，共歼匪800多人。杨永清、姚大榜股匪逃往麻阳；方世雄、曾庆明、周全福股匪逃至雪峰山区；彭玉清、萧德纯等股匪潜散于芷江边缘一带。

2月10日，我沅陵军分区两个团另个一营和会同军分区两个团另一营在湘西军区指挥下，对麻阳地区的5,000余土匪进行围剿。两天内消灭土匪200多人，这次围剿因为正面过宽、纵深过大、包围不严，加上土匪有计划地化整为零，所以我军进剿部队多次扑空，歼匪不多。合击结束后，部队及时总结了经验教训，对土匪展开了就地搜剿和对小股土匪实行连续奔袭和追击，至17日，又消灭张玉琳部500余人，其余几股土匪分散逃窜，有的逃至贵州铜仁边境。此时，我军对张玉琳残部采取

梳篦搜剿，又歼匪500余人，张玉琳只身逃往香港，其暂7师师长胡震和暂8师副师长胡振华弃暗投明，率600余人向我投诚，交出迫击炮、轻重机枪和其它长短枪600余件。

3月3日，湘西军区直属队7个连，141师422团从龙山调来两个营，139师416团两个营，采取分进合击四面围攻的战术，组织了围歼张平的战斗。土匪张平被委为国民党暂编第11师师长，下辖6个支队，两个直属支队共2,000余人，霸占着古丈全县。我军进剿时，张平从古丈县城逃至老窝李家洞一带，将众匪分为数股，企图与我周旋，在我军进剿之前，张平就作了顽抗的准备，强令群众实行空室清野，并胁迫群众躲进深山老林。为了争取群众，我进剿部队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政策，所到之处秋毫无犯，以铁的纪律和各种爱民行动影响群众，并且通过访贫问苦，发动群众控诉张平的罪行，启发群众的觉悟，逐步把群众争取过来了，许多老百姓主动为我军报信、带路。3月4日，我进剿部队把张平2,000多名土匪包围在李家洞一带，首先由422团2个营从西、北两面向张匪指挥部进攻，歼匪100余。张匪化装成老太婆逃走，我即以李家洞为中心，设点向四处搜剿，到11日，前后经李家洞、曹家坪、李家寨、龙鼻咀、血水潭、甘田坳、洞木溪、龙山坡等10多次战斗，歼匪400余人，张平的3个支队长被俘，7个支队长向我投降，除张平带10余人逃走外，所有支队长以上匪首大部落网，余匪四散，张平股匪基本被消灭。我军乘势展开搜剿。3月下旬，古丈县各地建立了党政机关，全体党政工作人员随同部队进入农村，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反霸、清匪收枪的工作。

3月3日，在泸溪兴隆场，我415团2个营和416团1个营分三路对暂编第9师徐汉章股匪近2,000人实行合围，当即毙、伤、俘匪大队长杨瑞生以下160余人，接着将徐部主力全部击溃，由于包围不严，致使土匪大都溃散潜逃。

收缩兵力 对土匪实行重点进剿

1950年4月上旬，湖南军区召开了剿匪工作会议，确定暂时放弃湘西边缘区，相对地集中兵力对中心区匪徒进行重点进剿。于是，湘西军区除少数部队留在边缘防线外，其余部队全部集中在大庸、永顺、保靖以南，会同、黔阳以北，凤凰、麻阳以东之中心地区。

4月15日，永顺军分区以141师422团一营和423团二营对潜藏在永顺松柏场五连洞李兰初股匪进行进剿。在我春季进剿中，李匪败溃，仅带80余匪躲进洞中，被我军重重包围后，李匪仍迷信石洞“保险”，不肯投降。24日，我军发起攻击，以火炮和机关枪将匪工事摧毁，并掩护突击组冲进洞中，我军战士勇猛冲击，连取五洞，毙俘土匪85名。在这次战斗中，永顺上榔、上溶、中溶3个乡的1,200多名群众自动参战，踊跃给部队送粮、送柴、送菜，支援部队作战，军民同心协力，取得了全歼李兰初股匪的胜利。

4月下旬，141师421团两个营对永顺塘坊坪之曹振亚和曹子西两股土匪进行追剿，连续追击10昼夜，奔袭700余里，歼匪100余人。曹匪带部分残匪潜逃，该团便就地搜剿。422团留一部分兵力在古丈继续追捕张平，其主力进入永顺塔卧，对宋杰、宋家玲股匪进行包干清剿，经5次合击，歼匪100多人，迫使6股数十人以上股匪向我投诚，收缴各种枪枝400多件，该团主力随即就地驻剿散匪。

5月上旬，421团一营及永顺军分区直属队共7个连合击了保靖野竹坪徐雅南、贾凤明等股匪，歼匪100余，残匪逃入四川境内。同时，大庸沙坝刘和清等股匪被我423团5个连的兵力合击，桑植、大庸边境杨坤元、龚玉如股匪也被我423团另5个排合击。这两次合击，歼匪300余人。此时，永顺军分区重点进

剿的股匪大部被歼。

从4月上旬起，湘西军区直属队和139师共5个多团的兵力，分布在沅陵、辰溪、泸溪、溆浦等地，对暂2军张玉琳残部和其他股匪近8,000人进行了重点包干清剿。直属队和139师每个团各包干歼灭一个县的土匪，同时又密切协同，对边缘区股匪进行合击。416团某营在合击徐汉章股匪时扑空，即以一个连追击徐匪，从泸溪经麻阳、凤凰，又返回泸溪，历时20天，长追1,500余里，歼其大部，徐匪仅带10余人潜逃。

417团在芷江、麻阳边界打垮了周开宣、李摆子股匪1,000余人，歼其一部，余匪逃至边缘区。尔后，该团又以一个营协同会同军分区和140师419团进剿在怀化、辰溪、麻阳边界流窜的张文祥股匪，歼匪100余人。

415团配合会同、邵阳两个军分区剿匪部队对溆浦、怀化边界之段明堂、周全福、易豪、杨永清等股匪合击，歼匪200余人。

4月底至5月初，140师各团集中在芷江、怀化、黔阳及会同北部地区，对曾庆明、彭玉清、张嗣基、尹毛茹、李福子等几股主要土匪进行了围歼，战斗30多次，共歼降土匪700多人。

在这次重点进剿中，我军集中全部兵力和地方武装，在东西200华里，南北400华里的中心区进行梳篦式的搜剿和驻剿。各部队发扬英勇顽强、不怕疲劳的战斗作风，几乎控制了重点区所有的山川河流和大小村庄，积极搜山清洞，做到了无山不上，无村不进，无洞不搜，并发动群众站岗放哨，侦察报信，捕捉散匪。各部队在军事上给予土匪以歼灭性打击的同时，广泛开展了政治攻势，采取各种方式，召开匪属座谈会，张贴标语、传单，宣传政府的政策主张，说明我军剿匪的决心，指明土匪的出路。在我军事打击、政治攻势下，匪师长罗文杰、纵

队司令瞿国生、旅长曾庆明等以下80余人向我军投诚。

这次湘西中心区重点进剿，从4月中旬到7月底结束，共消灭土匪15,000多人，击毙中统特务头子陈通焕，生俘暂1军军长陈子贤、师长陈策勋等。

巩固中心区 进剿夹生区的土匪

部队经过近半年艰苦的剿匪战斗，已很疲劳，急待休整。7月下旬，湘西行署和湘西军区肯定了上半年剿匪的成绩，表彰了先进，分析了三种地区的不同匪情，明确了下半年的剿匪任务。从湘西地区匪情严重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剿匪重于整训，先清剿后整训”的方针，决定暂时放弃边缘区，把剿匪重点放在中心区和夹生区，根据两种不同地区的情况调整了兵力部署：中心区以武装工作队为主，结合发动群众把剿，要求根净匪首，收尽匪枪；夹生区重点使用兵力，进行包干驻剿。

为了加强夹生区的驻剿力量，从会同军分区之边缘区调回了8个连的兵力。夹生区的剿匪部队在驻剿中，有计划、有组织地展开拉网搜剿，分散搜剿，反复扫荡，清洞搜山。同时发动群众，协助部队埋伏、堵窝、围山搜匪，在我强大的军事压力和群众性的搜剿、规劝下，不少土匪定投无路，不得不投降自首，即使有少数顽匪也逃脱不了灭亡的下场。如古丈县大匪首张平，被我军追得东躲西藏，几天几夜吃不上、睡不下，疲惫不堪。一天中午，他从山里溜出来向正在田里劳动的张高升父子讨吃的、穿的，张高升以回家取衣食为名，报告了部队，张匪随即被击毙。

由于得到了群众的大力支持，部队在剿匪中克服了许多困难，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正如指战员们说的：“紧紧地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是我们取得剿匪胜利的根本保证。”139师

417团1连清剿暂2军张玉琳部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张匪在遭我军春季进剿的严重打击后，有计划地将300多名匪徒、3,000多条枪潜散在麻阳县林德乡，这个地方封建势力较强，群众长期受蒙骗，我1连进驻这里后，许多群众躲进了深山。战士们用自己的津贴给没有出走的群众解决生活困难，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帮助群众开荒、砍柴、担水，这些行动教育了群众，使他们明白了解放军是为穷苦人民闹翻身的队伍，揭穿了土匪的欺骗宣传，躲进深山老林的群众陆续回来了，主动给部队通风报信，检举揭发土匪的罪行。部队得到群众的支持，变得耳聪目明，土匪不管藏到哪里，都躲不过群众的眼睛，很快就把暗藏的土匪一个个挖出来了。这个连共歼俘土匪280多人，收缴武器3,200多件。荣获了“清匪模范连”的称号。

在追剿土匪中涌现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匪首徐汉章在我春季进剿中潜逃后，又纠集了100多个匪徒在都、黔边境流窜。139师416团8连在追剿徐汉章残部时，不怕疲劳、不怕扑空，有时一天扑空三次，奔跑山路140余里，指战员毫不泄气，表示：“就是土匪逃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他们捉拿归案”。他们长途追击，出湖南，进贵州，入四川，历时一个月，穿越都、黔、川、都四省边境1,500多里，毙捕土匪200余名，活捉了李文治等匪首，被誉为“长追千里连”。

这次巩固中心区，进剿夹生区的土匪，从8月初到10月上旬，两个多月共歼灭土匪近万名，使湘西夹生区得到了巩固。

解放湘西全境 消灭百年湘患

1950年10月15日，湘西剿匪进入最后阶段。在我军清剿夹生区土匪时，边缘区残匪获得了喘息机会，从6月到9月，经过调整矛盾，统一组织，已由18,000人发展到23,000多人。加之美帝

国主义发动了侵朝战争，这些土匪自以为第三次世界大战要打起来了，便蠢蠢欲动，大肆叫嚣要配合蒋介石“反攻大陆”，“一胜湘西，二胜湖南，三胜全国”。他们勾结地主、恶霸等反动势力，在盘踞的区域内建立政权，四处抓丁、派款、抢粮，对边缘区人民实行残暴的统治。其分布是：在湘西北部地区的残匪有近9,000人，较大的有瞿波平的“湘鄂川边区反共救国军”（下辖8个支队和4个直属大队）5,000余人和师兴周部500余人；其它边缘区有徐雅南、石永安、杨佐芝、龙云飞、唐汉云、杨永清等股匪共3,600多人。湘西南部地区有杨彪为总指挥、龙怀麟为副总指挥的股匪，总称“华南反共救国军第三方面军湘桂黔边区游击总指挥部”，下辖12个纵队及1个“会同游击纵队”，共10,000余人。

为了打好这次战役，我剿匪部队在战前作了充分准备，详细侦察了匪情，训练了足够的向导，地方党委和款府为我们配备了一批新区工作干部，其中有数百名少数民族干部。我剿匪部队在接到上级的进剿命令后，立即下达了动员令。全体指战员士气高昂，纷纷写了决心书，请战书，表示：“土匪不消灭，誓不归营。”

这次战役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集中10个团的兵力，采取分块进剿，分进合击，重重包围的战术，对龙山地区股匪和绥（宁）靖（县）地区的股匪进行围剿。

我湘西北部地区部队首先集中15个营（其中有湖北军区5个营）在四川友邻部队配合下，对湘鄂川边缘之匪实行了严密包围，然后一边压缩包围圈一边进剿。其具体部署是：141师所属之421团两个营、湖北恩施军分区独立1团和来凤县大队两个连负责围剿龙山瞿波平部，422团主力在恩施军分区独立营配合下夹击龙山内夕棚师兴周、杨树臣等股匪；423团2个营加421团1个营和恩施军分区独立团一部分，分路向永顺之曹子

西、曹振亚、谭楚堂、刘和清等股匪实行合击；139师所属之416团2个营，围歼湘川边境峨溶之徐雅南股匪；417团、416团各一个营加140师419团两个营在贵州铜仁军分区部队配合下，进剿凤凰与麻阳边缘之龙云飞、唐汉云、聂焕章等股匪，各路部队将主要股匪全部包围起来，一股一股地消灭，一块一块地肃清。在广大群众的有力配合下，迫使土匪无喘息之机，无藏身之处。到11月10日左右，共消灭土匪4,000余人，击毙“湘鄂川边区反共救国军”副总司令杨树成，活捉师长曹振亚、旅长陈植树和大队长以上匪首116名，瞿波平、向阳、瞿南楷、瞿奎如、师兴周等向我投诚。在湘西南部边缘地区，我友邻部队136师三个团，会同军分区两个团，沅陵军分区一个团，分数路于10月19日夜间长途奔袭120里和180里，分别对绥宁“华南反共救国军”龙怀麟、周连生等股匪，靖县“湘桂黔反共救国军”第2纵队沈大海股匪，“游击第二指挥部”易豪股匪和段明堂等股匪发起围剿。20日战斗一天，歼匪500余人，占领了绥宁、靖县两城和10余处土匪据点。21日，136师和会同军分区各一部在靖县东南和绥宁西北之牙砦地区会合，切断了土匪北逃之路，完成了对蒋燮琴、杨彪和龙怀麟约6,000多土匪的包围。接着，我军另一部插入土匪心脏，对土匪实行分割清剿。经过20天连续不断的合击、围剿、追击和搜剿，至11月中旬，消灭了包围圈内的20人以上的股匪，歼捕匪纵队司令龙怀麟以下5,500余人，活捉了大特务头子、“华南反共救国军第三方面军”总指挥蒋燮琴。至此，整个边缘区的土匪完全处于溃散潜逃和瓦解状态，战役第一阶段胜利结束。

在第二阶段，我军以7个团的兵力就地铺开清剿散匪，以4个团的兵力和地方武装协同邻省部队会剿最后几股残匪。11月初，我会同军分区9个连和会同县大队，包围了会同县西南炮团地区几股较大的武装，经10昼夜轮番合击，消灭参谋长吴

永义以下1,000余人。接着，又以7个连的兵力配合贵州部队将杨彪部包围于九龙山区，经7天的合围、追击和10天的搜剿，将该部2,500余人全部歼灭，俘匪首吴君廷，仅剩杨彪只身逃跑。11月20日，140师419团协同贵州镇远军分区4个营，消灭了晃县西南地区杨永清、姚大榜股匪2,800多人，其中大队长以上42人，俘虏总司令杨永清，副总司令姚大榜。12月初，我沅陵军分区共16个连的兵力进入凤凰县境，收编了谭自平操纵的凤凰常备队600余人，收缴各种武器400多件。龙云带着部分残匪逃进深山，10,000多苗族群众和民兵组织起来配合部队搜山，终于将龙云飞击毙，余匪全部瓦解。

这次边缘区会剿，从10月中旬至12月底，共歼灭土匪20,000多人，湘西边缘区的股匪基本肃清。

回 顾 湘 西 剿 匪

袁 福 生*

1949年9月间，我们47军在军长曹里怀、政委周赤萍、副军长晏福生率领下，向湘西进军，军部驻在沅陵。139师(师长颜德明、政委袁福生)从重庆返回湘西后驻在辰溪。140师(师长刘子云、蒋克诚，政委陈发洪)驻在芷江，141师(师长叶建民、政委彭清云)从四川回来后驻在永顺。当时，周赤萍兼湘西区党委书记，晏福生任湘西行署主任，曹里怀兼湘西军区司令员，周赤萍兼政委。我师打下大庸进川作战后，接到一份电令，命我兼沅陵工委第一书记，因为我师正在四川作战，故未正式到任。12月底，我师由四川回湘西，沅陵已经成立了地委，第一书记由陈郁发同志担任，我兼沅陵地委第二书记，专员是肖云同志。我们师还兼沅陵军分区，司令员是颜德明、王学清，政委是陈郁发、袁福生，副司令员是旷云和原地下党领导的湘西纵队司令员陈策。140师陈发洪同志兼会同地委副书记，葛森同志任书记，孙国治同志任专员。140师兼会同军分区，司令员是刘子云、蒋克诚，副司令员是搔峰、葛森，陈发洪担任政委。永顺地委书记为刘旭、彭清云，专员为杨俊。141师兼永顺军分区，军分区司令员是叶建民，第二司令员是陈炎清，政委为刘旭、彭清云。我们大部分团政委兼县委书记，团长兼县长，营政导员兼区委书记。

*袁福生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7军第139师政委、沅陵军分区政委和沅陵地委第二书记。

1949年10月，除140师外，我师和141师奉命配合二野进川作战。我们军和我师的炮兵营以及后方留守处驻在沅陵、辰溪，141师的后方留守处驻在永顺，湘西广大地区没有我们的主力部队。因此，湘西各地土匪，气势汹汹，经常包围我们驻扎的县城，大喊大叫要活捉我们的“堂客”，搞得我们地方干部和留守人员不得安宁。同时，土匪还经常在公路沿地和河流上伏击我解放军运输车辆和船只，打死打伤我方人员，抢走我们的物资。如我们二野的一支100辆车的车队，有一次被土匪伏击，吃了一些亏；我们军炮兵部队一个班，替盐商押50多只小船去所里（原乾州，今吉首），路经潭溪，被土匪袭击，结果有7位同志被打死，3位同志被俘，损失颇大。土匪还杀害我们做地方工作的干部和通讯人员，致使我们少数人员不敢单独外出，要有一个加强排或一个连的兵方保护，才能行动。土匪还偷袭我们的部队，例如我们141师教导队，驻在龙家寨，就被曹保亚匪部偷袭过。

由于湘西土匪活动猖獗，我师和141师奉命由四川前线调回，于1949年12月下旬到达湘西。我师进到沅陵地区，141师进到永顺地区。我师415团驻溆浦，416团开始驻麻阳，后驻泸溪和花垣，417团驻麻阳、凤凰，师直部队和补充团驻辰溪。我们回到湘西后，415团和驻在辰溪的师直属部队在火麻冲对石玉湘部进行合围，但这次合围收获不大。后在泸溪又对石部进行了一次合围，战果也不理想。不久，415团在溆浦对谌志景部进行了改编，部分士兵补入了我部队，其余就回家。416团则在麻阳剿匪，该县姓田的土匪头目带着几个亲信来投降，表面上拥护我们，还请我们416团干部吃饭，饭是他却把枪支分散隐蔽起来，并将他的部队化整为零散入农村，甚至钻山入洞，等待时机。416团根据敌变我也变的原则，以排为单位，也分散到农村和山里去清剿、追剿、围剿，搞得土匪在农村和

山里都呆不住，他们又潜回麻阳城，最后土匪手下400多人全被我416团解除武装，他们埋藏的枪支弹药也被挖出来了，其分队长以上人员被送到浦市训练团集中。不久，416团调到泸溪、乾州，清剿徐汉章等股匪，417团到麻阳、凤凰，清剿其他几股土匪；其他部队在各自范围内就地清剿残匪。1950年中期，我们召开了全师剿匪代表大会。总结了半年来剿匪的经验教训，让大家广泛讨论，提出今后剿匪的办法和意见。大会期间，到会的同志对今后剿匪提出了许多意见和办法，归纳起来有这样几条：第一，对罪大恶极的匪首坚决镇压。第二，加强军事压力，一发现敌人就穷追、合围、搜山、堵剿、夜袭、围洞打援等等。第三，广泛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以便对付和孤立敌人。第四，采取政治攻势，发动土匪家属及其亲友，到深山老林及石洞附近去喊话，宣传我党对土匪的政策和国民党大势已去的形势，号召土匪士兵回家种田，以此来动摇和瓦解敌人。会后，代表们回到部队，认真进行了传达。一时，部队的情绪空前高涨。415团在溆浦对未降的土匪部队进行日夜追剿、合围，瓦解了敌匪近千人。416团则在泸溪对徐汉章匪部分兵合击，搜山清剿，并发动群众，指出徐匪各种罪行，说明我们的政策和决心，打消群众的顾虑。为了剿灭徐匪，我师部派了一个吸大烟的老头，到416团去，利用他与徐汉章的关系，做徐的工作，虽然他给徐汉章去过几次信，但是徐仍顽固不化。结果还是靠我们的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才把徐汉章的手下几百人消灭。凤凰龙云飞部，被我417团打得不能呆下去了，就窜到凤、乾交界之河溪、马家卿一带，又被我416团包围，歼灭其300余人，缴获枪支300余条，只龙本人潜逃。416团还配合141师422团围剿古丈与乾州交界处的土匪张平，消灭了他的一部实力。416团在泸溪基本完成剿匪任务后，该团2营被调到花垣，驻在湘川交界之茶洞，川东方面的土匪向茶洞连续攻了10余次，有一次，川

东土匪来了2,000多人，将我茶洞攻破。该团得悉情况后，李光绪政委立即率一个连去增援，会同2营进行反攻，又将茶洞夺回。在这次战斗中，营长杨君全带伤率部冲锋，表现得非常英勇顽强，打得敌人尸横遍野，缴获各种枪支700余支。茶洞稳定后，该团集中部分力量打花垣土匪龙老五的200多人，攻打了好几次也没有打开，后调去九二钢炮才把山洞打开，龙老五等被俘，缴获枪支200余条，417团在麻阳，凤凰也采取积极行动，先在麻阳运用政治攻势和军事打击相结合的方法，逼降了土匪头子周开宣和聂焕章（均为土匪团长）。接着，该团2营又配合140师警卫营打麻阳坡，消灭土匪500多，击毙土匪副司令李摆子，活捉土匪司令张居等人。随后，该团转入凤凰作战，首先将凤凰常备队解除了武装，接着转战方家桥，歼灭杨和清、唐汉云等股匪200余人。继而发动10,000余群众进行大搜山，在八魔岭一带，打死苗王龙云飞，活捉了“川湘黔反共救国军”副总指挥兼秘书长田瑞卿。

1950年下半年，我们对罪大恶极的中队长以上的作恶多端的惯匪实行大规模镇压。我们全师镇压匪首约7,000余人。全军约镇压了30,000余人。417团在凤凰与贵州铜仁交界之龙家场镇压了一个杀死老百姓20多人和强奸妇女10多人的土匪团长，许许多多的老百姓当场就欢跳起来，大喊：“共产党万岁！”该团2营4连在凤凰腊尔山新寨战斗中打死96寨的寨主龙品侯，群众自发地开了三天三夜的庆祝大会，还自动送来了肥猪200多头、羊80多只，还有不少鸡鸭，我们部队只好收下。416团驻地群众，因为我们镇压了匪首，他们除了送来各种慰问品外，还自发地敲锣打鼓送来了100多面“为民除害”的锦旗。镇压匪首后，群众被真正发动起来了，他们向我们报告匪情，给我们带路剿匪，帮我们运粮，运弹药，送饭送水。土匪家属也积极起来了，尤其是被迫当土匪的家属更积极，他们自动到山里

去喊话，叫他们的儿子、丈夫、兄弟回来归正。有的匪兵听到他们的亲人喊话，就弃暗投明。有的匪兵回了家，亲身体会到了我们对匪兵的宽大政策，亲眼看到我们对群众的好处，知道了罪大恶极的匪首被镇压，解除了内心顾虑，他们也去做匪兵的工作。这样一来，剩下的土匪部队，一下子就土崩瓦解。到1950年底，我师的剿匪任务基本完成。我师在一年零二个月剿匪战斗中共歼匪23,291名，其中土匪将官8名，校以下匪官4,386名。向我投诚土匪共16,053名，其中匪官1,992名，匪兵14,061名。缴获步枪19,961支，轻机枪283挺，重机枪43挺，短枪638支，冲锋枪243支。我师在剿匪中伤亡212名，失踪5人，被俘6人。

澧源剿匪记

李钦哲*

1950年1月9日，我们47军141师423团在解放重庆后返回湘西，担负起大庸、桑植及永顺地区的剿匪任务。大庸、桑植位于湘西北部，地处澧水之源，桑植古时曾称澧源。澧源地区交通不便，匪患严重。恶霸地主和土匪紧密勾结，盘踞一地，称王称霸。国民党政权垮台前，将湘西的土匪收编为暂编军、暂编师。土匪得到国民党的支持后，更加横行无忌。我团指战员为了解放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澧源人民，在上级的领导下，积极地参加了澧源地区的剿匪斗争。当时我担任423团政委，亲自参与和指挥了该地区的剿匪战斗，虽然时过30多年，但当年剿匪战斗的激烈场面还记忆犹新。

奔袭奔子界

在桑植、大庸地区盘踞着国民党新暂2师陈策勋部约4,000人。陈匪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拉起一支所谓的民团，与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作对。陈曾率领“民团”撤掉了贺龙家乡洪家关溪上的古石桥，说是要挖断贺龙的龙脉。后来他以新暂2师的招牌，网罗了桑植、大庸一带的土匪，据地称雄，公开征粮派政，扬言要与解放军对抗到底。我团决心消灭这股土匪。1月10日，我团由桑植县城出发，进攻陈匪聚集的龙洞坪，部队刚出县城，敌人的探子即报告了陈匪，匪部很快转移

*李钦哲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7军第141师第423团政委。

了。我们派出小分队侦察，得知陈匪已转移到正阳山的木下坪，我们吸取上次的教训，隐蔽部队行动。于23日夜，部队分别从龙洞坪和桑植县城出发，24日拂晓前包围了木下坪，并迅速展开战斗，先以六〇炮向敌人猛烈轰击，然后从南北两面向木下坪实施突击。我军的突然出现和猛烈轰击，使敌人溃不成军，纷纷向正阳山逃跑，我军毙俘敌人200余。随即部队就地展开，搜山清剿。正阳山山高林密，洞穴很多，土匪熟悉地形，四处藏匿。指战员们积极向群众宣传我军剿匪决心和政策，使群众消除了恐匪心理，积极协助部队剿匪。经过20多天的反复搜山、清剿，新哲2师的副师长、参谋长和3个团长都被我们俘虏了，就是没有捉到师长陈策勋。

2月底，团主力向桑植西部转移，留下一个连队捉拿陈策勋。小分队虽然经常听到有关陈匪的消息，但总是捕捉不到。

3月中旬，团部派侦察排长赵凤岐带领3名侦察员协助连队。他们经过深入调查，了解到农民刘芳才是陈匪的佃户，因交不起租子，多次受到陈匪的毒打。刘芳才对陈匪仇恨很深。侦察组在刘芳才父子的协助下，开展侦察。4月22日，得知陈匪躲藏在麦地坪。小分队跟踪追到麦地坪。麦地坪是大山冲口的一个小村子。村后是一片茂密的大山林，少量部队无法搜索。小分队根据土匪经常流动的特点，决定白天上山搜，虚张声势，而夜晚却在冲口的唯一通谋——石桥放隐蔽哨。24日深夜，陈匪果然率小股残匪陆续下山，过石桥向外转移。小分队立即向石桥合围，土匪四处逃窜，因是阴雨之夜，漆黑一团，仅捉到了陈匪的妻子、儿子和两个匪兵，陈策勋和其他土匪又逃跑了。小分队对捉到的土匪宣传我军剿匪政策，令其坦白交待。从匪兵的交待中得知陈匪要转移去陈子界（一作橙子界）。小分队认为陈匪为了家人团聚可能会去陈子界。于是连夜冒雨奔袭陈子界，在匪兵的指引下，终于在陈子界半山的洞穴里抓到了陈

策勋，至此，陈策勋的新暂2师全部被歼。

飞仙洞擒擒

飞仙洞位于桑植县罗家台山腰，洞口周围都是悬崖。洞口上方是50多米高的绝壁，洞口下的绝壁约200多米深。洞口左边有一条两尺来宽的栈道，依着峭壁向山顶延伸，这是入洞的唯一通道。栈道口狭窄，并且修了石堡，洞口却比较宽阔，并排修了几间石块垒的房子，既可住人，又是对外射击的屏障。洞内修了三道闸门，每道门都修了对外射击孔。匪暂5师参谋长陈天坛率领200多名匪徒盘踞洞内，洞内屯粮万斤，陈匪自吹天兵难破。

团长和我决定，派一营攻打飞仙洞。3月29日晨，战斗打响。三连担任主攻，先用九二式炮打了十几发，打穿了洞口的房子，可就是打不中栈道口的石堡。连长命令6班上去将石堡炸掉。副班长傅新之奋勇当先，但跃出战壕不远，就负了重伤，仍坚持不下火线，最后昏了过去。19岁的战士吴贤轩请求继续执行爆破任务，连长同意了，吴贤轩个子小，动作灵活，在火力的掩护下，顺利地通过了一段开阔地域。这时敌人也加强了火力，把小吴压迫在一个岩坎下，无法前进。连长命令加强火力，把敌人的机枪压下去了。小吴趁势想越过岩坎，右手刚一攀住岩坎，被敌人的一梭子弹打中，掉下岩坎。当敌人的火力稍一减弱，他又攀住岩坎，终于越过去了。小吴接近岩壁，扔出手榴弹，因为是绝壁，扔出去的手榴弹都滚下山去了。小吴攀援着峭壁前进，好不容易接近石壁，把爆破筒从枪眼里塞进去。小吴刚一转身，敌人就把爆破筒从枪眼里扔了出来，在山下爆炸了。连长决定改用炸药包，小吴虽然右手负了伤，但还是坚决要求再执行任务，连长只好同意。小吴背着两个炸药包，在机枪的掩护下，灵活利用地形，绕到了敌人火力

的死角，较快地接近了敌石堡。他把炸药包靠紧石堡，拉响导火线，然后顺着山势滚到山下，只听得一声巨响，石堡炸塌了一半。紧接着突击组冲了上去，经过一阵战斗，洞口的土匪全部消灭了。但是大部分土匪还在洞内，依托闸门对外射击。吴贤轩又抱起一个炸药包冲上去炸毁了闸门，部队冲进洞，经过激烈的枪战，毙俘土匪100多人，但就是不见匪首陈天坛。部队在洞里反反复复搜索也没有找到，发现洞子后面有一个小潭，水面离洞顶一尺多高，里面漆黑。营领导经过分析认为，陈匪很可能就藏在这里面。营长激三连看守，其余的人到洞口的房子里休息。半夜，小潭真的有了动静，但经哨兵一喊，人缩回去了。次日，战士们向潭里喊话，令土匪们出来，仍无人答应。连长决定派8班下去搜。小潭成锅底形，边上只有齐胸深的水，中间却有三米多深。8班长乔玉林带领全班战士点着火把，涉着冰冷的潭水，低着头钻进去了。涉过小潭，里面是一个不大的山洞，十几个土匪蹲在洞的一角，经战士们现场喊话，土匪们放下了武器，举起手乖乖地走出来了。匪首陈天坛就在其中，这个在淮海战役中被释放的国民党军营长，又一次被擒。

攻克五连洞

五连洞座落在永顺县城东南60多公里的云岩山绝壁上，一排五个石洞，左边三个相近，右边两个相连。五个洞外面没有栈道相接，里面却可相连，故称五连洞。第一个洞和第五个洞各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小径沿着峭壁靠往山下，路口都修有寨门。各个洞口都修有石墙，仅留有小门供人出入。国民党暂5师副师长兼故长李兰初和特务团长彭春林带了100多名匪徒盘踞在这里。五连洞地势险要，李匪在这里筑垒屯粮，也自吹“天兵难破”。

4月15日，我们令二、三营攻打五连洞。次日，422团一

个营也赶到了。两支部队经过协商，由422团打右边的两个洞，我们团打左边的三个洞。开始部队求胜心切，接近洞口太急，结果伤亡较大。五连洞象是挂在绝壁上，易守难攻。白天攻打太暴露，部队不易接近洞口；晚上攻打又发挥不了火力，就这样两支部队把五连洞包围了九天九夜。24日，早晨出现大雾，进攻的良机到了，两支部队同时发起进攻，先组织爆破组送炸药包炸开洞口，随即部队攻进了洞内。李兰初开始在左边的三个洞中督战，洞被攻破后，李匪躲到一个小洞里，负隅顽抗，战士们开始强攻不下，后来想出了一个办法，用炭火加上干辣椒薰，硬是把李兰初薰出来了。422团在右边的洞里抓到了特务团长彭春林，这次战斗共毙俘土匪150人。

钱塘坚守战

3月10日，我团炮连一个排配合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到钱塘乡开展清匪反霸工作。第二天，七、八百名土匪将我小分队包围。我小分队即抢占有利地形，与敌展开战斗。土匪接连七次冲锋都被打退了，之后，土匪改用火攻。他们将点着的炭火、柴草向我阵地投掷，火借风势，霎时我阵地周围烈火熊熊。匪徒们大声叫喊：“解放军缴枪投降，不然，就烧死你们！”我军临危不惧，沉着应战，粉碎了群匪的火攻。小分队在当地人民群众的支援下，坚守了三天三夜。第四天，永顺军分区派来的增援部队赶到，里外夹击，彻底将土匪击溃，共毙、伤敌人近百名。

其间，地方同志担心寡不敌众，建议小分队突围。部队的同志考虑到，小分队突围后，土匪会想复，给当地人民群众带来灾难，于是谢绝了地方同志的好意，决心与群众一起，坚守待援。许多同志挂了彩仍坚持战斗，一些身负重伤的同志坚决不下火线。村里的青壮年男子都拿起火枪、鸟铳参加战斗，妇

女、儿童、老人给战士们烧水、煮饭、包扎伤口，军民互相激励，团结战斗，终于夺得了胜利。

清剿残散土匪

经过春季和夏季剿匪战役，我团防区范围内，股匪已被消灭，但是还有大量的残散土匪，社会秩序还很不安定，土匪杀人、抢劫的事时有发生。桑植三区贫农罗宪南因给剿匪部队带路被土匪杀害，人头悬挂在树上示众；教子垭区政府的两名工作人员被土匪打死；我团9连通讯员在送信路上枪被土匪抢走；9连战士卢根有在瑞塔铺买菜被土匪枪杀。根据上级的指示精神，团里决定开展驻剿，协同当地政府工作人员一起开展工作。

清剿残散土匪，关键在于发动群众。部队指战员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政策，积极帮助群众劳动，协助地方政府开展减租运动。指战员们的模范行动，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他们把解放军看成是自己的子弟兵。同时，各区乡还处决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匪首。这对于发动群众和瓦解土匪起了重要作用。广大群众觉悟后，清剿残散土匪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他们主动报告匪情，积极为部队当向导，配合部队围山，还有的自动组织起来站岗放哨，捉拿土匪。12月27日清晨，桑被匪首陈星如提着一个炉锅，鬼头鬼脑地走进岩边洞村陈光炳家，伪称姓肖，说是到村里来取硝的。陈光炳打量这个人，赤着脚，身上到处有荆棘划的血口子，衣上满是泥土，便产生了怀疑，于是借口到园里扯菜，跑到村公所报告了解散军。陈匪见陈光炳出去了一阵还未回来，感到不妙，慌忙端着一锅刚煮熟的饭跑了。陈光炳12岁的儿子机警地跟踪陈匪，但过了山坳却不见陈匪的踪迹。他推测陈匪可能藏在附近的石洞里，便躲在树后监视。等他父亲带着部队赶来后，果然在附近的石洞中抓到了陈匪。永

顺县镇溪乡大寨村民兵田绍宽等3人经过连续几天的跟踪，抓到了土匪田祖富，在押送部队途中，田匪装病，当行走到一个岩坎时，纵身跳下去，拚命逃跑，田绍宽等人跟着跳下去，紧紧地追捕。当跳第二个岩坎时，田绍宽不慎扭伤了脚，仍奋不顾身地紧追，终于在一个岩壁前把田匪抓住，送到了部队。我团3营1连在桑植西北的万民冈驻剿时，一位姓李的老大娘主动协助部队清剿土匪。宋大娘做烟酒生意，经常遭到土匪敲诈勒索，老伴气死了，她痛恨土匪，带着部队搜山清匪一个多月，抓到隐藏的土匪30多人。

同时，我们还注意加强对匪属的思想工作，广泛开展规劝活动，太庸县张家沟农民张先仁，听了部队关于对自首土匪宽大政策后，主动劝其当土匪大队长的哥哥向我军投诚。桑植县瑞塔铺的黄大娘一连几天上山规劝当土匪的儿子自首。由于群众发动起来了，土匪无处藏身，纷纷来自首登记，仅10月和11月，就有300多名土匪来降，并且收缴了暗藏的机枪13挺，步枪1,600多支。但还有一些匪首四处流窜，没有归案。我们便组织飞行小组捉拿。飞行小组人员精干，目标小，行动灵活，捉拿匪首易于奏效。如9连连长赵世太带领的5人飞行小组，为了追捕土匪头子谭楚堂，三次往返于桑植和湖北恩施之间，行程千余里，终于将谭匪击毙于白竹山。全团30多个飞行小组经过一个多月的追捕，到1950年底，在澧源地区四处逃窜的匪首基本上被捉拿归案了。

我团在澧源地区剿匪一年零一个月，消灭土匪5,000余人，缴获六〇炮3门，轻重机枪110余挺，步枪3,100余支，电台2部，消除了这一地区的匪患。

(王吉云 整理)

永顺七区剿匪纪实

张彦彬*

1949年10月19日,我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7军第141师教导队从沅陵到达永顺县城,我任师教导队指导员。进驻永顺之后,我奉命带着一个连,深入到王村、高粱坪、石堤西、万民岗等地做了些对国民党地方部队和土著武装、土匪部队的规劝工作。1949年底,我调离部队到地方去工作,任永顺县第七区区长。

第七区辖澧源、方福、毛坝三个乡和一个万民岗办事处,约有24个保,人口近30,000,面积辽阔,与龙山、桑源县毗邻。境内山高路险,沟壑纵横,且有澧水南源杉木河贯穿其间。区公所驻地龙家寨,是永、龙、桑边境的一个大墟场,低矮的木福房鳞次栉比,组成了一条弯曲的街道,场头还有一座古朴的风雨花桥。这里盛产煤、铁、石灰、土瓷,每逢三、六、九赶场,常常汇集邻县甚至四川、湖北的马帮骡队,当时流传一首民谣:石堤西的老子,龙家寨的娘,儿子去赶松湖场。这说明龙家寨在永顺县算得上是一个大口岸了。

区公所设在街上的江面会馆里,只有二、三十号人,干部只有我一个,我的通讯员,是粮站的一个姓刘的同志。区中队有20来个人,有一挺轻机枪,一支冲锋枪,其余都是些长、短枪,弹药还比较充足。区中队队长叫顾哲人,又名恒煜,小名顾煜子,曾在国民党部队里任过排长、连长、营长,回乡后,

*张彦彬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7军第141师师教导队指导员,后任永顺县第七区区长。

当过警察局中队长、自卫队中队长，解放前夕是暂4师的营长。解放军进驻永顺后，他自动缴枪投诚，愿意为人民政府出力，县工委委任他为七区区中队长。区中队的主要成员是顾的旧部，乡亲邻里，相互还比较信任。他们与曹子西的暂5师矛盾较深，与其他派系的土著武较也有隔阂。历史上复杂的原因，使得顾哲人及其部属能患难相处。加上党的政治思想工作，我和区委书记部增同志的具体领导，区中队还能形成一个战斗整体。所以，当地流传一句话：“顾煜子是惹不得的！”“区中队有真八路指挥，敢打敢拚！”

我军进驻永顺之后，土匪武装土崩瓦解，投的投诚，缴的缴械，隐匿的隐匿，刹时间风平浪静，城乡安宁。但当我主力部队进军四川之后，却风云突变，沉渣泛起。一些曾经投诚的人又重新结集起来，拖枪拉队，占据山头；一些藏匿在山洞的武装，又卷土出山，标旗竖帜，骚扰乡里；一些分散在各地的土匪，也招兵买马，蠢蠢欲动；原来政落的暂5师，又在该师副师长曹子西的蛊惑下，集中了2000余人，肆无忌惮地烧杀淫掳，威迫恐吓区公所和区中队。

风声一天天紧了起来，每到夜晚，我们区公所周围常常“叭叭叭”地响起冷枪；有时龙家寨赶场，土匪化装混进场内，东串西钻，在场头，在酒馆，或打听区中队的活动，或散布谣言，制造恐怖气氛。我带着区中队彻夜巡逻，不惊不慌，处之泰然。有时，我们区中队突然在深更半夜出发，钻刺蓬，爬大山，象一把尖刀，插进土匪的心脏。有次在大寨，我们闪电般地剿灭了一股从龙山来的土匪，缴了9支枪，牵回了他们抢劫的8头牛。

一天，新寨保的一位农民到区公所指信，说曹子西已经集合了500余人枪，正驻扎在王家台子、宋家湾、弄塔等寨子，扬言要打垮区中队，到龙家寨过大年三十。我核实了这一情报，与

区委书记邵增同志及区中队队长顾哲人对此作了分析研究。大家认为：我们只有一个区中队和一个刚从县城来的武工队，合起来不过40人，与敌人硬拼会有困难。各乡、保虽有部分自卫枪，但大部分不听我们指挥，如形势对土匪有利，他们会把枪口对准我们的。曹子西人多势众，为什么不马上进攻区公所，而要等到春节期间呢？这说明他们的人马来集合拢，正处在纠集、准备阶段。根据这一分析，我们决定把区中队拉出龙家寨，直插土匪心脏，咬他一口，打乱他们的部署。

当晚，我带着区中队和武工队出发了。我们走着走着，发现不远处有火光，还有悄悄的话语声。尖兵摸上前去，发现是土匪连长王连珍正在屋里烤火。我们的战士大部分是本地人，熟人熟路，毫不畏怯，他们把情况报告给了我。我说，不能打，要想方设法钻过去，要在敌人的纵深处发起攻击，才能取得我们这次行动的成功。尖兵们若无其事，大摇大摆地走了过去。屋里土匪以为我们是同伙，也不介意。我们就这样顺利地闯过了第一道关口。

我们经过枫香坪，沿小路走了一阵，然后又顺新寨坪小溪面上，前面是一座花桥，桥上有哨兵走动，我们去刘家院子，必须从这里经过。怎么办？忽然听见哨兵喊道：“干什么的！”我顺声答道：“老百姓，给你们送粮的！”我不敢多讲，因我是山东口音，恐土匪听出破绽。土匪半信半疑，说时迟，那时快，我们迅急从河坝里蹚水过河，尖兵向哨兵包抄过去。我们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开枪，那知，花桥上两挺机枪却响了，土匪胡乱地打了一阵枪之后便停歇了。我们借此机会，到达了刘家院子。

刘家院子是新寨乡公所驻地，有一幢天主教堂。我想，如果土匪真的发现我们了，凭这座天主教堂，也能和他们拚个你死我活，外面枪声停了，寂黑沉沉，显得格外安静。乡长刘绍轩、乡

队副刘德轩忙着为我们张罗。我安排了警戒之后，刘乡长告诉我们，曹子西的部队，已经集中了500余人，驻扎在周围的寨子里，附近王家台子里就有200多土匪。我想了一下，决定先打王家台子。据初步了解，王家台子的土匪由曹子西的一个团长曹太清统领，他们刚从各地到达此地，由于路途劳顿，吃了晚饭便睡去了。虽然刚才花桥边响了一阵枪，他们以为是同伙误会了，所以没有警觉，一个劲睡觉。我带着武工队往王家台子西头包抄过去，隐蔽在后山上；顾哲人带着区中队、乡自卫队从东头包抄过去，以便从正西攻击。如果接上火，敌人必然往西头跑，就进入了我们的机枪射击火力范围，他们插翅难逃。我们完成东西包抄之后，已是半夜。不一会儿，东头接火了。正在熟睡的土匪听见枪声，摸不着头脑，喊的喊，跑的跑。一群土匪向西逃窜，刚一上坎，我们掷下一排手榴弹，轰轰作响，只听见土匪喊爹呼娘，狼狈不堪，我们抓住战机，穷追猛打，高呼：“缴枪不杀！”此时，曹子西扎在宋家湾，正在做围攻龙家寨的美梦，忽被枪声惊醒，恐惧万分，慌忙穿着短裤逃之夭夭了。这天晚上，我们基本上将曹子西纠合的500余人打散，使土匪围攻区公所的计划破灭，同时也大大鼓舞了群众的志气。那一向，龙家寨周围的股匪，有的龟缩不出，有的散伙，有的偷偷地跳到别处投奔新的主子。七区一时安宁，老百姓过了个安逸年，无不称道共产党好，解放军好。

大年过后的正月初五，我刚吃完晚饭，收到一份情报，说有几百土匪将围攻区公所，我连忙派人向县工委送了信件，报告了我们面临的情况以及将要采取的对策。我们冷静地思考了一下，可采取的对策有三：一、固守，区公所设在江西会馆里，四周是高墙，凭此也可与土匪死拚。但我们中队二三十人，在小小院子里无法展开，将会被动。二、钻洞子，离龙家寨不远处有一个大溶洞，里面叉道很多，洞中有洞，洞上有洞，不少群众也

躲在那儿，我们同群众一道，尽管洞外有千把土匪，我们也能对付。三、拉出去，他打他的，我打我的，这三种办法，各有利弊。我们研究了许久，决定采取第二种办法。因为时间不容许，而且首先要把当地群众掩护进洞，只有据守山洞，待县里派人支援之后再相机行事，我把区中队和区公所的干部带到灵芝山，保护群众撤退进洞，同时派保丁刘德轩到龙家寨街头巷尾打锣，告诉土匪就要来袭击龙家寨，望大家赶快撤退。经过一段工作，到深夜群众基本上保到山洞里去了。我将部队带到岩洞口的大洞里，准备坚守山洞与土匪对抗。

我看了看山洞的形状。这里大约躲藏了80户人家，他们有自卫枪30多条。里面还有个操练神兵的头领叫田勉旃。洞里的老百姓推举田为洞主。我进洞察看地形时，听见有人窃窃私语：张区长来了，我们要背时。为什么他们对我们反感呢？我派人把洞里的洞主、保长叫来，我说，土匪肯定要来龙家寨，这个情报是确凿的。我们到大洞来，是为了保护大家。土匪来攻洞，你们不要管，由我们对付。有人讲我们来了要背时，这话有道理也没有道理。说有道理，土匪攻洞，可能带来麻烦。说没有道理，我们是保卫洞子的，决不会给大家带来祸害，希望大家相信这点。请大家回去与群众商量一下，同意留，我们就留，不同意留，我们就走。半个小时之后，这些人回来，都不吭声。其中一个保长吞吞吐吐说：“你们留，我们不赶；走，我们不留。”听他们的语气，就是希望我们走。我冒火了，说：“好吧，我们走。但有两条件：一、你们要保洞子；二、如果出去通匪，我们区公所会找你们算帐的，后会有期！”

凌晨，我们区中队转移到了塔卧，又从塔卧转移到至新寨坪的刘家院子，其目的是在土匪的背后来个突然袭击。到了刘家院子才打听到，曹子西的部队初七这天开到了龙家寨，扑了个空，却被城里我们的一个连队打得一败涂地，原来县工委收到

我的信之后，立即集中了一部分机关人员（不足一个连），连忙赶到龙家寨，将立足未稳的土匪赶跑了。

初八那天，我在刘家院子得知龙家寨已经解围，非常高兴，准备把队伍带回区公所。正在这时，我获得一情报：在通往塔卧的茶林坡一带有股土匪，匪首张国生，永顺七里坪人，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家伙，还有个叫滕树之的，有三四支长枪、两支短枪。我们分析了情况之后，决定掉头往茶林坡定，大家抄小路，爬山坡，赶了40余里，才到达目的地。此时，已是深夜，只听见院子里吵吵闹闹，谩骂声、划拳声、淫秽之音不堪入耳。后来才晓得是滕树之为了扩充势力，正在余家大屋烧香拜把，歃血盟誓，并选举他们的大队长、中队长。

我立即命令机枪守住大门口，派区中队王如臣从侧面迂回，王如臣迅速从侧面猫着身子定了过去。土匪没有警戒，正在碰杯，王如臣端着冲锋枪突然出现在余家大屋大门口，高喊“不许动，缴枪不杀！”土匪们被这突如其来的喊声吓呆了。匪首张国生准备拖枪反抗，王如臣就是一梭子，将张国生打死，当场还打死两人。土匪们你踩我压，乱作一团。谁知里后面的墙壁是竹条糊派巴的，他们将墙壁推倒，从后面逃跑了。就这样，我们把这股土匪打散了。第三天，我们返回龙家寨，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不几天，县工委下发了通报，表扬了我们区公所和区中队。

我们钻到敌人老窝去打，避大击小，土匪闻风丧胆，一些小股土匪武装，也就自动缴械投诚。有个叫胡耀才的，给区公所交来了12杆枪，有个叫罗冬生的将他们的队长打死后，带了两人投奔区中队。

尽管我们击派了曹子西大股力量，给龙家寨周围小股土匪以致命打击，他们主动攻击区公所的幻想破灭了，但他们还常常在深山老林里打家劫舍，奸淫掳抢，威胁群众，散布谣言。所

以，保卫群众的正常生产和生活是我们的任务之一。3月间，从龙山方向来龙家寨赶场的人少了，我们一了解，原来是霸（八）王坡有股土匪在拦路抢劫。我区中队作了动员，决定给拦路抢劫的土匪来个突然袭击。一天，我们吃罢晚饭，选了几个区中队队员，悄悄地埋伏在霸（八）王坡普安山一线。这是由龙家寨通往龙山县城的要道，路径弯曲，丛林遮掩。我们一共12个人，有一挺机枪，一支冲锋枪。我规定：一、要机动灵活，如土匪人多，打了就跑；二、不要暴露目标，土匪接近时方能开枪。总之，要抓住战机，突然袭击，给土匪以致命打击。我们在山林里整整埋伏了一夜，次日清晨，太路上开始有熙熙攘攘的人群，接着又出现一群鬼鬼祟祟的人，他们背着枪，哼着小调，相互用下流话开玩笑。我下令射击，这一下他们慌了手脚，钻的钻刺蓬，跳的跳岩坎，一下打死好几人，把这股土匪打散了，群众十分高兴。

3月初，我们又在马卡塔歼灭了一股土匪，我们七区与一区相接处，有一座万福山，这里有个叫潘家坳的地方，住着惯匪潘宏开，他手下有20几条枪，常常出入于村寨，杀猪牵牛，搜掠财产，强奸民女，当地群众无不恨之入骨。一天，我收到情报，说潘宏开正在刘家坡打牌。我立即派区中队王锡位带了三个人前去侦察。王锡位等到刘家坡扑了个空，后来才发现潘宏开等在周家寨。王锡位等人化装成买猪仔的，大摇大摆地进了周家寨，看见一个土匪哨兵，把枪挂在树杈上。哨兵见是买猪仔的，上下打量了一下，就放行了。这时，我们的队伍也赶到了周家寨，埋伏在树林之中，控制交通要道，只待侦察兵枪响，就里外夹攻。当时看潘宏开打牌的有个叫彭南轩的，穿着长衫，不知什么事从屋里走了出来，正碰着侦察兵，王锡位以为屋里人发现了他们，就迅急端起冲锋枪扫射。这一下，里面的人不要命地向后面跑了。三个侦察兵跟踪追击。潘宏开

从混乱之中逃到了刘家坡。刘家坡一个农民见是潘宏开，而且只一个人，又慌慌张张，便举起手上的锄头，将潘打死了。树倒猢猻散，从这以后，潘宏开的人马如鸟兽散。

大约在4月初，我们在白岩山又剿灭了一股散匪。我听说白岩山的灰棚里躲了3个土匪，是从龙山逃过来的，我带了7个人（其中还有几个革大学生），将灰棚包围住了。我一个箭步冲了上去，高呼：“缴枪不杀！”不久，一把刀子从灰棚里摔了出来。我心想，这是土匪在耍花招。我故意说：“他们以为一把刀子就了事，不行，你们毙了他！”这两句话真见效，把灰棚里的土匪吓住了，他们三人都乖乖走出来投降了。

从1949年的腊月到1950年的7月，我们经过大小9次战斗，歼灭与击溃了土匪部队好几百人，缴获了长短枪约四、五十支，彻底剿灭了永顺七区的土匪。（刘仁民 整理）

麻 阳 剿 匪 经 过

杨文魁 陈金斗*

湖南和平解放前夕，麻阳县共有土匪武装20,000余人，占全县总人数的16%。此外，还有在乡军官133人，帮会会员40,000人，他们对地方的社会安定构成很大威胁。

下麻阳的暂8师师长胡震，有约10,000余人，下辖10个团。其中，团长郑远胜、郑南率领2,000余人，在黄双、吕家坪、桃花、河洛、岩漫一带活动。王学尧率1,000余人，在雄山、兰里一带活动。张志平率部1,000余人，在麻阳、泸溪交界的招渝、合水一带活动。陈远海、江仁其率1,000余人，出没在栗坪、高村、逢爷、岩坳一带。王士威率300余人，活动在岩门、杉木溪、清凉山、乌林溪、太罗山等地。在下麻阳，除了这10个团，还有陈渠珍直接指挥的湘西行署第7团刘振国部（他有500余人，只带170余人）与湘黔川鄂边区司令部第二总指挥部三乡指挥官田耀武部100余人，活动在石羊哨、大坪头、木视溪一带。

上麻阳有10,000余名土匪，团长（又称支队长）聂焕章，自称聂夫子，与副团长聂蛟率领营长聂庆、田更生、田昌美、邓明早、聂清、田大麻子等1,000余人，活动在尧市、西晃山、拖冲、大王、拖板坡、麻伊坡、蛇皮山等地，有时还窜往芷江和铜仁漾头、丝溪一带。团长周开宣与陈泥巴、陈运川、龙家凡、龙家富、时维豹等率1,500余人，活动在江口、齐天界、老坪山、石

*杨文魁当时任麻阳县公安局长，陈金斗任麻阳县县长。

龙溪一带。李摆子有数百人，在牙溪、程禾溪、金顶溪、浪山溪等地活动。湘黔川鄂边区司令黄希华率1000余人，活动在郭公坪、青山、岩口山、小坡、杜庄、铁里冲、八里桥、米沙坪一带。

除了公开的土匪武装以外，国民党兵团司令李弥从芷江败逃时，指示特务张太伯，勾结麻阳军官委员会主任、中央军校调查处上校副主任、复兴社特务黄九鹏在麻阳组织“地下军”，并自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湘黔川边区第3纵队司令部”，暗中进行特务活动，企图阻挠我军解放湘西和黔东。张太伯为纵队司令，黄九鹏为副司令，下属一个直属大队，队长张绍尧，一个独立中队，另设参谋处、副官处，分别由田代炳任参谋长，曾华堂为副官长，并成立了3个支队，张飞桥、陈运杰、刘振国为支队司令，共发展成员达5,000余人。

进 驻 麻 阳

1950年1月，我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7军从四川返回湘西剿匪。进驻麻阳的是该军139师第417团。团党委决定，第一步先解放下麻阳，这里惯匪少，战斗力弱，经不起我军的打击；第二步解放上麻阳。计划订好以后，就派人到麻阳找当时的县政府，叫他们派人到辰溪来谈判，下麻阳到的是“国大代表”滕嗣炎，县党部秘书主任、三青团书记长傅百山；上麻阳到的是县长兼自卫总队司令龙汉魁，国民党少将军官田达先。这些人中，有的是诚心来谈判，有的是来摸底细的。在谈判中，滕嗣炎再三表示欢迎解放军进驻麻阳，龙汉魁、田达光则秉承滕首聂焕章、周开宣的旨意，抱着试探的态度，讨价还价。团党委根据谈判代表的态度，分析了麻阳各派各系之间的矛盾，决定争取滕嗣炎，先解放下麻阳，并向滕嗣炎提出了五个条件：

（一）在麻阳高村成立一个办事处，主任由军方担任，副主任

由滕嗣炎担任；（二）给解放军筹集粮草，保证军队的供给；（三）接受和支持解放军的剿匪政策，对现有武器弹药不准分散和隐瞒，听候统一收缴；（四）要维护社会秩序，不准破坏交通桥梁；（五）乡保人员必须听从我军指挥，不准再继续危害人民。滕嗣炎满口答应。

滕嗣炎回到高村后，召开了下三区（下六乡）乡保长会议，讲了我军五个条件。一部分人积极拥护，主张和平解放麻阳；乡长张绍志反对投诚，主张抵抗。最后，滕嗣炎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实现了意见统一。会后，滕嗣炎请我军火速进驻麻阳高村。

这时，龙汉魁、田达光自知与解放军明抗不行，便与匪首聂焕章、聂蛟、周开宣和大地主恶霸、特务张嗣孝、张嗣森等人密谋，策划了六个办法：第一，由聂焕章、周开宣等人将部队拖上山，与我军周旋，伺机吃掉我军；第二，在县城内设立秘密联络点，经常对外联系，互通情报；第三，指示原在学校中的中统特务李永勋、张嗣森、军统特务张绍安继续潜伏，利用各种机会进行反共宣传；第四，伪装积极，待机打入我党政机关，窃取我军政情报（其后匪营长向俞飞、匪兵张应洪，均伪装积极潜入我农会，分别窃取了农会主席与组长职务）；第五，以龙汉魁、田达光为代表，率领县政府人员欢迎我军进入锦和镇；第六，搞假投诚，阴谋诱使我军进城，然后四面包围，里应外合，消灭我军。聂焕章指示其当警察局长的侄儿聂蛟，暂时上山，待解放军进城后带少数人来投诚，并要表现积极，取得解放军信任，争取在解放军内捞个一官半职，再搞里应外合，消灭417团。聂焕章亲率几百人，埋伏在西晃山、拖冲、田坳一带，截住我军往芷江的去路，并堵击由芷江来麻阳的援军；黄希华、邓明早率部数百人，住在郭公坪、青山一带，拦住我军往铜仁的去路，并伏击从铜仁来麻阳的援军；

周开宣、陈泥巴、李摆子共率匪4,500人,住在江口、齐天坪一带,拦住我军去怀化、芷江去路,并阻击从这里来麻阳的援军;刘振国住石羊哨一带,卡住我军去凤凰的要道,王士威和田善球率数十人,住在青凉山、白泥田、乌林溪一带,待我军进入麻阳城后,切断我军后路,袭击我高村至锦和的增援部队。这样摆成了一个大口袋阵势,妄图把417团吞掉。他们布置就绪后,就派人到高村办事处联系,说什么“县长龙汉魁已与各方人士达成协议,欢迎贵军进入麻阳县城”,有着高度警惕性和丰富战斗经验的417团,派了一个连去试探情况,在土地坳遭到王士威部的阻击。

敌人的卑劣行径激起了我军的愤怒,不久,417团除在高村留下一部分人外,其余由丁振俞率领进驻了麻阳县城锦和镇。紧接着我党政工作人员于1950年2月底进入麻阳,3月5日正式宣告麻阳县人民政府的成立。许祥任县委书记,陈金斗任县长。417团首先帮助武装了麻阳县公安局,调了一个正规连作为公安连,然后由政府组成3个工作组,分别由部队护送到文昌阁、兰里、岩门等地成立了5个区政府。就这样,全县的县、区人民政府全面建立起来了。

全 面 围 剿

1950年3月,县区党政机关建立后,麻阳县的顽匪采取狡猾的、隐蔽的活动方式,继续与人民为敌,其方式有以下几种。

一、化整为零,缩小目标。解放军挺进麻阳后,匪首把部下由大股化小股,小股变分散,昼民夜匪,与我为敌。师长胡震,在我军刚进麻阳时,就宣布“各团人枪带回各地,脱下军装,埋藏枪支,听候指挥”。他带着团长郑远胜和师直队300余人枪,分散在辰溪、怀化交界的河洛、岩湾、永王庄一

带偏僻山区。后发现我军从辰溪追剿土匪张玉久到永王庄时，胡震慌了手脚，感到带300人目标太大，粮食供应不上，就令郑远胜将众匪遣散回家种田，自己仅带上6人，逃进与泸溪交界的雄山、雷达冲的深山密林，暗地里与泸溪匪团长张志平联络，继续活动。

二、搞假投诚，反复无常。我军139师到达辰溪后，卞副司令员亲自致信胡震，劝其投诚，胡震为了保存势力，收集了100多条破枪，2门烂迫击炮，带着团长郑远胜和70多个散匪，坐了一只木船前往辰溪我军驻地投诚，真正的好枪没交。匪团长刘羊德，派了副团长向明书、一营营长刘英两人带20个匪兵、20支步枪，向驻石羊哨的解放军投诚，自己却带着120多个匪徒坚守在周围山上，并交待向明书、刘英：“你们先去试试看，如果解放军把你们的枪下了，人关了，我率部队把你们救出来。”更狡猾的是匪首邓明早，1950年3月，带80余人潜逃到离高村百里之外的郭公坪、青山一带，当我军象一把锋利的钢刀插进郭公坪时，他指示部下尹金鸡和孙应各带一股土匪，在山上隐藏起来，自己则带着20多人投诚，并坚决要求参加我军剿匪，消灭聂焕章将功抵罪，这是他要的花招。当抗美援朝战争一爆发，他原形毕露，于4月14日深夜带降匪到禾犁坪一带杀害我农会干部向长贵，继续上山为匪。后来，被迫剿部队包围在西是山、岩院子、盘田一带，受到多次伏击，在绝境中他又指示尹金鸡部拉回南木山，把好枪支埋藏后，于5月14日带10来人第二次向解放军投诚，随后又上山为匪。

三、制造谣言，恫吓群众。潜伏特务夏善忠，利用赶集机会，在锦和街上造谣：“第三野战军打台湾被全部打垮了，第二野战军刘伯承闹独立，不服从中央毛主席管了，苏联援助的3,000架飞机全部被击落了”，“共产党来了，现在要共产，将来还要共妻”。搞得人心惶惶，群众顾虑重重。

四、切断交通要道，施行困饿政策。一些顽匪在区乡要道设卡，切断交通，中断我方联系。当时三区政府设在岩门，夏勤增任区委书记，向石羊哨、南木桥各派了一个工作组。岩门到石羊哨约20华里，要经过土匪设卡的巴坳；岩门到南木桥约15华里，要经过匪首王士威盘踞的青凉山；岩门到高村10多里，要经过土匪把守的尖坡。结果岩门与石羊哨、南木桥、高村都失掉了联系。石羊哨工作组随部队转移到了凤凰、南木桥工作组随部队转移到了锦和。这时工作组之间联系不上，驻军没有粮食，情况万分紧急。夏勤增临时指定杉木溪六保王世明暂代保长，张可林暂代副保长，为我军筹粮。过了两天，匪团长王士威就把王世明的两个儿子抓去，并将张可林夫妇杀掉了。1950年5月4日，六区武装委员秦均率领工作组7人从鱼尾网唐湾过河，到轻土平去催粮，可是船都被土匪搞到河对岸去了，后有一支小鱼船从上划下来，通过做工作，船夫答应送工作组过河，船到江心便遭到土匪舒代斌一伙的猛烈扫射，船夫吓得跳了水，秦均把船夫叫上来，努力把船往后划，工作组边打边退，船夫妻子中弹牺牲，秦均手也负了伤，同志们经奋力抵抗才退回了西岸。四区匪团长莫开诚在三家村组织部分富裕户吃鸡血酒，抗拒交粮，造成我剿匪部队粮食供应不上，妄图破坏军民关系，削弱我军战斗力，达到赶走或消灭我军的目的。

五、秘密策划，企图秦结力量歼灭我军。匪首聂焕章、周开宣、陈泥巴、李摆子等股匪遭我军打击后，秘密向芷江匪首杨永清求救，杨于1950年5月12日在芷江江家院子召开了芷江匪首彭灵鸡公、泸溪匪首徐汉章、麻阳匪首聂焕章、周开宣等人参加的秘密会议。会上决定：第一，朝鲜战争已经爆发，要配合蒋介石反攻大陆，必须把芷江、麻阳、泸溪等地建成湘西反共基地；第二，秦中力量夺取湘西军事基地——麻阳城，赶走解放军。麻阳城三面环水，一面环山，易守难攻。城外有四座高山作

天然屏障，近城的6个乡，是粮丰林茂的鱼米之乡，可供几万人吃上一、二年。匪首们作出决定后，就以“复兴楚汉宫”帮会组织名义出面，敬香、喝鸡血酒、结拜兄弟，发誓“打不开麻阳城决不罢休”。当时确定杨永清任总指挥，分三路夺取麻阳城，第一路由聂焕章从尧市直插麻阳城，第二路由周开宣、彭灵鸡公等从江口进攻麻阳城，第三路由徐汉章、王士威从岩门打入麻阳城。他们还勾结在麻阳城内集训队的张飞桥（地下军第3支队司令），待三路军快攻进麻阳城时，里应外合，配合破城。

六、组织反革命组织，建立秘密联络据点。二区黄坳土匪张圣元按聂焕章旨意成立了“杀刀队”，共有数十人。农会一开会，他们一人持一把刀闯入会场，捣乱秩序。中统特务张嗣森利用兵痞曹哑子，搜集我军情报送到约定地点皮冲灵宫庙内，聂焕章派人去取。聂焕章为了骗取我军信任，叫其侄儿——警察局长、副支队长聂蛟，自己的大老婆黄银菊和儿子聂圣尧向我军假投诚，以掩盖其反共真面目。聂焕章的阴谋被我们识破了。当聂蛟一投诚，我们马上送他到辰溪集训，聂焕章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暗与龙汉魁联系，要他表面上应付我军，暗地与他互通情报，并把在芷江江家院子召开的匪首会议情况和阴谋攻打麻阳城的部署告诉了他。龙汉魁利用协助政府征粮的合法身份，千方百计收集我军政情况送给聂，日夜盼望聂打进城来，挽救败局。

县委和部队党委根据上下麻阳的匪情和开展工作的利弊条件，研究制定了以剿匪为中心，采取“先宽后严，先易后难，政策攻心，分化瓦解，打拉结合，部队围剿，群众劝降，以毒攻毒，分期分批，有计划、有步骤地消灭土匪”的方针。当时确定整个剿匪分两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为1950年1月至7月，下麻阳侧重劝匪投降，上麻阳是设法捉拿土匪，当时主要是集中力量解决下麻阳的土匪。

一、成立农会组织，开展减租减息，组织生产自救。1950年，麻阳春夏荒严重，土匪到处抢劫，广大农民生活困苦。当时全县有10多万农民没有饭吃，加之土匪盘踞在山上，群众也不敢上山挖葛，此外，农民还没盐吃。当时群众饿得路都走不动，怎能支援部队剿匪？所以，县委根据上级指示，首先建立农会组织，开展“双减”，搞生产自救，度过饥荒。先在下麻阳大部分地方和上麻阳的中心保建立农会，进行“双减”。1950年4月底，全县51个保“双减”工作基本结束。当时的“双减”政策是：一般地主减1949年1年的租；恶霸地主减3年的租；小土地出租不减租。减出来的租分配原则是：贫农减出的租原则上归个人，中农减的租拿出一部分给没租可减的贫农，恶霸地主减的租分给没减租的贫农，对土匪不分租，已投诚的由群众评议分给，对算不上土匪的“五种人”同样分租。全县共减出粮食1,120,000斤，全部分给了贫苦农民；同时发动群众上山开荒，当时规定谁开荒归谁种，三年不交租。政府大力扶持群众生产，对生产有困难的贫下中农实行贷款贷种，群众生产劲头很大，就这样胜利地度过了春夏荒，粉碎了敌人的困饿政策。

另外，还帮助群众解决了吃盐问题。经我417团与驻沅陵47军联系，从常德买了几船食盐，大约30,000多斤，由部队押送到麻阳锦和，由贸易公司公开在市场上出售，因数量有限，每人只准买3斤，由我公安部队在城门设关检查。卖了第一场后，发现有聂焕章和周开宣的士兵化装农民进城买盐。这给了我们一个抓土匪的极好机会。我们在已抓到的土匪中挑选10来个表现比较好的，通过教育，给他们部署任务，将他们分成3个小组（内有我公安人员）；维护社会秩序，当发现买盐人中有土匪，便在背上偷偷地用粉笔划一个记号，每个组的记号不同，既便于考核成绩，又便于追查发生差错的责任，守在城门口的岗哨把画有记号的人扣留下来。一切布置好后，卖第二场

时，周开宣、聂焕章派了二、三十人来买盐，我们没有抓，有意让他们下场多来。卖第三、四场时，周开宣、聂焕章想大捞一把，派了200多人来，被我们一网打尽。

二、建立武装，剿匪反霸。1950年5月初，全县成立了县大队和区中队。当时县大队3个连，公安队1个连，区中队4个连。全县共组织民兵3,500多名，发步枪2,000多支。

全县各地成立了武装委员会，武装委员会主任由农会主席或治保主任兼任。县武装成立以后，417团部队又作了一次调整，调了一个营去凤凰县剿匪，高村417团办事处除留下一个排、石羊哨留下一个连外，将近两个营的兵力全部调到二、六区。在此基础上，县政府制定了争取多数，孤立少数，打击惯匪、顽匪和匪首的政策，并根据麻阳的特点和上级的指示，规定了五种人不算土匪：（一）当土匪半年以下的，既没有血债，又没有强奸妇女的；（二）“湘西事变”中参加打辰溪兵工厂和参加打龙飞天的；（三）被迫买枪，编入土匪团队，没有直接参加烧、抢的；（四）躲避壮丁，被逼迫上山为匪，但无血债的；（五）受地主恶霸逼债而上山为匪，罪恶不大的。以上五种人，解放以后，如果隐瞒枪支，继续抢劫的，仍以土匪论处。惯匪和匪首虽有罪恶，但只要主动放下武器投诚，又愿意积枪协助我军剿匪，可以将功赎罪，即使是民愤大、群众要求杀的，我们也可以向群众讲清楚，重罪轻判，轻罪免判，但是不管过去罪恶大小，如果现在继续为匪，都要算土匪。

通过政府、农会、部队、民兵组织利用各种形式宣传剿匪政策，分数在农村种田的匪众开始变匪为民，下麻阳的土匪开始分化，顽固的匪首只好带领匪众东流西窜。张玉德部在辰溪被解放军击败，率残部逃来麻阳：我们知道张玉德是胡震手下的团长，就去找已投诚的胡震去做劝降工作，并派滕嗣炎和他一起去。第四天他俩带着张玉德和部分匪众向高村派出所投

诚了。盘踞在板栗树一带的营长滕久遵经滕嗣炎的劝说，也交出了100多条枪。

为了全部彻底地肃清匪患，我们进一步发动群众，反复向群众表明解放军“三不走”的决心，即土匪不完全彻底消灭、枪支不收缴完不走，不搞好土改不走，人民不彻底翻身不走。一区一农会妇女黄纯凤，听了“三不走”的宣传后，主动检举揭发了土匪派人参加治保会情况，并将土匪当场逮捕。为了把分散的枪支收上来。我们又采取了釜底抽薪，以毒攻毒和“七劝”活动。“七劝”是：父劝子，子劝父，妻劝夫，母劝子，亲劝亲，友劝友，匪劝匪。这个办法收效很大。如保长、匪连长黄呈献，原来把轻机枪隐藏了，匪众分散了，自己躲藏了。为了争取他，我们把他母亲找到了高村派出所交待政策，消除顾虑，动员她劝儿子向政府投诚，争取从宽处理。第二天她果然把儿子带回来了，把一支步枪和100发子弹交了出来。紧接着又利用黄呈献做土匪的劝降工作，这样他那个连的100多支枪全交出来了，还劝降了匪连长欧上引、欧巴省、黄莫安、郑永德、满维锡等人，交出了各种枪支300余支，子弹3万多发。

根据地委和公安处的指示，县公安局要求各献农会武装委员会把投诚的100多名连长以上的匪首送到高村派出所集训，由公安干部给他们讲形势、讲政策、讲劝说纪律和立功条件。劝说纪律是：必须严格遵守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准借收枪为名去敲诈勒索群众；不准把收上来的枪进行分策或清藏或转送他人；只劝劝降土匪，不准与土匪勾结、说风策信。立功的条件是：劝降一个清首，人枪众部带来和缴机枪一挺，步枪10支，子弹1000发，记大功一次；劝匪兵1人或信人，缴机枪1挺，步枪5支、子弹500发，记一等功一次；劝匪1人投降，交步枪3至5支、子弹300至500发，记二等功一次；交步枪3支、

子弹300至500发，记三等功一次。我们把这些人都放出去劝降土匪、收缴枪支，由于他们人熟、地熟、情况熟，谁有多少枪支了如指掌，只要找老同事、老部下、老上级、老同乡一劝说就会收效。还有的本身就有枪弹没有交完，通过集训教育，认清了形势，选择了正确的出路，决心把隐藏的枪支全部交出来，争取政府宽大。团长郑远胜的警察中队长郑明晴，投降时只交了10支枪，埋了20支好枪，集训后把这20支也全部交出来了，而且还劝收了一部分民枪。团长陈运海，在集训期间带我公安干部到兰村椒林院子收枪，一次就收得民枪10多支。原高陶乡自卫队长滕腊狗，不仅把自卫队的枪交得一干二净，而且还劝交了10来支民枪。地下军第3支队司令、团长刘羊德，投诚时隐瞒了机枪，在集训时被同伙检举揭发，我们派人到石羊哨刘三老板家里挖了出来。这次集训，开展立功活动，共劝降了大小匪首50余人，匪兵40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1,000余支，子弹10万多发。这时我们对照劝说纪律和立功条件，发动大家进行总结评比，由县公安局在高村派出所集训队召开大会，分别发给立功人员奖状和证书。

通过劝降收枪，高村附近的土匪基本上都交枪投诚了，但是陈运海等顽固分子，本性不改，又上山为匪去了。更可恶的是聂焕章，他不但不投降，反而负隅顽抗。1950年6月，我417团8连住在二区桥冲，有一天，一个排去侦察聂焕章部匪情，到了芷江境内的大竹园，聂指示营长田大麻子把这个排团团围住，经过几小时的激烈战斗，该排仅剩3人。岳贵全连长听到枪声后，立即率两个排前去解围，包围了匪团部，活捉了田大麻子。又一次，8连副连长带一个排经过拖板坡时，被聂匪引进早已设好的埋伏圈，经过激烈的战斗，歼匪大部。聂焕章带了400来人逃到大禾塘一带，杀猪宰牛，给残匪打气说：“解放军打大仗行，到山区来就不顶用了。我们要打开

麻阳城，赶走解放军，救出龙汉魁和聂蛟。”同时他想将他的老庚、铜仁瓦屋乡乡长谢昌金拉来，只因我团挺进瓦屋时，谢昌金协助我军筹了粮。聂焕章知道后，大骂谢一顿，并派人把他捉来吊在树上。然后，把手一举，说声：“斩！”几个匪兵蜂涌而上，几刀就把谢昌金砍死了。

聂焕章一伙杀了谢昌金后又回到大禾塘一带，大肆威胁说：“谁投靠解放军，捉回来谁就变谢昌金。”这样一来，聂匪部下原来想投诚的也不敢了，顽匪更加顽固了。但我们掌握了聂匪有不少枪支隐藏在亲朋戚友家里。为了把这些枪支清查出来，我们又进一步向群众宣布：第一，解放军不彻底消灭聂焕章不收兵。国民党八百万军队都消灭了，聂焕章几个毛毛土匪活不长久了；第二，凡是过去给聂通风报信的，隐藏枪支的，只要说清楚，一律不按窝匪、藏匪处理；第三，继续给聂匪隐藏枪支、递送情报的要严办；第四，积极检举揭发聂匪活动情况和交出他隐藏的枪支的，政府一律保证本人及全家的生命安全，并给予表扬和奖励。通过反复宣传，原来给土匪隐藏枪支的纷纷自报，主动交给政府。二区五农会田昌元是匪首聂焕章的妹夫，把原为聂焕章隐藏的连枪1支，步枪10支，子弹3箱，6,000斤稻谷，2皮箱衣服，100多斤白糖，全部交给了农会。妇女主任田金娥，也主动交出了为聂焕章隐藏的枪支和衣物等。为了进一步打击聂焕章，我417团驻在贵州铜仁、丝溪、瓦屋一带的部队堵住了聂匪向贵州逃跑的去路，我3营从锦和进驻尧市，把聂匪包围在大树坳、大禾塘、现合一带。

与此同时，地主恶霸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和灭亡，继续捣乱破坏，影响“双减”工作的顺利进行。因此，全县在开展“双减”、剿匪的同时进行了反霸斗争。开始反霸时，群众还有些思想顾虑，那时地主恶霸的威风还没有打掉，有的还有枪支没交，有的暗地与土匪有联系，有的甚至欺压群众，恐吓群众，

为了把他们的反动气焰打下去，把人民群众的斗志鼓起来，我们分别在高村、江口、尧市、拖冲、锦和等地召开群众大会，宣传人民政府剿匪反霸的决心，宣传“首恶者必办，协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同时进行政策兑现，宽严对比。在大会上，对表面上拥护共产党解放军，暗地召开秘密会议抗粮，对我军实行困饿政策的高陶乡乡长张绍志，对两次假投降后又上山为匪，在八里桥一带设关卡，抢劫行船、伏击我军的土匪连长邓初一；对暗地与聂焕章通信的大地主聂熙寿；对被我军捉拿教育释放后继续上山为匪的刘云生等顽固匪首、恶霸和反动官吏，交群众斗争后，当场枪毙。同时宣布把一批罪恶大、民愤大，继续搞破坏的恶霸匪特分子关押起来。我们还选择了从宽的典型，对“国大代表”滕嗣炎，解放后由于积极协助我们劝降土匪，把自己家里的粮食拿出来支援解放军，粉碎了傅百山、张绍志的困饿政策，我们安排了他当了县人民政府建设科科长。原湘西行署第7团副团长向明书，投诚后，参加侦察排剿匪有功，安排在谷达坡小学任教员。匪连长、保长黄呈献，本来民愤大，由于他投诚后劝降土匪，收交枪支成绩显著，也给予了表扬。匪警察中队长郑明暗坦白交待好，协助我收缴民枪有功，被释放回家生产，这些作法对土匪恶霸震动很大。

1950年6月上旬，全县召开了第一次剿匪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出席这次大会的共600多人。会议总结了前段剿匪战果，表彰了一批模范基层干部、模范民兵和积极分子；分析了聂焕章、周开宣、陈泥巴、李摆子、王士威四股顽匪的匪情，研究了下一步剿匪的部署和作法。

三、组织治保会。1950年4月至6月，我们在进行了“双减”的保普遍建立治安保卫委员会（简称治保会），保的治保会设正副主任若干人，下设委员若干人，有些原来的甲长改为

农会小组长，每个农会小组设治安小组。

治保会成立以后，与民兵配合，发动群众包括儿童在内严密监视匪特行动，凡是受管制的人，出门要向治保主任报告，要定期汇报情况。这样恶霸不敢作恶了，坏人不敢破坏了。

通过第一阶段的剿匪，全县军民共缴获步枪6,100余支，轻重机枪71挺，短枪110支，子弹10万余发（部队收缴枪支在外），全县匪众基本上瓦解了。

第二阶段剿匪是从1950年8月至11月，主要是全歼顽匪，打击特务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

在第一阶段，我们完成了下麻阳的剿匪任务，而上麻阳的聂焕章、周开宣、李摆子、陈泥巴、王士威等顽匪还在作垂死挣扎，暗藏的特务也因为我们重剿匪轻反特而猖狂活动。

杀害我基层干部和农会积极分子。8月19日晚上，聂焕章令其部下张少学、聂清、田昌美等顽匪杀害了我二区七农会积极分子张福云夫妻、宣传委员田代学、五农会生产委员邓毛它、民兵邓德则5户8人。同时还抓走了五农会妇女积极分子张应凤和唐桂花，次日晚上又令匪首聂清杀害了六农会田昌珍父子，并将其二子田定平的手打断，将田的媳妇悬吊在屋梁上。晚上又杀害了农会军属陆中华一家4口，还将给我军送信的贫农陆桂则全家3人杀光。仅三个晚上，聂焕章就杀了9户32人。

抢劫民财。匪首聂焕章、王士威令部下大肆抢劫民财，抢走了耕牛80多头，还有大量被服。陈泥巴、李摆子纠集了300多土匪，在土龙、田溪、黄溪、颜家坪一带抢劫船只和商人，并在王毛滩枪劫我军由江口护送到高村的几船大米和部分枪支，在战斗中打死了解放军排长一人，战士一人。匪首周开宣在江口抢去大米2,000斤。

组织反革命地下武装，企图伺机暴动。高村镇军官葛寿民

为首勾结宪兵滕建国，保长滕建德、张良，地痞汤国杨等人，秉承北京市警察局长(军统特务)戴旭旨意，成立了湘鄂川黔反共救国军第2纵队，发展成员20多人。利用金钱美女妄图拉拢我公安干部。阴谋被揭露后，又进行新的破坏，于8月19日晚上投石头打我监狱，并准备在学里、井边抢夺我公安队枪支，谋杀公安干部。兰里街上以警长满延国为首，受特务分子满香春的旨意，纠合地霸满维良、富农满延浩等人组织“兰青文艺团”，暗地进行特务活动，发展成员20多人。不仅书写了许多反动标语贴字街上，而且三次企图暗杀我公安干部，并拟定组织计划，行动纲领，阴谋于8月1日举行武装暴动，夺取我区中队枪支，杀害我区委书记冯佩清、区长韩维华、公安侦察员胡圣康后，再拖上雄山与泸溪土匪徐汉章会合。锦和镇潜伏下来的“防奸小组”、“复兴社”以及张嗣森组织的36兄弟、军统特务张经安组织的“八人行动小组”等特务组织活动也很猖狂。8月9日，他们乘县长陈金斗在学校开会之际企图进行暗杀，但阴谋未能得逞。三区大门坡的滕树民还成立了湘鄂川黔反共救国军挺进司令部。这些组织与土匪勾结，狼狈为奸，破坏剿匪反霸斗争。

扩充土匪武装，公开向我军挑衅。匪首周开宣集结了几百名顽匪，于8月的一天晚上，带领300余人攻打麻阳县城锦和，在县城对面山上的清山寺向我县政府和公安局进行猛烈射击，企图引我方出城，乘机歼灭。另一天晚上，他又率领100多土匪，攻打我文昌阁区政府，当时区里只有14个干部，我区干部在县委罗英部长和区委书记秦海波的指挥下，凭借区政府牢固的砖墙，猛烈还击，激战了一夜，天亮前土匪向西晃山方向逃去。

我们在第二阶段把剿匪工作重点转移到上麻阳，武装力量也集中在上麻阳。417团集中兵力专门负责追剿股匪，而且从

公安队抽一个排、从县大队抽出三个连投入剿匪。

这时，聂焕章在边沿保或靠近边沿保大杀积极分子，一时有的群众情绪低落，如永兴乡三保武装委员害怕得跑到区政府大哭，说什么也不干了，怕土匪杀害全家，再不当武装委员了。

为了粉碎聂匪的阴谋，我们首先大力发展民兵组织，大胆武装群众，纠正前段对边沿区不敢多发枪、发好枪的作法，改为给边沿区多发枪、发好枪，有的低还发了机枪、冲锋枪，每个保由工作组、县大队、民兵组成了三结合的武装力量。其次由县公安局通知各区，凡是参加杀我积极分子的不管是匪首匪兵，捉住一律杀掉，再次是组织小区联防，土匪少时分散，土匪多时集中，狠狠打击土匪，不让他们占半点便宜，这样就消除了部分积极分子的思想顾虑。

县公安局了解到聂匪想杀害我们的积极分子，而他的匪众却害怕政府杀他们的家属的情况后，马上给聂焕章写信警告：

“前次你杀我们的积极分子，还没有向你算帐，你家还有儿子，锦和镇还有你小老婆，你胆敢再杀积极分子，我们马上把你的小老婆枪毙。”聂匪不敢轻举妄动了。

聂焕章不甘心失败，8月20日，派6个土匪到锦和镇西门外，把一个姓田的小女孩枪去，其父向公安局报告求救，公安局派公安队2个班追捕了3天，土匪被迫把女孩放回来了。针对聂匪的阴谋，我们通知各区加强中心保的防范，民兵和儿童团到处站岗放哨，查路条，盘问行人，没有证明的就抓起来，搞清确系好人后才释放，如是土匪就扣押。

这样，全县布下了天罗地网，土匪白天在山上遭到417团的追击，确上，想出来抢粮食，又遭到县大队、区中队和民兵的追击。这样使土匪走投无路，吃不上饭，喝不上水，有的土匪跑到自己亲戚朋友家找饭吃，如果被民兵发觉，不是被捉住，

就是在逃跑中被打死。西皮溪一个土匪活活地饿死在西晃山上。不愿饿死的土匪就选择了下山投降的道路。匪兵舒毛崽，一天晚上乘匪首田善球熟睡之机，将其杀死，提着两支步枪向我军投降。匪首舒代斌的连长田毛芽被工作组逮捕后，通过教育，愿将功赎罪，向我们提告了舒代斌股匪的活动情况及舒代斌自己开始动捕，但又怕解放军不会宽大他们，存有顾虑的情况。我们针对舒的思想顾虑，迅速派人送信去，阐明剿匪政策，告诉他只要放下武器，我们一定保证他本人和全家生命安全，舒代斌终于在舒大干的陪同下连人带枪来县公安局投诚了。舒投诚后，又和曾华堂一起到江口劝降了时维豹、时生善。这时，跟随聂焕章的一些小匪首也开始动捕，有的想弃暗投明，自找出路。聂焕章手下的一个匪排长黄君君，班长聂四则，各带一支机枪向我二区五农会投诚了，还有匪排长聂福则，也带一支快慢机枪向五农会自首了。

顽匪在山穷水尽时还存幻想，他们阴谋把麻阳、芷江、泸溪、铜仁的土匪集中起来打开麻阳城，建立反共根据地。但我军先发制人，把股匪打散，417团追歼顽匪，不投降就坚决消灭。部队先打李摆子。李随隐藏在芷、麻交界的三汉溪，依仗险要地势和牢固工事，又有300来人，40多挺轻重机枪，时常窜到垅田溪、黄溪等沿河一带抢劫船只，对我军民危害根大。417团丁振喻团长和钱锡候参谋长，率领团侦察排和两个步兵连前往围剿。我军侦察排一进入三汉溪地界，就发现了3个土匪挑粮过河，当即被我军打死，枪声一响，土匪从四面八方向我侦察排猛烈射击。这时丁团长率领2连从东边进攻，2营5连则从南边发起猛烈冲锋，并用八二迫击炮轰击匪巢，经过一场激战，李摆子带着残匪向芷江方向逃跑了，这一仗打死土匪12人，缴获步枪11支，子弹800多发。第二天，芷江顽匪杨金桂率100余人前来支援李摆子，刚到牛角坪，就被我军侦察排发现，

当即打死2人，活捉1人，匪首杨金桂被击毙，我军无一伤亡。李摆子见势不妙，投靠毛东寨张嗣基匪部去了。这时主力部队又狠狠打击了盘踞在大桥江、老坪山一带的顽匪周开宣、陈泥巴，开始了搜山围剿。打得他们无路可走，也投靠了张嗣基。在西晃山、拖冲一带活动的聂焕章、邓明早股匪，也在西晃山岩院子等地受到我军伏击，盘田和金顶也被我军占领，这就卡住了土匪的咽喉。这时聂焕章、陈泥巴、周开宣等人惶惶不可终日。周开宣将部分残匪交给陈泥巴，自己逃到毛东寨投靠李摆子。聂焕章把匪众撤到芷江境内大树坳、毛东寨一带。这时毛东寨集结了匪首彭灵鸡公、李摆子、陈泥巴、聂焕章、周开宣等2,000余人，步枪1,000余支，轻重机枪50余挺，国民党少将师长张嗣基自称总司令。

毛东寨位于芷江境内，靠近麻阳、贵州铜仁的一个大山寨，高出周围群山，地势非常险要，悬崖绝壁，唯有中间一条羊肠小道通往山寨，只可一人攀登，寨顶有几块小平原和一条四季不断流的溪水，杨永清、师长张嗣基和张涛等人认为这里地势险要，就把抢来的粮食都搬到山寨（可供土匪吃2年）修造了三道关口，四面安下滚木，扬言要与我军决一死战，为了消灭这股顽匪，我417团在芷江、新晃、贵州铜仁等兄弟部队的配合下，于1950年9月3日开到毛东寨山下，向山寨发起强攻，先用一个班攻，没有攻上去，又用一个排攻也没都攻上去，于是我军决定先围而不攻。13日，我军将八二迫击炮、几十名山炮，全部运到毛东寨附近的阵地上，9月16日晚上，我军一个排的战士在一个向导的带领下，机智地从后山寻找了一条小道，用绑腿带连接起来一个接一个地爬了上去，潜伏在毛东寨四周。17日凌晨4时，我军开始全面总攻，首先用炮轰，匪师长、总指挥张嗣基被山炮炸得粉身碎骨，土匪乱成一团，潜伏在四周的我军战士，从四面八方一涌而上，抢占了羊肠小道

和关口，山下部队也杀上了山顶，土匪跪在地上缴枪投降，匪首李摆子带了几百人往后山湾里跑，被我埋伏部队阻击，不到两个小时土匪全军覆灭，李摆子和陈泥巴也被当场击毙。这次激战，除击毙了匪首张嗣基、张涛、李摆子、陈泥巴外，还歼灭了土匪50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400余支，俘虏土匪70余人。但是，聂焕章、杨永清在战斗前就偷偷下了山，成了漏网之鱼。

聂焕章的得力助手聂清带了几十个土匪从毛东寨逃出来后隐藏在小溪一带，遭到四农会民兵队长罗尚云带领的民兵追击，聂清又带着残匪逃往回龙阁，被我军3营8连截击，又逃往下寨、蛇皮山一带。有一次他带着40多个匪众在青山洞打狗做饭吃，又被五农会民兵发现，民兵队长龙付均闻讯后，立即通知农会民兵集中，100多民兵很快赶到了青山洞，又打死、打伤多名土匪。在我军的追歼下，聂清被打得无处藏身，带着几十个人向我军投降了。

聂清投降不久，聂焕章的左右打手张少华、张少学，匪中队长杨通元，分队长罗尚文、张圣全等人共带领91人向我军投诚了。这时，我文昌阁民兵追剿顽匪龙家凡，三天三夜不休息，终于在永新乡三保境内活捉了这个土匪头子。与此同时，417团1营配合三、四、六区的民兵和群众追捕王士威、李叶坤、曾照礼等匪首，军民在乌林溪、青凉山、大坪头、马脑山、长冲、杉木溪一带搜山。活捉了匪首李叶坤、王世民，击毙了匪首曾照礼。这时，曾令宣、曾令忠等见我已布下天罗地网，也向我民兵缴枪了。就这样，除了聂焕章、邓明早、王士威、陈运海、周开宣等几个匪首没有落网外，其余匪首匪众都被我剿灭。在第二阶段中，我们地方政府活捉了土匪161名，收缴各种枪支2,231支、子弹55,273发、手榴弹53枚，大烟100多斤。

与此同时，我公安干部依靠群众，及时侦破敌特组织，破获了郑朋等8人组成的特种汇报室，张嗣森为首的通讯局（中统局）麻阳13组，张太伯的地下军组织，湘桂边区联队司令部戴旭派遣的9人特务组织，高村特务组织等。同时破获了破坏征粮案10起，特务组织的暴动案4起，还摸清了麻阳县的全部帮会组织和国民党县党部成员名单。

捉拿匪首

通过全面围剿，麻阳的大小股匪只剩聂焕章、王士威等少数匪首流窜于密林之中，昼伏夜出，继续与人民为敌。邓明军、陈运海改名换姓，流亡外地；周开宣东躲西藏。为了彻底消灭这伙土匪，挖掉匪根，绝掉匪源，县委研究了具体措施，下决心捉拿匪首，彻底肃清麻阳匪患。

一、活捉周开宣。周开宣知道大势已去，开始有些恐惧和动摇。他为匪30多年，罪恶滔天，民愤极大，怕得不到宽大，不敢来投降。我们派人给周开宣送信，阐明政策和态度，并把“国大代表”滕嗣炎、副团长向明书、警察中队长郑明清等人起义投诚得到从宽处理的事例都告诉了他。周开宣这时带有几十个人藏在齐天界一带，他接信后，仍有顾虑，不肯投降。为了最后打掉他的幻想，我们民兵和部队又把他围在山上打了一天，打得他疲于奔命，狼狈不堪，他的部下三三两两都向我军和民兵投降自首了。周开宣写了一封信给齐天界农会主席兼治安主任马朝胜，说他愿意向解放军投降，并约定第三天上午在齐天界的板栗冲交枪，实际上他是想转移到它处躲避。事情很凑巧，在周开宣写信给马朝胜的头一天晚上，马朝胜带了一个民兵去骆子村抓土匪舒标。这晚深更半夜，马朝胜带领的民兵将舒标的房子团团围住，但没有搜到舒标，便追问舒标的老婆和他的小孩。得知周开宣还在河东清山坑一带。于是马朝胜带着十几

个民兵守在锦江河西卧汤渡口的刺蓬里。民兵们密切注视着清山坑河边那只小船，预料周开宣要从那里偷渡。那晚月亮非常明朗，深夜12点左右，清清楚楚看见十几个人从清山坑走出来，上了那只小船，向西边划来，马朝胜和十几个民兵等船快靠拢西岸时，手提步枪，一跃而出，大喊：“缴枪不杀！”周开宣见势不妙，随机应变，答道：“不要开枪，我们是来投降的。”周开宣这个拖了30多年枪的土匪团长，终于被我民兵活捉。后来在押送到辰溪的途中，他想逃跑，被我押送战士击毙。

二、搜捕聂焕章。聂焕章为匪时间长，手段毒辣，民愤极大。他上山为匪起家后，不到几年就杀害了300多农民，霸占了保洞溪、拖冲的300多亩农田，强奸民女。拖冲人民给聂焕章编了这样一段顺口溜：“聂焕章，活阎王，多少良田被他占，多少妇女被他奸。提起聂焕章，男女老少哭连天，有朝一日来报仇，砍他的头，喝他的血，人民才心甘。”这时，他们的部队大部被我军歼灭，身边只剩三、四十人，躲藏在西晃山一带，为了及早捉住聂焕章，我417团和芷江部队配合，发动一、二、六区的民兵和群众几千人上山围剿搜查，但毫无所获。后来，我们几千民兵编成战斗小组，每个小组配备一个解放军，排成队伍向山上搜去，聂焕章看见我们摆起了长蛇阵，感到几十个人在一起目标太大，便叫手下的人分散隐藏起来，他仅带着心腹张详则一人下山，隐藏在洪朝溪田平中间的一个小山包里，后来逃往下寨一带山沟里。我们了解到舒大于与聂焕章是亲戚，就做舒大于的工作，要他送信给聂焕章，劝他来投降，舒大于答应了，把信送给了他，聂焕章拒不投降，我们又组织民兵和部队在西晃山、下寨一带搜山，在边远山区也发动群众，报匪情，供线索，逼得他饭也吃不上，觉也睡不了，他便带着张详则四处流窜，分散的匪兵也人心惶惶，我们及时做

分化瓦解和劝降工作，不少隐蔽的散匪前来投降。聂焕章众叛亲离，加上天天搜山，便带着张详则逃到贵州玉屏县傲寨的一个大恶霸杨老元家里，策划逃往台湾，为了防止追捕，他并没有住在老庚杨老元家里。而是躲在山洞里。后来他要张详则回麻阳打听消息，了解聂清投降后的下落，侦察我军剿匪行动，并打算到家里带红糖等回去。可是张详则走到茶冲，就被农会民兵抓获了。他供出了聂焕章的下落，我们研究决定，立即组织小分队追捕。当地民兵和群众听说要抓聂焕章，个个不顾天寒地冻，纷纷向驻军和农会要求参加战斗小组。第二天我尧市区中队一个班和团侦察排配合区农会主席聂祐生等以及聂焕章侄儿聂福崽和张详崽、原投降自首的聂焕章儿子聂志圣，一行数十人，冒着大雪跋山涉水，前往傲寨。从尧市到傲寨100多里，全是高山峻岭，羊肠小道，仅一天时间就赶到了。为了防止走漏消息，大家不顾强行军的疲劳，立即对聂跋过的洞一个个搜索，当搜到一个悬崖脚下的山洞时，发现洞口有烟缕，大家断定聂焕章一定在里面了。叫他的儿子聂志圣大喊：“爸爸我和详崽回来了，给你带来白糖和红糖，还有妈妈带来的腊肉，快出来吧！”聂焕章听准了是他儿子的声音后，便鬼头鬼脑从里面走了出来。刚一出来，两支冲锋枪就对准了他的胸膛，这个罪大恶极的土匪就这样被擒了。

三、捕捉王士威。通过我们1950年的围剿，王士威的几百人全部被我们打垮了，到1951年初，他身边只剩下几个人了，整天在毛冲、乌林溪、长冲、响水、马脑山、前木山一带东躲西藏，不肯向政府投降。4月初，三区农会民兵发现王士威带着匪班长陈凤山在马头弯活动，我四农会武装民兵便赶到此地，将陈抓了起来，但王士威跑了。一天，一个在谭家寨流江溪摸团鱼的人发觉溪坑上面的刺蓬上晒有一条便裤，摸团鱼的人便爬上去看看，不料一枪打过来，幸好求打中。民兵听

见枪声后，从四面八方赶来，一下就集合了200多人，摸团鱼的人告诉民兵王士威藏在此地，公安战士和民兵喊话叫他投降，还放枪警告，这才有人把枪丢了出来，但却是王子球，他交待早几天王士威一个人逃走了，可能在他家乡停子坪一带。为了尽快把王士威抓到，我们公安局组织一、二、六区和四区的部分农会民兵和群众数千人配合，县大队长在响水、乌林溪、马脑山、杉木溪一带搜山，但无结果。后来我们发动群众，把他的家属、亲戚朋友监视起来，有一天发现王士威的老婆提了一个篮子说是去走亲戚，我们暗中派人跟踪，只见她一股劲地往山上跑，后来她发现有人跟踪，就在山上扯了一点野菜回来了。我们分析这个情况后认为，她不会走这么远挖野菜，肯定是王士威在山上。于是发动三区民兵和公安人员一齐上山搜山，强调一定要搜彻底，每一个山洞角落都不能漏掉。11月9日，白泥田民兵在宋家湾姚家附近搜山，发现一条狗对田坎下面的刺蓬里狂叫，我县大队战士和民兵断定这个刺蓬里一定有人，叫里面的人投降，但来见回音，愤怒的民兵“叭”的一枪打去，只听到“哎哟”一声，我们便知道是王士威了，于是民兵们团团围住，把他拖了出来，由于他在被捕前被我们打伤了，押回县公安局的第三天就死了。

四、智擒邓明早。邓明早的队伍被我军消灭后，他化装潜逃，下落不明。我们先派公安局侦察员毛坤乾带公安队一个排前往二区，发动群众捉拿，但没有捉到。搞了将近两个月，也没有抓到。原来邓明早在我军民围追下躲往贵州铜仁一带，他潜逃前采用了金蝉脱壳之计，一天他遇见一个收买山货的人，见其相貌与自己差不多，就起了害人之心，假装客气请商人喝酒吃饭，花言巧语哄骗说：“我家存着20多张皮子，价钱好商量，我有一个老弟在麻阳也是跑山货的，会吊山羊，有30多张皮子，还有一张老虎皮。”商人听了非常高兴，便跟邓明早往

麻阳走去，到达铜仁与麻阳交界处的一片树林时，邓明早一脚把商人踢倒，用事先准备好的头巾套在商人脖子上缠了数层，死劲将他勒死，而不留手印，再把死尸背到另一隐蔽处，与死者换了衣服，整理了面容，10多天后，我们搜山时发现了这具尸首，由于面容不清，群众都认为这是邓明早，并拍了照带了回来，就这样我们就收兵回营了，但不久邓明早又潜回麻阳活动，还杀了农会积极分子杨妹妹，并悬尸威胁群众。对此，我们公安队编成了4个战斗小组，搜剿邓匪，每一个组配备一至二名优秀民兵，实行包干负责。但搜了将近一个月，也不见邓的下落。后来知道邓明早有个干儿子叫尹金鸡，多年为匪，于1950年底冒名参军入朝作战，邓明早老婆对他只知其名，不识其人，要想从邓明早老婆口里打听到邓明早的下落，只有打扮成尹金鸡从部队逃跑回来才行。9月28日天刚黑，侦察员胡盛康穿上烂黄棉衣打扮成尹金鸡，摸到洞底坡邓明老家，了解到邓明早在铜仁匿居。9月29日晚上，我们公安队分成三个战斗小组深入谢家桥乡一带，发动群众，了解邓明早的情况。群众揭发说：“我们背后山上，有一个姓邓的师傅，人长得矮，架子很结实，一对珠沙眼，在这里一是教大家吊山羊，二是教年青人学武术，带有很多徒弟，不过有时他一去湖南买山羊肉就要去好几天，我们早就认为这个人不是个简单人物。”我公安队副班长廖代清和民兵田世桂，在谢家桥民兵紧密配合下，来到大江口山上，包围了“邓师傅”的住房，再由当地民兵以约他一起到铜仁买山羊肉为名把他叫了出来。“邓师傅”手里拿着一把杀猪刀走出来，廖代清一个箭步冲上去，用枪对着邓明早的胸部，严厉地叫他跪下：“不许动，邓明早你被捕了！”这时其他民兵和公安战士也一跃而上，邓明早这个罪大恶极的大匪首终于落入了人民的法网。（胡淮生 整理）

解放江垭战役的回忆

李先泰*

1949年12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举解放慈利江垭，全歼张沼吴部9个团，活捉县长、中国人民反共救国军第3路总指挥张沼吴，俘虏张沼吴以下官兵500余人，其中少校以上军官25人，缴获长短枪600余支，轻重机枪13挺，炮两门，电台两部，各种子弹30,000余发，手榴弹252枚；战马46匹及其他军用物资。与此同时，反共救国军副司令朱际凯等股匪，在我张大的军事及政治攻势下，大部土崩瓦解，纷纷缴械投诚。从此打开了全县的政治局面，为开展各项工作扫清了道路。

战 前 形 势

1949年7月31日，由四野第38军第52支队解放慈利县城后，盘踞慈利的朱际凯、张沼吴两大股匪，逃窜到县西北一带山区，以江垭一带为据点，与我军对抗，甚至经常骚扰县城附近地区。并先后在柳林铺、茶林河偷袭我武装工作队，烧毁茶林河仓库。

10月中旬，我刘、邓大军政道湘西，向四川进军，驻我县的52支队也奉两入川，遣防由政为地方部队的160师479团的2个营接替，负责清剿地方残匪。

朱张匪部在盘踞江垭时（约在9月），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决定由朱岳峙（省参议员、朱际凯的谋士、宋希濂部高

*李先泰当时在慈利县公安局工作。

参)、李昆治(曾任国民党王耀武部二处少将处长)赴鄂西恩施与国民党14兵团司令宋希濂取得联系,宋指使朱、张两部在湘鄂西区游击,妄图延缓人民解放军进军四川。

我刘、邓大军一部,于11月初取道江垭入川,驻慈利城的479团及县委组成的地方工作队也随军进击江垭。朱、张匪部逃窜到官地坪、长潭坪、铁炉坪、人潮溪等山岳地带。张绍吴部第6团团长李祖昆率部缴械投诚。

我当时在慈利县公安局二股工作,11月初的一天晚上,479团的参谋长胥丕文把我叫去,询问匪情。我当即作了汇报,我说:现在朱、张匪部逃窜到人潮溪、官地坪、长潭坪、铁炉坪一带。这些地方层峦叠嶂,谷深林密,要想在这一带消灭匪军是比较困难的,搞得不好,我们自己还要吃亏。根据我过去看到的在江垭作战的情况,不管是土匪、国民党正规军或我工农红军、江南纵队等,凡攻打江垭的,一打,对方就从小河涉水逃上大山,或从赵家岗、三家店上了茅花界等山岳地带,躲到乌龟壳内去了,这里腹地广阔,进退自如。因此,要消灭朱、张匪部,非堵截他们逃往大山的退路不可。朱、张匪部在那一带山区是躲不长的,因为地瘠民贫,加之连年兵匪为害,不少群众被裹胁为匪,田地大半荒芜,粮食歉收,他们几千人的给养问题,是难以解决的。胥参谋长对我的看法表示赞同。

不久,我军从江垭采取逐步撤退的战术往县城方向撤回,以诱敌出山。首先撤到象耳桥。驻了几天,又撤到杉木桥、漚津铺一带,以观察敌之动态。果不出所料,张绍吴即率部翻过茅花界,在三家店一带傍山驻防,其司令部就驻在三家店上街的李家祠堂,白天派兵下坪筹粮,晚上上山宿营。待张在三家店驻扎达半月之久后,我军又往县城回撤,仅留一部驻扎在县城外围的战略要地垭门关。这样,朱、张匪部就从乌龟壳内伸到江垭来了。我军为了麻痹敌人,只侦察敌之动向,掌握敌活动

规律，不予出击，甚至国民党军段师长到杉木桥一带骚扰，我们也不出击。到12月中旬，我驻垭门关的部队，又往县城靠拢，撤至县城对河蒋家坪一线，敌人乃误认我军兵力不足，才缩短防线，从而得意忘形，大胆在江垭一带活动，气焰更加嚣张。

这时，盘踞在慈利、石之间老棚一带的匪首田载龙、侯宗汉率部窜到慈利江垭与朱、张密谋组成“中国人民反共救国军湘鄂边区司令部”，田载龙奉台湾电令，被委为司令，朱际凯为副司令，高冠山为参谋长。下辖四路纵队，第一路总指挥陈策勋，第二路总指挥朱际凯，第三路总指挥张沼吴，第四路总指挥侯宗汉。妄图攻占慈利、石门、澧县、桃源、常德等县及沅水以北地区，会后，朱际凯、张沼吴、朱雨润、吴藩湘、朱养正、唐东川（中统特务）等，在九溪原溇江中学（当时已停办）召开了策动“神兵”攻打县城的计划会议，会上确定由团长卓崇政等配合“神兵”从道人山垭门关猛扑县城。结果遭到我军痛击，“神兵”被歼灭大半。但他们并不甘心失败，妄图作最后挣扎。田载龙、朱际凯、张沼吴、陈策勋、侯宗汉各部数千人麇集江垭一带，密谋反扑，于12月26日逮捕了曾参加我党外围组织李家峪贫农团的李协吾，经酷刑拷问后，加以杀害。第二天李协吾的胞弟李盛吾只身逃来县城，向我反映了田、朱、张、陈、侯等匪军麇集江垭一带的情况，我当即带他到47团团部向胥丕文参谋长作了详细汇报。

解 放 江 垭

胥参谋长在进一步掌握敌情后，迅即向军分区首长作了汇报，接着常德军分区副司令员胡循武、参谋长刘重桂、政治部主任张盛明，以及479团团长王海平、参谋长胥丕文等在慈利开了一次紧急军事会议（分区领导于“神兵”袭城那天下午来慈），研究了围歼江垭股匪的作战方案，吸取第一次打江垭的

教训，采取了分进合击远距离迂回奔袭的战术，报经省军区批准，随即密令由四川回师湘西的46军138师的414团的两个营（驻石门与湖北交界处），经石门堰到江垭西北面的龙潭湾乡五甲坪，隐蔽待敌；由480团的一个营从石门磨岗隘经石门堰，向家溪星夜插向九溪城后的北山一线隐蔽待敌；479团的2营由副团长伍生庭率领星夜插向江垭西南面的株木岗、铜钱山、碾盘山至熊家庄的飞凤岭一线；团本部及一营由分区领导及团长王海平率领，星夜经堰门关、杉木桥插向江垭东面的美石坪、莲坪一线，隐蔽在一些小山凸的松林中待机出击。县委领导的地方工作队也配合向江垭进发。以上各路大军统限于12月31日黎明前到达目的地，把一个不到10平方公里的江垭，围得水泄不通。

12月30日清晨，县公安局李钦武局长令我随军解放江垭，为解放军当好向导。我当即带了对敌情、民情和道路比较熟悉的侦察员杜三元、李柏林同行，作我的助手，我们到团部侦察股用了早餐，上午10点随军出发，从永安渡过河，在茶庵一个坟堆边，伍副团长召开了连以上干部会议，摊开一张行军路线草图，部署了行军及作战的具体任务。

这天，下着蒙蒙细雨，道路泥泞不堪，我打的旧纸伞儿就就跌破了，干脆硬着头皮让雨淋着。解放军也是如此。队伍经团岩溪、墨砚溪插康家坪。黄昏时，部队到达康家坪，下令停止前进，埋锅造饭。饭毕，继续前进。我们队伍象一条黑色的长龙，沿着崎岖的羊肠小道向前蠕动着，每个人还拿着一根棍子，象瞎子一样边走边探。伍副团长每走一段路程，就要看看他的夜光表，问我们到了什么地方，距江垭还有多远，耽心不能按时到达目的地。

黎明前，我们经茅庵、细末坪、熊家庄达了黄荆壩。团首长召开连以上干部紧急会议，部署了各连作战具体位置和任

务以后，各连迅即跑步开往各自的战斗位置，2营4连是主力连，在副营长赵全林带领下由杜三元带路，跑步经梅家堰直插铜钱山至株木岗一线的山林中，隐蔽待命。我随伍副团长带一个机炮连直奔我家屋后的海拔600多米的碾盘山，指挥所就设在这里，上午8点，伍副团长打出了信号弹，揭开了战斗的序幕。

炮兵首先瞄准了江垭的民生碉打了三炮。这民生碉系1935年国民党军“围剿”工农红军时所建。碉堡的四周，均构筑有工事，张沼吴部赵忠庆团就驻在这里。因为敌已成惊弓之鸟，一听炮响，他们就一窝蜂地往石家峪方向跑，企图逃窜到熊家庄山岳地带，但刚到石家峪，我们埋伏在熊家庄飞凤岭的机枪又响了，他们又转向莲坪方向逃跑，刚爬到一个山坡，我三营阵地的机枪又响了，象赶鸭子一样，几下子就全部被缴械俘获。

张沼吴率几个团驻在江垭西面卓家峪一带，听到炮声就率部众数百人匆忙往桑植方向逃窜。不料这时我479团2营4连已进入株木岗一带山林中隐蔽待敌。约一小时光景，远远看到大都土匪队伍，其中还有几个骑马的沿大道往株木岗奔来，株木岗地处索溪河坎上，有几家店铺，是江垭通桑植的必经之地，外面是一条小河，街后是一个小山凸，扼住大道的咽喉。当土匪队伍快接近株木岗时，我四连派几个班抢占了街后的有利地形——小山凸，封锁了逃敌的去路。

匪徒发觉被解放军包围了，于是乱窜乱跑，有的甩帽子，有的扯符号，有的脱军衣，有的甩枪弹，子弹枪支满地，大部分举手投降了，少部分企图跳坎涉索水面逃，我解放军实施拦阻射击，加上当晚上游大雨，索水上涨，前面冒险涉水淹死了两人，后面的匪众眼看走投无路，只得束手就擒。张沼吴的老婆躲在王永泽家里，乞求王母说：“解放军来了，你假说我是你的女儿，才回娘家的。”企回蒙骗过去。张沼吴也打算躲在王宅的大窝篁里，但考虑到不是办法，时间紧迫，他只好带着全

家老小和随从等到李荣记饭铺坐以待俘。张对李老板哀叹道：“不凑巧，昨夜下这么大的雨，河水陡涨，这是天意啊！”俄而，解放军便冲进屋内，俘虏了张昭吴。

为了扩大战果，肃清窜逃散匪，我军组成许多小分队打扫战场，跟踪追击，又俘虏不少匪徒，缴获许多军用物资。到下午，各路大军胜利会师江垭镇。江垭人民纵情欢呼：“江垭解放了！”

清 剿 残 匪

陈策勋匪部当时驻扎在赵家岗，正好在包围圈外，听到枪响溜跑了。朱际凯、田载龙、侯宗汉等匪部原驻九溪城东及象市鲁家北山一线，因得悉了我军进击江垭的情报，于30晚，率部移驻江垭南面的白堰村一带，也恰在我包围圈外，先拟窜往慈利溪口与朱纯源（绰号朱膀子）匪部会合。适碰到一个从县城卖香返家的小贩，朱际凯情向其探听前河（情水流域）的情况。小贩答道：“县城、前河的解放军多得很。”朱遂取消了窜逃溪口的打算，在谢家塌密林中召开了班以上干部会，哀叹说：“现在大势已去，你们愿怎么搞就怎么拟，缴枪投诚也好，拖也好，反正我今后不找你们。”散会后，便各奔东西。田载龙、侯宗汉沿河东下，窜回石门。朱雨润窜逃柳林铺老巢，朱际凯率刘运屋团经柳枝泉越九条岭窜到石门垭去了。

我军于解放江垭战役胜利结束后，根据大股土匪已向外流窜，小股土匪隐藏县境各地的特点，决定分兵追剿，肃清残匪，即由胥参谋长带领一个营推向三官寺一带清剿，接着又跟踪翻泰华寺到溪口一带继续追剿朱纯源等股匪，匪军团长张海伯在溪口被迫缴械投降。匪军团长朱雨润在柳林铺被迫放下武器，向我公安局投诚。我军另一个营推进到竹叶坪、官地坪等地，朱际凯部向才情面长率部散械投降。不一日，全县股匪基本荡平。

嘉蓝临剿匪战役

刘天仓*

1949年10月中旬，衡宝战役胜利结束，蒋、白残余势力退出湖南。敌人败退时，有计划地留下大批特务，这些特务与当地土匪、地主、恶霸及其他反动势力相勾结，建立了所谓敌后武装。国民党在湖南的嘉禾、蓝山、临武地区潜留的匪特武装，主要有“交警总局东南办事处”主任王春晖所属的“交警总队”，谢声溢为司令的“湘南纵队”以及国民党保1师等共13,000余人。他们征粮抓丁，打家劫舍，烧杀掳掠，无恶不作。

为了解放受苦受难的湘南人民，11月12日，中共中央中南局和第四野战军总部命令46军进入湘南剿匪，并组成湘南剿匪指挥部，统一指挥湘南各部队剿匪。我军本着先打集中股匪的思想，决定组织嘉（禾）蓝（山）临（武）战役，消灭王、谢匪部。21日，指挥部发布作战命令，命令136师担任主攻，137师和郴县军分区等部队配合，采取外线包围，内线分割围歼的战术，务求坚决彻底地消灭嘉蓝临境内之敌。

当时敌人的态势是，王春晖率“交警总队”直属队、教导2总队及第2、第14、第17总队7,000余众以蓝山的毛俊为指挥中心，分布在宁溪、田心铺一统；“交警总队”第2旅第18、4总队2,000多人，分驻在境村圩、石增、新塘、庵塘圩、普满圩一带；“湘南纵队”直属队驻蓝山，所属1、2、3、4支队分布在竹管寺、楠木桥、大水坪一线，兵力3,000余人；保1师一个团驻临武，一个团驻蓝山，还有一个团流动于临武县

*刘天仓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郴县军分区第495团副政委。

境内，3个团共计1,000余人。此外，还有三县的自卫队及何康民等股匪2 000多人。这些匪特武装企图乘我主力进入两广之机，以嘉、蓝、临及广东的连山、连县地区为根据地，“积蓄兵力，训练部队，广泛开展游击，待机再起”。其中尤以王、谢两部最有实力，也最顽固。王春晖曾任过“中美合作所训练大队”队长，是特务头子戴笠的忠实走狗。王所率的“交警总队”装备有美式的卡宾枪、冲锋枪，中上层军官多数经过“中美合作所”训练，战斗力较强。谢声湓纠合的“湘南纵队”，其成员大多数是当地的地痞、流氓、恶霸。

当时我军分布在祁阳、道县、江华、宜章一线。为了查明嘉、蓝、临地区敌人的具体部署，24日，136师派作战、侦察科长率侦察连，以408团武装掩护，组成先遣支队，由金兰桥到新田，秘密地进行了详细侦察，选择了我军开进的路线，部队集结的位置。我侦察人员化装成商人，潜入敌人驻地捉到了十几名“舌头”，掌握了敌人的动态。

我军的具体部署是：408团为东路，由新田经冷水铺、樟木圩、卢家圩、朱禾铺，直插华阴山东南，控制华阴山后，主力转至蓝山东北，协同406、407团歼灭蓝山、毛俊之敌；407团为西路，由桥下洞经竹管寺直插蓝山、岭脚，歼灭蓝山之敌，尔后入华阴山，配合408团歼敌；406团为中路，经正义圩、樟木桥直插匪指挥中心火田渡和毛俊地区，打乱敌之指挥系统。郴县军分区部队担任东线包围，由桂阳、临武一线向西推进，严密封锁华阴山东南部，切断敌东逃之路。137师担任西线包围，沿湘桂边向东进击，插入蓝山西南，切断敌向西、向南的逃路。

为了加强指挥，指挥部要求团营领导随连队行动。部队除骑兵通信员外，均不带马匹，重火器用人背，并规定了严格的保密制度。要求部队走山路，隐蔽行动，昼夜兼程，力求出敌

不意，速战速决。

29日，136师从金兰桥一带出发，冒雨向嘉、蓝，临地区挺进。5天翻越海拔1,000多米高的杉头岭、老鵬岭、达德岭、三牙岭4座高峰，通过百余米的阳明山区，于12月4日14时到达桥下洞、柏晚城一带，稍加休息后，于17时开始，各团按作战部署分别奔袭蓝山、临武、嘉禾、华阴山。

担任东路攻击的408团以急行军直扑普满圩，将“湘南纵队”4支队1大队包围，经个半小时战斗，全歼该敌，俘虏支队司令李英奇以下83人。5日，攻占卢家圩，歼匪40余名，尔后主力向华阴山前进。

中路406团兵分两路：1、3营直插敌指挥中心——火田渡、毛俊，30小时行军220余里，捣毁了“交警总局东南办事处”，使敌指挥机关瘫痪。2营奔袭嘉禾，冒雨行军9小时，行程80余里，于5日16时攻占嘉禾县城，歼灭守敌100余人，继而进攻塘村圩，击溃“交2旅”。

4日17时，西路407团由荒塘出发，一昼夜行军240多里，途中还在楠木桥、竹管寺、大青脚、蓝山北打跨了敌人的4次阻击，于5日16时进至蓝山县城边，完成了对蓝山县城的包围。蓝山县城系湘南重镇，地处九嶷山北麓，是敌人进出湘南的咽喉要地。该城为砖石结构，城墙有两丈多高，易守难攻。“湘南纵队”匪首谢声溢率3,000多人把守此城。我军开始攻城时，蓝山守敌正在召开匪首会议，布署兵力，组织顽抗。我军攻城的炮弹、手榴弹顿时倾泻城垣，匪首们惊慌失措，炮头鼠窜，整个防御体系顿时混乱。我突击部队在强大炮火掩护下开始登城，3连连长许满田甘当人梯，让突击队员踩着他的肩膀登城。突击队员冒着敌机枪扫射，奋力打开南门，一营随即冲进城内，与从北门攻入城的2、3营会合，与敌展开巷战，激战两个多小时，全歼守敌，活捉了化装逃跑中的

“湘南纵队”司令谢声溢、副司令晏协维及参谋长、政训主任等匪首，解放了蓝山县城。该团除少数部队守卫县城外，主力连夜东进。

担长西线包围的137师于12月1日进驻江华县城，并立即在道县、江华一线构筑工事，切断了敌人西逃之路。2日，师指挥所率409、410团，分别由道县、江华出发，翻越万高峰、大洪岭，通过200余里人烟稀少的瑶族地区。4日进至黄竹岩、三江城一线，切断了政南逃之路。5日，该师主力分4路，经长铺向蓝山城推进，尾追逃跑的保10团，我军冒雨兼程，追击200余里，追至岭脚，将政截住，经过战斗，全歼该敌，将包围圈向内族进了200多里。

担长东线包围的郴县军分区部队以495团推入桂（阳）、临（武）间之镇南铺、鸬鹚坪一线，封锁华阴山，防敌南逃，493团配合作战。11月30日，该团奔袭寺冲，歼灭保1师100多人。12月1日晚，政占将武县城，俘匪200余人。4日该团3营于文昌坪设伏，歼灭交警2总队1大队的先头部队70余人，政主力占推有利地形与我顽抗，该团即以2营前往增援。5日晨，当2营进至桃园坪附近时，王春晖率3,000余匪前向临武县城反扑，企图夺路东逃，前该团1营、山炮连及临武县城独立大队阻击。该团2、3营听到临武方向枪炮声激烈，即自动放弃对文昌坪之敌的包围，火速增援临武，将敌击通，切断了敌东逃之路。

至5日23时，各路进剿部队均按计划完成了外线包围，内线奔袭、穿推的长务，将王春晖所率的8,000余人包围在华阴山以北的塘村圩、竹管寺地区。指挥部决定，从6日起，集中136、137师和郴县军分区部队、零陵军分区部队发起总攻，以消灭被围之敌。我军各部队紧缩包围圈，对敌实施分割围歼。

408团由北向南推进，6日在田心铺一带先后击溃交警

14、2、4总队，然后乘胜追击，于当日11时，在南湾消灭交警14总队一部330余人。次日，该团分进合击，包围九规山，歼灭交警14总队2大队全部，俘匪230余人。此后，2、3营进剿华阴山，1营沿火田渡追击“交2旅”。8日，该团2、3营在朱禾铺消灭交警17总队3大队全部，歼匪220余人。该团1营在406团2营配合下，于蓝岭山夹击交警18总队，迫使其500余人向我军投降。尔后，这两个营一起追击“交2旅”。该团主力于朱禾铺战斗结束后，即伸入华阴山区，分兵搜剿两日，俘匪183名。10日，匪首王春晖率17总队在文昌坪遭我郴县军分区部队阻击后，向桂阳方向逃窜，408团当即跟踪追击，于14日10时在耒阳县东南之太平圩、板桥一带追上敌人，立即展开战斗，在郴县军分区协助下，基本消灭该敌，俘匪少将教育主任马鹏飞以下900余人。

406团由北向南追击。6日，该团2营于三梅岭将“交2旅”击退，敌向南逃跑，该营随即追击。这时，敌使用缓兵之计，派人与我联系洽降，企图利用谈判拖延时间，等待援兵。我军将计就计，派出团政治处主任侯建华，2营教导员刘云飞等5人，深入虎穴，利用谈判机会，宣传全国解放形势和我军政策，揭露敌人缓兵之计的阴谋。同时我军在詹家坊东南消灭增援之敌，迫使“交2旅”旅长李襁以下1,000余人向我军投降。7日，该营向蓝岭山转兵急进。该营5连在詹家坊西南遭遇正在溃退的交警14总队，连长当机立断，率领部队阻击，在该营4连的协助下，经6小时激战，歼敌7个中队，俘匪450余人。8日，该营两次翻越蓝岭山，追击“交2旅”残部，在408团1营的配合下，10日于正谊圩全歼该敌，俘少将副旅长邹用元以下1,450余人。该营5天歼匪近3,000名，缴获重机枪21挺，各种枪1,1068支，对这次战役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407团由西向东前进，6日7时到达火田渡，即投入战斗，歼敌100余名，旋即又在新冲歼敌一个中队。尔后向华阴山内之蒋洞、杨家洞等地进剿，歼敌300余人。该团3连战士郑守恩送完俘虏从团部返西连队途中，被十几名逃窜的土匪包围。匪徒们用枪口顶着他的胸膛威胁他说：“快说出来，共军在哪儿，不说，就枪毙你。”郑守恩针对溃散土匪犹如惊弓之鸟的恐惧心理，宣传革命发展的形势和我军宽待俘虏的政策，揭露土匪残害人民的反动本质，指出只有放下武器才是唯一出路。经过他的宣传和争取，十几名土匪乖乖地放下武器，当了俘虏。

136师指挥所及直属队随407团行动，6日10时到达火田渡、排下村一带，发现交警18总队第8中队西逃，当即组织追击，全歼中队长以下130多人。为了与408团取得联系，7日上午，师部派参谋宋文忠率十几名侦察员和一名司号员，由火田渡出发，沿杨梅山搜索前进。12时许，在小石、古塘北与交警14总队1大队遭遇，宋文忠急中生智，组织侦察员抢占西面南面和北面的山头，从三个方向一齐开火，敌人晕头转向，以为遇上我军大部队，稍作抵抗即向后撤。这时宋参谋大声喊道：“一营把住西山口，二营向北西冲，三营向南面冲。”并命令司号员吹起冲锋号，敌人顿时乱成一团，举起白旗投降，230余人全部被俘。

137师由南向北攻击，在棉花地、天鹅寨等战斗中，歼敌2,270余人，活捉了交警14总队长李治民。郴县军分区部队由临武兼程北进，昼夜不停地追击。14日，在太平圩配合408团将王春晖残部1,000余人消灭，只有匪首王春晖下落不明。据俘虏交待，王春晖负伤后化装成商人潜逃。军指挥部即派参谋姚文奇和408团5连副连长纪士信率该连一排寻踪追捕。小分队忍饥耐寒，昼夜兼程，钻深山，穿密林，私查暗访，寻踪觅

迹，在人民群众的配合下，经过10天跟踪，终于在湘江边上的湘潭易家湾渡口将王春晖擒获。

嘉蓝临战役是我军由正规作战转入剿配作战的一次较大的战役，从1949年11月29日至12月15日，历时17天，解放了嘉禾、临武、江华4座县城，歼敌12,000余人，其中俘虏少将以上匪首12名，基本上消灭了嘉蓝临地区的土匪武装。（王吉云 整理）

活捉匪首霍远鹏

谭建勋 谭汉伟*

霍远鹏系酃县三河乡庙前村人，黄埔军校6期毕业，国民党“军统”骨干，曾任南京国防部保安局少将参议。

1948年9月，当解放战争在全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刻，国民政府警察总署署长唐纵（酃县人）在内政部新成立第8、第9两个大队，归内政部第1警察总队第3支队管辖，他的亲信霍远鹏是第3支队队长；吴立坚（衡山县人，第1警察总队督察长）任第8大队队长；唐向荣（酃县人，警察总署第6处科员）任第9大队队长。这两个大队组成后，曾到浙江金华、兰溪、诸暨3县招募学警300余人，由霍远鹏率领，向湖南移驻，于1949年3月抵达湖南永兴。4月，解放军渡江南下，势如破竹。6月，霍远鹏接唐纵紧急密令，抓紧在永兴县扩编队伍，成立了“湘赣边区人民反共自卫救国军司令部”，霍远鹏任司令，吴立坚任副司令。7月，由在湖南的白崇禧改名为“湖南省人民反共自卫救国军第1纵队”，霍远鹏任司令，吴立坚、刘参任副司令。内设5个处（参谋处、政工处、副官处、军需处、军法处），2个室（秘书室、军医室），1个台（无线电台）。下设8个支队（实际只有6个支队），3个直属大队，3个直属中队（特务中队、通讯中队、营务中队），一个修械所，一个直属工兵组，一个直属汽车队。支队下设大队和直属中队。大队下设中队，中队下设分队，分队下设班（或

*谭建勋、谭汉伟当时均为酃县地下党员，其中谭建勋曾打入湖南省人民反共自卫救国军第1纵队第2支队第6大队任书记官。

组），总计6,000人左右，号称万人。组织机构虽然完整，但从其人数看，远远不及一个正规师的兵力。其活动范围是：第1支队驻安仁一带（后移驻衡山），第2支队驻酃县境内，第3支队驻永兴鲤鱼塘、耒江市一带（后迁平江），第4支队驻酃县境内，第5支队在衡山组成，驻衡山县，第6支队驻永兴高亭司一带，直属第1大队驻永兴县城，直属第3大队驻酃安交界处。

为了夺取全国胜利，湖南省工委派出大批党、团员从城市到农村发展党、团组织，壮大革命队伍，策反敌军，建立统一战线，分化瓦解敌人；并指示在有条件的地方，建立县、区武装，破坏敌人长期盘踞的阴谋。

1949年6月初，中共湘南工委派张英奇同志回安仁担任县工委书记，同时还派了孟庆德同志回酃县工作。不久，安仁、酃县地下党负责人在安仁县鵬塘村张英奇的家里召开了一次碰头会。会上交流了敌我情况，大家认为：匪首霍远鹏、唐向荣、吴立坚等是国民党长期豢养的“军统”特务，在没有受到严重打击时，无争取可能，但下面的大队长、中队长，有一部分是可以争取的。并拟订了争取第3大队长张佐夏、副大队长陈修农两人起义的计划。

碰头会结束后，酃县、安仁地下党按照会议精神积极开展工作，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派人打入“反共救国军”内部，刺探军情。酃县的谭建勋同志利用亲属关系打入了第2支队唐向荣的第6大队任书记官。掌握了唐向荣、吴立坚匪部的组织机构、人员安排、武器装备和活动计划，为活捉匪首霍远鹏提供了可靠的情报；张英奇同志利用陈锦标这个关键人物开展活动。因为陈锦标是张英奇继母的老搭档，又是霍部第3大队大队长张佐夏爱人的叔父，而副大队长陈修农与张佐夏又是两姨父。张英奇借新婚回家探亲的机会接近他们，建立感情，并对张、陈晓

以大义，指明出路，动员他俩起义；金键则利用陈锦标与其父亲的关系，以谈生意、访亲友为名跟陈锦标讲时局，谈政策，动员陈锦标规劝侄女婿张佐夏等弃暗投明；谭汉伟、段盛才等同志也以村邻关系见缝插针，劝陈锦标和陈修农的家属，说服亲人起义投诚。

7月，陈修农率领1、2中队由安仁关王庙回驻湘湾时，途中听到哨所以嫌疑之名拘留了张英奇同志。便当即宣布：“张英奇是司令部的谍报员，哨所误会了！”将张释放后，陈还留张住了一晚。张英奇语重心长地对陈修农进行了开导，第二天早饭后，陈派2中队长陈汉尧送张英奇离开了警戒区。

不久，张英奇写了一封信给陈，要陈动员张佐夏把直属第3大队的全部人马，带来安仁县，并约定时间，在城南接应。陈将情况告诉张佐夏，张佐夏责怪说：“这样干，是打草惊蛇，你我两家老小都会遭殃，三哥陈凯南（司令部参谋长）那里更无法交待，须要郑重考虑。”3月底，通过民主人士、安仁县政府秘书何达才等人的协助，张英奇直接和张佐夏谈判。谈判结果，张佐夏答应在我大军到达后，率部起义，但要求保护本人和所有官佐及其家属的安全。

长沙和平解放后，霍远鹏惊恐万状，忙把驻在酃县的唐振文4支队和2支队唐向荣的6大队调往安仁、酃县边界，加强一线防守。张英奇便授意陈修农趁机通过其胞兄陈凯南以司令部驻地四甲里四面受敌为由，督促匪首霍远鹏迅速将司令部迁往鵬塘村（今酃县东风乡和船形乡交界地），因此地地形险要，深得霍远鹏的赞同。

敌司令部迁至鵬塘不久，张英奇以何达才之名给陈修农写了一封信，要陈立即来关王庙相商要事。陈接信后，旋即赶到何达才家。见面后，张英奇直截了当地对陈说：“表叔，我们计划的事情都已完成，就差你的行动了，你看怎么办？”陈修

农对张英奇提出两个问题：一是目前张佐夏的态度还不够坚决，直属3大队1、2中队的兵力有限，如果冒险行动，不但难保胜利，而且我们的家属都在唐向荣、唐振文的控制区内，会祸及全家老小，如果待解放军进驻安仁时再行动，双方有利；二是必须取得人民政府的协议书才能行动。张英奇觉得这些意见中肯，予以默认。

安仁县城解放后，安仁县委、484团党委和安仁地下党组织，立即研究剿匪计划，决定张英奇、黄勇、戴光发3同志随军参战，随后兵分三路，歼灭了吴立坚支队，解放了安仁关王庙。

关王庙解放后，张英奇立即写信给张佐夏、陈修农两人，要他俩赶来豪山，同我党政军负责人见面。张佐夏果然到了豪山，同意起义。为了防止突变，张英奇抓住时机，带领我军夜行50余里，把霍远鹏盘踞的陂塘村团团包围起来。这时敌司令部扎营弯岑，参谋长陈凯南住在张英奇家里，匪首霍远鹏住在高路（今酃县船形高路村）与我党有密切联系的张国器家里；司令部电台设在青石龙（今酃县东风乡高峰村）张德润家里；直属3大队部驻在东冲、神公祠（今酃县东风乡东星村）。10月20日，张英奇又带领我军进驻暗里（今酃县东风乡木新村）大地主张光衡家。张英奇连夜找到陈修农，叫陈火速行动。陈听明情况后，立即撤下1、2中队的岗哨，并带领部队和张英奇一起赶到张光衡家同484团钟团长、崔政委等领导同志见面，并立即兵分两路，一路直奔张国器家活捉霍远鹏；一路直奔张英奇和张德润家捣毁敌司令部和收缴电台。于是，霍远鹏夫妇连同霍的舅子、霍揆彰的满女霍龙花及霍远鹏的保镖等人，在睡眼朦胧中全被活捉。

随后，霍部土匪全部被剿灭。匪首霍远鹏活捉后，被解送到衡阳市，1950年上半年在衡阳市伏法。

规劝湘鄂川黔边区“九路军”投诚

杨昌禄*

1949年7月，国民党当局指令暂编第2师师长周燮卿（人称周矮子）在湘川黔边界收罗游杂武装，建立“反共”基地，并委周为湘川黔三省边区联防纵队司令。此时，我在暂2师任副团长，知道一些内情。

1949年11月，湘西解放，国民党暂2师垮了台。周燮卿带着10余人潜伏在永绥县（今花垣）排达乡，勾结吴选青、龙成文、吴腾芳、龙作金、石海伦等人组织“反共委员会”，推吴选青、吴腾芳为正副主任。他们趁着解放军进军大西南，乡镇人民政权尚未建立之际，纠集反动武装头目在永绥珥诸乡开会，组织“湘鄂川黔四省边区反共救国军”，周燮卿自任总司令，徐雅南、杨光沛任副总司令。下分一至九路军，分别派了九个司令。即：一路司令石海伦（永绥县民乐人），二路司令徐雅南（保靖县毛沟人），三路司令石永安（永绥县猫儿乡人），四路司令白选文（永绥县大河坪人），五路司令杨卓之（四川秀山县人），六路司令王建元（秀山县平马人），七路司令高竹梅（贵州松桃县梦溪人），八路司令罗仕生（永绥县茶洞人），九路司令邓吉斌（秀山县峨溶人），名曰“九路军”。

*杨昌禄系起义投诚人员，曾任国民党军暂编第2师的副团长。

1950年春，“九路军”千余乌合之众，窜扰在四省边境，所到之处杀人放火，抢劫淫掳，无恶不作。他们先后围攻秀山、松桃，抢劫边区的芭梅、雅江、长兴、普觉、民乐、吉卫、龙潭、茶洞等地方，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遭受了很大的损失。

二

1950年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湘西军区和47军司令部发布了“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湘西土匪”的动员令。同年9月，47军139师416团进入永绥县剿匪。团部设在茶洞侯丹州家里；军政治部副主任住在茶洞戴子甲的后屋楼上指挥清剿。并规劝反动武装投诚。9月中旬，在茶洞成立了永绥县第二区人民政府剿匪规劝委员会，成员有侯丹州（原永绥县参议员）、姚德松（原吉峒乡队附）、赵庆余（原茶洞镇队附）、郑海云（原茶洞镇二保保长）、朱诚凯（原茶洞的保长）、麻玉青（曾任革屯军连长）以及我本人。中共永绥县第二区区委书记郭珍、区长陈进山和解放军416团政委李光旭在规劝委员会上作了动员报告；宣读了《告湘西土匪书》，大意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数百万美式装备部队已被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歼灭，你们过去对湘西人民犯下弥天大罪，至今仍执迷不悟，烧杀抢劫，残害人民，妄图苟延残喘。我人民解放军为保卫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郑重地向你们提出忠告：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是我们的剿匪政策，只要你们缴械投诚，改过自新，人民政府将既往不咎，给予出路；顽固不化者，只有死路一条。何去何从，迅即自择。会上推选侯丹州为主任，我与姚德松为副主任，赵庆余负责登记缴械投诚清册。我们在永绥县党、政、军领导下，深入地开展了规劝工作。

三

第二天，我们把“规劝委员会办公处”的牌子，在茶洞曾凡德的家门上挂了起来。随即向规劝对象的亲属李兴玉等人宣传党的政策，动员他们规劝亲人投诚自新。由于党的政策威力大，规劝效果很好。原“九路军”司令邓吉斌的副官李可用及该部成员田庆丰、田老三等，经过我们规劝后都很快投诚自新。

1950年9月中旬，解放军416团团长苗汝坤、政委李光旭率第3营到四川秀山县峨溶剿匪，指挥所设在峨溶文代章家，我得团长的同意随军同往。当时，因解放大军压境，各路反动武装四处隐藏，踪迹不明。我对峨溶一带山区情况比较熟悉，请求苗团长、李政委让我单独到龙共沟、三溪口、五龙山去探索匪踪。我还表示只有深入匪穴，才能与其头目会晤，万一不测，也可表明我对党和人民政府的一片赤诚。两位首长见我要求迫切，便开了通行证，并嘱咐我注意安全；如遇特殊情况，立即报告。次日，我行至热水河，恰巧遇到敌暂2师2旅营长文有信化装出山，试探情况。我向他说明了来由，并打听他的哥哥文有斌（暂2师第2旅旅长）的下落。经与该地解放军王副营长联系后，我同文有信便去马胡溪找文有斌会晤。见面后，我首先说明解放军已布下天罗地网，如果缴械投诚，政府不咎既往，立功的还可受奖。同时要他认清形势，权衡得失，莫误良机。文氏兄弟听后乐意地表示要弃暗投明。并随同我到驻在峨溶的团指挥所，与苗、李两首长面晤。团首长和颜悦色地向文氏兄弟讲解了党的政策，对他们投诚表示欢迎。文氏兄弟受到感召后，当面保证通知所属人员缴械投诚。数日后，他们带领所属数十人，并携带连枪4支、步枪10多支，一同向解放军缴械投诚。

通过规劝，“反共救国军”一至八路的许多官兵，在党的政策感召下纷纷投诚自新，只剩下第九路司令邓吉斌所部化整为零，不知去向。此时，“反共救国军”副总司令徐雅南和他的弟弟徐老八，龟缩在野猪坪大山界上。

四

1950年9月下旬，解放军47军政治部杨副主任与416团保卫股金股长，对我在峨溶的规劝工作给予了表扬，并且鼓励我继续努力，争取立功受奖。同时，要我去永绥县铅藏、弭诺两乡苗族地区开展规劝工作，问我有何困难？我要求麻玉青委员一同前去。麻是苗族，猫儿寨人，汉语、苗语都会讲。杨副主任同意了我的要求，要我们持介绍信与猫儿寨驻军吕连长洽商。10月初，成立了铅藏乡规劝委员会，推选我为主任，委员有田疆和张次准（都当过铅藏乡乡长），还有吴兴欧（原永绥县政府建设科长）、田海如（原弭诺乡干事）、石达臣（原永绥县参议员）、方子展（商人）以及麻玉清等。办公处设在张次准的家里。我们通过规劝家属动员了“九路军”营长石昌贵前来投诚。接着，我们又到洞里去规劝“九路军”第三路副司令吴汉民。一天，我们到他家里，说明来意和讲解党的政策后，吴汉民身背步枪，腰插柴刀，仍然心存疑虑。我说：“今晚你大胆到猫儿街上去找吕连长报到，我和麻玉清、田疆、吴兴欧四人就留在你家里作抵，若有问题，你们的人可以把我们杀掉。”他听我说话很有诚意，便去猫儿寨找吕连长，深夜回来高兴地说：“吕连长和指导员都很客气，还要留我在建部住宿，我说杨昌祿他们在我家等候，吕连长才点头，送我到门外。”不久，吴汉民带着数十人向解放军缴械投诚。

在规劝中洞吴增香（石永安部副团长）投诚时，群众密告说：“当晚，石永安部的团长石宗花带着枪兵在上洞碾房抢

粮，要是知道你们徒手在洞中劝降，必定有生命危险。”并说：

“石宗花的人枪都隐藏在洞头上。”我们把这些情况马上向解放军吕连长作了汇报，吕连长派张排长率部进行剿灭时，匪徒们不敢还击，一个个狼狈而逃。吴增香见解放军威力大，便表示弃暗投明。康老米（石宗花的营长）慑服于解放军的压力，主动找我们在蜂情寨面谈。那天大雪纷飞，康老米打抖说：

“前几天，我们和石宗花在洞头竹林里被解放军追剿，石已受伤，我愿带石的‘牛角’机枪一挺和步枪、手枪各一支向解放军投诚。但不知解放军对我是否会宽大？”我和田疆向康老米说：“投诚不分先后，只要痛改前非，人民政府会宽大的。”

早饭后，康带着机枪，田带着步枪，我带着手枪，一同到猫儿见吕连长。康老米受到吕连长的热情接待，他先后规劝数人投诚。由于人民解放军采取武装围剿与规劝投诚相结合的办法，使许多犹疑的匪徒幡然悔悟，投向人民。

我们还听到当地群众反映：“九路军”第三路司令石永安和他的儿子石昌志很顽固，几次想干掉规劝委员会的人而未得逞，现在隐藏在茶洞小白岩小老婆家里，我们向连部汇报时，吕连长说：“这个情况已经查明。”随即派部队搜索小白岩，将石永安父子二人捕获。1950年11月初，人民政府根据广大群众要求，将石永安和石昌志父子枪决在猫儿寨。

一天晚饭后，我与郑海云在猫儿街上，偶然见到罗仕生装扮成个苗族小伙子贩卖灯草。我们对他说：“不许动！”罗仕生见势惶恐万分，再三要求放他逃生。我说：“你想逃跑只有死路一条，何不随我们去向解放军投诚自新？”罗仕生就这样随同我们到连部报到投诚。我们如实地向吕连长和指导员介绍了罗仕生的身份：罗是茶洞人，时年17岁，其父罗启疆是原国民党82师中将师长，抗战时在前方病故。周燮卿想利用罗启疆的声望收罗故兵游勇，遂唆使罗洪锦（曾在国民党82师当过营长）

等出面，抬出罗仕生当“反共救国军”八路司令。罗仕生实际上是受了骗，被人利用。吕连长和指导员认为罗与一般头目不同，应区别对待，只要他真心投诚，还可通过他了解匪徒活动情况，对我们很有利。次日，我托田疆的父亲田仁美护送罗仕生到茶洞，面见团部首长。罗从此走向光明，并向我们提供了一些有用情况。

我们还要求规劝委员会带头呈缴民枪。委员田疆缴了连枪2支，步枪10多支。委员张次准缴连枪1支，步枪10多支。猫儿、大本、新寨等地被迫参加“九路军”的人，也陆续呈缴散枪20多支。至此，永绥县铅藏乡缴械投诚的有100多人。随后我们便去永绥县弭诺乡开展工作。

1950年11月中旬，我们规劝委员都到弭诺找了区委郭书记和416团的张连长，连部设在弭诺石老八家里，我们汇报了铅藏乡的规劝情况，郭书记很满意。“反共救国军”第一路司令石海伦是弭诺白果树人，我们在区委和连部领导下，在白果树召开了群众大会，动员“九路军”官兵的亲属规劝家人投诚自新。会后，我们直接找石海伦的家属面谈，我说：“石海伦是你们的亲人，他迷途难返，你们要拉他一把，劝他向解放军投诚，才是唯一的出路。我们这些人都是规劝委员，要他约个地方同我们商谈。”当晚，鸡叫二遍时，石海伦的妹夫在石达臣家找我们。我与田疆、郑海云三人随即去石家，半小时后，石海伦同我们见面了，他背支步枪，腰插左轮，对我们说：“我愿投诚自新，但自知罪恶很大，不知前途如何？”我说：“共产党的政策规定，只要缴械投诚，人民政府既往不咎。石玉湘原是国民党的一个代理军长，起义投诚后，还给他安排工作。我和田疆、张次准等人都在旧军、政界任过职，因为靠拢了人民，都得到了政府的宽大，所以希望你弃暗投明。”此时，石有所感动，试探地说：“我投诚后，政府怎么处理也心甘情愿，但我

的小孩和妻子还关在茶洞，只要政府放他母子回家，便感恩不已。”随即将左轮手枪与步枪交给我们，并请转缴连部。区委郭书记和张连长同石海伦见面时说：“可以将你的妻子和小孩放回，希望你通知所属人员赶快缴械投诚，争取立功赎罪。”次日，我们便返回茶洞。

1950年底，所有规劝委员集会于茶洞。区委书记郭珍、区长陈进山、团部金股长、县公安局刘沛宇股长都参加了会议。总结了前段规劝工作，肯定了我们的成绩。规劝委员会就此撤销了。

（花垣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供稿）

我在瞿伯阶部十余年的一些经历

瞿波平*

我是湘西龙山人，从小生活在这块地方，直到1950年率部向人民解放军投诚以后，才离开自己家乡。

在全国解放前的几十年中，湘西的地方武装，大股小股，多得难以计数。这些地方武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通称为“土匪”，有“湘西土匪多如牛毛”的恶名。实际上，各支地方武装的成份相当复杂，起西也各不相同。我从1937年到瞿伯阶的部队里当兵算起，在地方武装队伍里混了十几年，对多数队伍的来由，还是比较清楚的。这中间，固然有“风高放火，月黑杀人”的强盗惯匪，纯粹以财物上的鲸吞豪夺为目的。但也有例外，如有少数民族群众反抗汉族官僚地主盘剥压榨的队伍；各族贫苦农民打富济贫，对抗官府的队伍；还有被旧社会的历届政府收编委派，“官匪合一”的杂牌队伍。各种起因不同、目的各异的地方武装。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鱼龙混杂，使情况变得错综复杂。到了大陆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为了挽救其倾覆的命运，或欺骗裹胁，或收买拉拢，妄图一统湘西地方武装，凭借湘西复杂的地理和社会条件，建立一个“反共”堡垒。湘西的局势就更加变幻莫测了。新中国成立后，湘西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人民解放军为坚强后盾，才结束了这段混乱的历史。

*瞿波平曾任瞿伯阶部排长、连长，后任暂10师师长，1950年投诚。

被迫上山落草

我名叫瞿兴海，波平是我的字。生于1918年7月。我记事时，父亲租种了财主瞿代恒家的田，每年还租谷时，把最好的谷子送去，他们还要吹毛求疵，不是说谷子成色不好就是讲瘪谷太多。一家人辛辛苦苦地劳动一年，收到的谷子大部分交租纳粮，财主还要嫌不好，我心里很不服气。他们凭什么不劳而获呢？只怪自己命不好，八字不好。我有时也跟他们顶嘴、讲理，他们家的人就打我，我不示弱，也还手，但往往被打得头破血流。每挨一次打，我不但没有被降服，反而增加了对他们的憎恨。

1935年，我17岁的时候，家里已揭不开锅了。这时，土霸王贾福五又来逼债。父亲原向他借过100斤桐油，用来换粮糊口，到期要还桐油150斤。限期到了，我家哪里还得起？只好托贾福五的一个亲信讲情，请求宽限。好话不知讲了多少也没有用。过了几天，贾福五派来几个枪兵，把父亲抓去毒打了一顿，桐油还得立即还清。

全家人一年苦到头，吃不饱，穿不暖，还要受别人的气，我便有了不愿跟着父亲做佃农为生的念头。这年贺龙的红军到了招头寨一带，我想跟他们走，因母亲一再劝阻，没走成。族里的一位堂兄是做裁缝手艺的。我想，做裁缝靠手艺赚点钱过日子，比当佃农强得多，爱做就做，不爱做就不做，也不至于受人欺凌。于是就拜那位堂兄为师，学起裁缝手艺来。别人学手艺是三年出师，我学得刻苦，只两年就出师了，开始独立谋生，但还是经常受气，日子很不好过。

1937年年初，快要过旧历年了。有钱人家，都要缝一两件衣服换新，正是裁缝生意兴隆的时候。有一天，我在一位姓向的人家里做衣服，他家的活有两天就可以做完。不料瞿列成的老

婆找到这里来了。瞿列成是我们那一带的大财主，又是红帮的大哥，还当过区长，有钱有势。他老婆蛮不讲理地吩咐我明天到她家去做衣服。我委婉地解释说：“伯娘请等一天，向家的活做完了就给你老人家去做。”她却不由分说地强迫我明天一定要去。我心里想，哪里有这样不讲理的人呢？我已经先答应了向家，这里的衣服一定要做完，迟一天去大约也不要紧吧！第二天下午，瞿列成的老婆气冲冲地跑来了，对我大发脾气，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还把我的剪刀、尺子、线袋等拿到屋外用石头砸烂了。我又气又恼，但不敢做声。事后，我越想越不是个滋味，把心一横，管他什么命不命，找瞿伯阶去。

瞿伯阶名兴琛，住在我家的附近，是同族的哥哥。他从1926年开始拉队伍，这时手下已有一二百人枪，经常受到保安团的攻打。他正在招兵买马，我一去，就被收留下来了。

在瞿伯阶手下步步高升

瞿伯阶叫我当他的勤务兵。这第一次当兵，只搞了大约三个月的时间。

这一年，抗日战争爆发了，国民党政府的一些军队，不是开赴抗日前线，而是开进了湘西腹地，美其名曰整编湘西地方武装，支援前方抗日。“湘西王”陈渠珍和龙山师兴周的队伍，都先后被收编了一些。瞿伯阶也接到命令，要他组建一个连到政府军那里去报到。瞿伯阶不愿意到国民党正规部队里去当一个小小的连长，就把队伍交给胞弟瞿兴瑾带去了，并要我第二天也去找瞿兴瑾。瞿伯阶自己则带着两支步枪、三支手枪防身，住在家里。不料那天晚上，国民党军队包围了他家。他比较机警，一听到动静，就夺路逃跑了。政府军只抓到了他的老婆、儿子，后来关进了龙山大牢。我当时按照瞿伯阶队伍的习惯，为避免意外，带人睡在另外一栋房子里，也跑脱了。只可惜

瞿兴琰所带的几十个人，在政府军驻地被全部用机枪扫死了。

第一次受编，就上了大当，瞿伯阶只身亡命，我幸免于难，只得硬着头皮回家重操旧业，又做起裁缝手艺来。

1938年8月，瞿伯阶又聚集了一帮人马，还里应外合打进了龙山县城，救出了老婆、儿子和被关押的一些部下，并挟县长以令一方。他派人把我找去了。到了1941年，国民党政府派傅仲芳出任湘鄂川黔边区清剿总司令，严令肃清土匪武装，维护公路交通治安。重兵压境，瞿伯阶部又被打垮了，他仅带着老婆、孩子和几个得力随从跑到湖北鹤峰一个亲戚家避风去。临走时，他交给我一长一短两支枪，回家臥壕。我把枪埋藏起来，不让任何人知道，连我母亲也瞒过了。

不久，国民党政府大肆拉伕抽了，乡保长们趁机各显威风。有的公报私仇，强拉硬派；有的从中渔利，敲诈勒索。向保长和瞿甲长合谋，要把我抽去抵政。有人为我讲情道：“他的母亲死得早，继母虽然生了两个弟弟，都还小，就不要抽了吧。”向保长和瞿甲长竟说：“他是跟瞿伯阶当过抢犯的，不抽他抽哪个？我听到这个情况后火冒三丈，就要找他们拚个死活，但母亲劝阻了我。我只好跑到湖北来凤河东三堡的老表家里住了两个多月，才把抽丁一事躲了过去。

我回到龙山家中后，挖出了埋藏的两支枪，赶到卯洞一看，瞿伯阶又招兵买马了。他的社会联系非常广泛，又到处宣扬“打富济贫”的口号，这在国民党统治的黑暗年代里，很有一点号召力。只几个月时间，他就招集了两个排的兵力，我被任命为第一排排长。不到一年时间，瞿伯阶就打出了“湘鄂川黔边区游击总队”的旗号，自封司令，我也被提升为司令部警卫营特务连连长。

这一下，我可神气起来了，有意搞了一次“衣锦还乡”，率领全连人枪回老家住了两天。我要让那些一向欺负我的人知

道，瞿波平现在可不是好惹的！当然我也不会仗势欺人，最大的愿望，就是要那些人对我另眼相看。果然不出所料，那些人见我耀武扬威地回了乡，都纷纷送来腊肉、肥鸡和好酒，低声下气地奉承我。不久，国民党湖南省政府又派大批保安团来进剿我们。我们在八面山一带与保安团周旋，使保安团打不到我们，但老百姓却常常遭殃。他们采用“联保”、“联坐”的残酷手段来对付老百姓，勒令父交其子、兄交其弟、妻交其夫，族清其族、保清其保，谁不照办，就加上“资匪”、“通匪”、“窝匪”等罪名，或严刑拷打，或强行勒索。受害的老百姓不计其数，因此，被逼上山加入瞿伯阶队伍的不乏其人。

地方上的乡保甲长和国民党保安部队一鼻孔出气，也是我们的对头。保安团在明溪（今桂塘乡）和二所（今老兴乡）各驻扎了一个营。驻二所的营长姓黄，特别残忍。二所有一个保长叫向世伍（其叔父向万炳是我为瞿伯阶报仇时杀掉的），他带领保安团抓到了我的父亲、弟弟和大伯，黄营长将我16岁的弟弟、50多岁的父亲和60多岁的瞎子伯父施以酷刑，又于当天上午课以土匪亲属罪名全部枪决。

我伤心极了，盛怒之下就要带兵去找向世伍算帐。瞿伯阶阻止说：“我们现在人少力薄，先忍耐一时吧。”我听他的话有道理，才压下了心头的怒火。不久，保安团调走了。我几次去找向世伍，但他却跑掉了，我一把火烧了他家的房子，他就干脆带着全家躲到了山洞里。第二年春天，向世伍又从山洞里钻出来派捐派款，我带人把他活捉并亲手打死了，消除了心头之恨。

铸成一生中的大错

瞿伯阶和永顺的彭春荣（即彭叫驴子）曾几次合股，曾在队伍中宣布过三条纪律：一、不准强奸妇女；二、不准抢劫穷人；三、不准牵人耕牛。瞿伯阶平时也讲：第一，不要得罪没

钱的人。这些人最有骨气，我们需要这样的人做朋友。第二，我们自己也是穷伙计凑到一起来的，不过比别人多条枪，不能做害人的事。第三，我们不得罪老百姓，老百姓也不会惹我们；我们去欺负老百姓，老百姓也会报复我们，我们就会无路可走。瞿伯阶有点文化，还能讲几句什么“得民者生，失民者亡”之类的大道理。

投奔瞿伯阶队伍的人，大多是穷苦老百姓，拖枪上山是绿林草莽，拿起锄头又是地道农民，而且大多是被逼得走投无路了才铤而走险的。只要手头稍有一点余钱剩米，谁都不会来吃这碗饭。因此，瞿伯阶所讲的道理，我们一般都能接受。

我们这支队伍，受到国民党军队重兵围剿多年，但到后来却越剿越大，发展到19,000多人，活动于湘鄂川黔四省边区十几个县内，这说明我们还是多少得到过贫民百姓的同情和帮助的。

就我自己来讲，也没有把这些信条置诸脑后。捉“码子”，逮的是财主富户。记得大恶霸地主贾福立的姐姐，住龙山咱果坪的黄河坝，就是我带人把她抓到手的，关在火岩的飞虎洞，要她家拿40,000块光洋、折合80,000两鸦片来赎。可惜事情没搞成。贾福五是龙山土霸王师兴周的姐夫，由师兴周出面，请当时的龙山保安团长刘紫梁出兵，把“码子”枪回去了。我带兵打家劫舍，抢的也多半是富户巨商。1940年2月，我曾带兵攻进湖北来凤的百福司。这是酉水上游的一个水码头，商业比较繁荣，也是来凤的桐油集散地。我下令抢劫的目标，只有肖、欧、陈、冯四家大桐油商号，搞到了好几百桶桐油，每桶重150斤。当时市价，每100斤值光洋4块，一桶桐油要合6块光洋。我就以每桶3块的价格向老百姓出卖。最后有人没有钱，要向我赊，我就说：“赊什么，拿去就是！”只半天就把福油全部处理完了。1942年，我已是大队长了，带人打进了招头寨，把县里的一个警察中队围困在镇上的文昌宫，将县政府设

在那里的粮仓打开，叫四周的农民都去挑粮食。白天没一个人敢去，等到晚上，就来了好多人，用背篓背，箩筐挑，几万斤粮食一扫而光。

我的朋友，有叫化子，有算命瞎子，有渡船老板，也有做小生意的，最多的还是种田人，从来没和有钱人真诚交往过。每当国民党军队和保安团前来围剿我们时，就是这些人给我通风报信，使我能进退自如，灵活主动。

然而，我们终究是一伙没有走上正路的草寇，我也只能谈，自己对穷苦百姓还有同情心理，但整个队伍就难讲了。首先，瞿伯阶本身就是一个反复无常的人。他拖队的目的，据我多年的了解，还是想走“杀人放火受招安”的道路。因而，他讲过的那些话，多半都是做不到的。瞿伯阶以诡计多端著称，例如为了夺取地盘，他可以唆使部下先去那里打家劫舍，然后自己带队前去“保境安民”，赶走“棒匪”，宣布三条纪律，从而取得当地居民的信任和支持。其次，这是一支庞杂的队伍。俗话说：“人上一百，形形色色。”队伍里什么样的人都有，其中不乏心狠手辣之徒。而为了攻城掠地、对抗强敌的需要，这样的恶棍还往往成了骨干，如后来一直担任瞿部警卫营长的王家池就是这样一个代表性的人物。1944年，他手下几个人被打散，碰上明溪乡古道溪群众被国民党军队强令搜山，将其抓获。王家池视当地群众为仇人，竟于后来血洗古道溪，一次杀了34人，制造了惨绝人寰的惨案。第三，队伍人枪众多，要枪支、弹药，要吃的、喝的，穿的、用的。试想，队伍最盛时，达19,000余人，每人一天吃1斤大米，也要19,000余斤。所有军需物资，从何来呢？筹集粮饷的办法，就是吊羊、抢劫、抽税派捐。这既惊动了官家富户，也波及到行商、百姓。能够做到的，顶多是“兔子不吃窝边草”，保住几个经常落脚的“窝”而已。瞿伯阶和彭叫驴子的队伍，在有些地方还有一点好名声，

就是这么来的。湘鄂川黔四省边区，农民百姓度日艰难，再加上兵匪频仍，国民党政府要粮要税，瞿伯阶来了要粮要款，其他地方武装到了也要筹粮派款，大多都是在穷人身上榨油水。当时很多农民家中，“住房茅草盖，睡觉包谷壳，提水竹筒筒，吃饭缺缺碗。”人民群众遭受祸害，是诉不完写不尽的。

在军政大学学习的几年中，我自感罪孽深重，曾一次又一次地交待，一遍又一遍地忏悔，但一失足成千古恨，很多恶果是无法挽回的。

成为仅次于瞿伯阶的实力人物

一个目不识丁的泥脚杆、手艺人，居然当到了国民党军委派的师长，很多人都感到奇怪，我自己当初也不敢想。究其原因，一是我对瞿伯阶始终忠诚不二，他对我十分信任。另一点是我敢打敢拚，后来还全靠我与瞿伯阶一道挽回了残局。

瞿伯阶视我为股肱，是从我两次为他报仇雪恨开始的。

第一次是帮他杀掉了二所乡的一个保长向万炳。向、瞿之间原来过从甚密，向的小孩还认瞿做了干爹。瞿伯阶之弟兴瑾在向万炳家寄存了不少贵重财物，诸如鸦片、金银、光洋等。1937年底，瞿兴瑾被国民党政府枪杀，向万炳见财起意，不但瞒脏独吞，还带领国民党军队到瞿伯阶藏匿的天马山来抓人。瞿伯阶东山再起后，提拔我当了排长，第一件事就是指令我干掉向万炳。我也正要报向保长以前抓我壮丁的私仇，于是找了个机会，杀掉了向万炳及其4个亲信。后来向万炳的侄儿向世伍继任保长，又带领国民党军队杀害了我的父亲、兄弟、大伯，就是因此事而起。

第二次替瞿伯阶报仇，杀的是二所乡下所界上的田友衡，也是一个保长。1941年2月，瞿伯阶到二所活动，田友衡密报了保安团。瞿伯阶遭到保安团的袭击，寡不敌众，好不容易才

带着队伍躲进了当地山中的云宵洞。田友衡见没抓到瞿伯阶，又带着保安团把他的老岳母抓去，要她交出瞿伯阶。在严刑拷打之下，老太婆被活活整死。瞿伯阶又把报仇的任务交给了我。我一个人摸到田家附近守了一个通晚，第二天清早趁他没有一点防备时，把他打死在床上。

瞿伯阶手下人虽多，像我这样舍身亡命效劳的人，大概也找不出几个。从此他就对我另眼相着。

既然上山落草了，强敌环伺，别人要谋算我，我也得千方百计地对付敌手。我由一个拿针拈线的裁缝，学会了杀人，学会了作战。与国民党军队联系想消灭我们的乡保长，我就自己动手杀掉了好几个，如二所乡茅坝的保长田老务，与瞿伯阶还沾点亲，还有来凤格力车的乡长吴子浩等。这些人在当地都是欺压百姓的恶棍。但我也杀不少无辜的人，如杀向万炳时，就把他的亲信也一同杀掉了；抓另一个保长向衡华时，他跑掉了，我就打死了他的哥哥等等。

慢慢地，对于攻城掠寨，我也有了一套办法，如1942年打来凤山区的格力车时，乡公所设置哨卡，行人搜身，防守严密。我先派人混进镇里，查清财主富商的情况并就地守候，然后带着队伍暗藏短枪匕首进入镇子在让乡丁检查时，突然缴了他们的械，由守候的人接应，很快搞到了大批财物。这种不伤一兵一卒的打法，瞿伯阶也大为赏识。

1942年，瞿伯阶与永顺的彭春荣、四川酉阳的杨树成合股以后，将部队编成五个大队，我被提升为第四大队大队长，手下有300多人枪，但还并非瞿部的主力。

1942和1943这两年，是瞿部的全盛时期。瞿伯阶在龙山、来凤、鹤峰、宣恩等县活动，彭春荣在永顺、桑植、大庸、沅陵等地活动，杨树成在黔江、酉阳、秀山一线出没，整营整连地吃掉了湘鄂川三省的保安部队。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概出代号

为“万安”、“万全”、“万胜”的三个师来三省边界驻剿。瞿伯阶等人的部队人熟地熟，进退自如；或分或合，灵活机动，作战激烈频繁，处境时好时坏。而国民党政府军由于烧房并寨，骚扰地方；敲诈勒索，滥施刑法；诬良为匪，枪杀无辜，一边剿匪，一边又无异于逼民为匪，瞿、彭、杨所部队伍反而有所发展。以致各地士绅名流，纷纷上告“万安”、“万全”、“万胜”三师扰民害民，国民党政府只好将这支部队调走。军队临走时以枪支弹药换取鸦片，地方武装则趁机得到大量武器。这段时间里，大仗小仗打了多少记不清了，我有时与别人合伙作战，有时单独行动。但等到打完仗下来，往往是我的部队伤亡最少而缴获最多。到1944年初，瞿、彭、杨三股武装号称20,000人枪，瞿伯阶将大队改为支队，任我为第一支队队长，一跃而为瞿部的主力了。

1944年春，瞿、杨各派一个支队，配合彭的4个支队约4,000来人，枪了辰溪的军械仓库，这次行动是偷鸡不着蚀把米。不但枪来的弹药，被闻讯赶来的国民党军队中途设伏夺回，而且使重庆政府大为震惊，蒋介石亲下手令，限期剿灭湘西股匪。这年9月，国民党第86军朱鼎卿部，代号“祝山”（或“竹山”）部队，源源进入湘西。这支部队战斗力很强，军长朱鼎卿又老谋深算，采取了稳打稳扎、各个击破的办法，先集中兵力打垮了彭春荣部，然后大军压境，对瞿伯阶穷追猛打。瞿部进入了拖队以来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

瞿伯阶招架不住，他还不知彭春荣已被打垮，正与杨树成在八面山商讨对策，打算往永顺靠拢，而86军已将八面山团团包围住了。

双方激战5天，打得难解难分。杨树成的一个仇家主动为86军当向导，在第6天早晨大雾迷漫之时，从一条荒僻小路摸上了八面山岩口。瞿、杨决定突围，苦战了一天，始终冲不出

去。瞿伯阶急了，叫我抽调240名精兵，以80人为一队，组成三个突击队，拼死打开一个缺口。我亲任第一突击队队长，身先士卒，一连扑过敌人三道战壕，占领了敌人的机枪阵地。后面两个突击队迅速上来扩大突破口，厮杀了两个多小时，总算杀出一条血路，掩护队伍逃出了重围。

队伍撤到了四川境内的可达湖，朱鼎卿很会用兵，早已安排了一团兵力在那里等待我们。敌方是有备坚守，我们是仓促抢攻，五次冲击均未奏效。这次是瞿伯阶亲自出马，精选300人组成敢死队，30人为一队轮番不停地冲击，方才占领了敌人的阵地。队伍辗转来到了来凤河东三堡，但处处都有敌军阻击，我们的子弹消耗殆尽，难以整体行动。瞿伯阶与杨树成一商量，决定采取老办法：化整为零。

八面山一仗，我们一支队把生死置之度外，打开了突围口，我也因此得了个“舍命王”的称号。

这年冬天特别冷，一连两个多月少晴多雪。86军也趁机加紧消灭我们，在野外，他们搜捕追剿，封锁堵截；在地方，移村并寨，坚壁清野。瞿部本来就是乌合之众，在这种难以想象的困境里，成批地向86军缴械投降了。瞿伯阶身边，就剩下我和向静海的第一、第三两个支队还在支撑着，其他人都不知下落了。

86军在重要村镇均派兵驻守，在深山野坳设置了哨卡，在河流水道上，深处则控制船只，浅处暗铺荆棘，我们寸步难行。为了缩小目标，向静海支队又分开了，唯有我带着50多人跟着瞿伯阶。我向瞿伯阶建议：“大哥，你还是带三、四个人到里耶瞿闵生家去躲一段时间。我带着这50多人和86军周旋。他们以为我们还在一起，你就可以松一口气。万一我死了，还有你，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到了这种地步，瞿伯阶也感到力不从心，嘱咐我不要硬拼硬打，就离去了。

我带着这些人东流西窜，但根本无法随意行动。一出去，雪地上留下脚印，国民党军队马上就跟踪追来了。我想了个办法，把草鞋倒着穿，套着最前面那个人的脚印走。这个花样用了几次，也被识破。为了稳定军心，我打开天窗说亮话：“拖不起的，可以拿上枪支去投诚，也好保住性命。以后我再有出头之日，尽管来找我，大家还是好弟兄嘛。”结果大家都表示决心跟我干到底，只有一个年轻的警卫员胡么后来偷偷走了。

有一次在野外偶然遇上了向静海。他那个支队只剩下30多个人了，我们再也不愿分开行动了。两个支队合到一起共80余人，活动于二所、洛塔一带。衣服单薄，地当床，火作被，有些人连脚趾头都冻掉了。经常吃不上饭，有一回竟有三天水米没沾牙。现在回想起来，也不知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快到了古历腊月三十时，我们正躲在洛塔坡上一个岩洞里，已断粮两天了。下面一个寨子里住有国民党军队，我豁出性命，晚上带了几个人摸进去，找到熟人家中。他们吓得魂不附体，声音都打颤了：“你们好大的胆子！”我希望他们搞点吃的东西来。他们不敢得罪我们，马上要各家各户凑一些粮、肉、烟、酒之类，只求我们快点走就好。我们靠这些东西，好歹也算过了一个年。

大年初一，敌军发现我们的踪迹，又扑上来了。我带着大家边打边撤，腰部中了一弹，口吐鲜血，昏迷在地。大家轮流背着我往山上跑，终于把敌人甩脱了，我也清醒过来了，觉得心里很难受，就说：“你们赶快走吧，我不行了。”大家都不肯丢下我，围上来为我解衣包扎伤口。解到最后一层衣服时，子弹头掉下来了，他们就笑了起来：“支队长，不要紧，子弹没打进去。”我一看，也放心了。刚才吐血，其实是劳累过度所致；一时昏迷，主要是我的精神崩溃了。我一想，看来自己命不该绝。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的信心反而大

多了，硬撑着与向静海商量，决心把队伍带到桑植八大公山去。

过了几天，我们袭击了驻扎在洛塔的一个警察中队，抓到5个俘虏。逼着他们沿途应付，装扮成押送我们进城的样子，大摇大摆地通过了咽喉要道红岩溪，侥幸逃到了桑植境内。八大公山山势险峻，还有原始森林，86军再无法追剿我们。

我死里逃生，又生奇想，要在这里搞出点名堂来。我在当地找到一个无业流氓张青。他在地方上有一伙烂朋友，表示愿意为我效力，我带出来的人都有双枪在身，就抽出20多条步枪送给他，叫他成立一个中队，并委任他为中队长。他果然有些办法，只几天就招来了30多个人，不但自筹粮饷，还能供应我们。通过张青的关系，又与王道水的乡长朱黄甫挂上了钩，他答应为我们通风报信。就这样，我在八大公山平安地过了好几个月。

1945年5月，听说86军大部调走了，我派了两个人到龙山探听消息。六、七天后，他们回来报告说：“龙山只有侯振汉的一个团了，瞿司令的消息没打听到。”我想个把团我是不在乎的，于是决定回龙山去找瞿伯阶。

这时，我又发展到了180多人枪，对外号称一个支队。由于思乡情切，我们连夜赶往龙山，还特意绕道兴隆街、马罗乡（今三元、石羔一带），大摇大摆走了一趟，再往二所。我要让86军留守部队和县保定团知道，我瞿波平又回来了！

瞿伯阶当时还在岩冲的麦子坪藏身，听说我又带了一支人马回来了，立即带着身边那四、五个人到了我这里。我们重新把旗号打了出来，向各乡保派捐派就要鸦片，到处购买枪支弹药，收罗原有人马。不过两个月，又有了三、四百人。连原来拖枪投降的胡么，也跑来请罪，请求收留。就这样，我成了仅

次瞿伯阶的实力人物了。

最后终于投向了人民

经过几年苦苦挣扎，我成了瞿伯阶部队的支柱。我对瞿伯阶绝对服从，瞿伯阶对我亦言听计从。我讲的话是可以算数的。

86军调走后，瞿伯阶、彭春荣、杨树成三支队伍都迅速重整旗鼓，以致蒋介石不得不再下手令，抽调部队又一次进入湘西剿匪。这次来的是潘文华的川军。瞿伯阶听说川军也是落草拖队起家的，比较能打，生怕又会象遇到86军那样吃大亏，就把杨树成喊来商量，准备往永顺与彭春荣碰头以后，一起朝八大公山转移。我却主张打打再看，打不赢再走也不迟。瞿伯阶这时只图保存实力，急忙准备动身。恰好川军两个营打过来了，后面还有两个团的增援部队。瞿伯阶下令坚守到晚上突围。川军三次冲锋都被我们打下去了。我求功心切，在打退川军第四次猛攻后，自作主张来了一个反冲锋。仅我一个支队200多人，就把川军全部赶跑了，缴获了4挺机枪。这样一来，瞿伯阶也不再坚持原来的主张，转而与川军对垒。国民党政府对湘西地方武装清剿多年，最后还是束手无策。为了集中全力打内战，于1947年2月，又要武汉行辕主任程潜出面收编我们。瞿伯阶与程潜，原有点私人关系，不过内幕我不太清楚。但是对收编，我也是极力赞同的。我原来就羡慕那些达官贵人命好，现在自己也有出头之日了，何乐而不为呢？

我们接受收编后，番号是“武汉行辕直属第一纵队”，瞿伯阶为纵队司令，杨树成为副司令。下辖4个支队，第一支队，由我任支队长，第二支队，由贾松青任支队长；第三支队，由向静海任支队长；第四支队，由彭雨青任支队长。整个部队负责守卫宜都沿线180里江防。

程潜调任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主席后，电约瞿伯阶去长沙见他。瞿伯阶到长沙后，程潜就给他发了暂编第10师师长的委任状，四个支队改编成28、29两个团，原来的支队分任正副团长，我任28团团长，副团长是贾松青，29团团长为彭雨青，副团长是向静海。

1949年8月程潜通电起义后，瞿伯阶已去世，我代理师长，与程潜失去联络。龙山人田植在宋希濂那里任经理处长，建议我投奔宋。我到湖北恩施谒见了宋希濂，他任命我为新编第10师师长。当时宋部也已到了日暮途穷的地步，只送我2挺重机枪，10,000发子弹。

湖南和平解放后，我迟迟不向解放军投诚，讲起来原因也是很复杂的。第一，我师当时的参谋长侯振汉，他原系国民党86军的一个团长。电台台长李亚英，是上面派来的。李亚英接到程潜的通电后，不告诉我，却去与侯振汉商量。他们顽固反共，迷信美国的原子弹，害怕我追随程潜起义，就将通电扣压了，后来还一再催促我跟着宋希濂西逃。第二个原因是我害怕解放军饶不了我。1950年，我打出了“湘鄂川边区反共救国军”的旗号，解放军驻恩施某部的领导人李人林，给我写了一封长信，劝我放下屠刀，归降人民，信中有这样两句话：“死心塌地尽忠于国民党是决无出路的，可记得八面山之围剿乎？”我觉得他的话很对，但又认为事到如今，悔之晚矣，这时再去投降，无异自投罗网。因此，明知已到穷途末路，还是想软拖下去。直到后来又接到程潜的信，才从山洞里钻出来缴械投诚。

(胡起祥 傅冠群 整理)

湘西政局变迁的回顾

石玉湘*

“三·五”事变的导火线

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场展开大规模攻势，国民党政府已成全面崩溃局面。为挽救灭亡，是年秋，驻常德十七绥靖公署采取“戡乱建国”的方针，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总体战”。为了直接掌握湘西各县的武装，把湘西建成湖南的反共基地，下令各县成立“保安团”，并把亲信安插到各县任“戡建大队”大队长。

1949年1月，永顺县长杨禹九，督促县警察局和自卫总队交拨武器、士兵，以便迅速组建“戡建大队”。11日晚，警察局局长曹振亚，自卫总队队附李兰初拖枪出走石堤西，是时，驻桑植、永顺、大庸的省保安第3总队总队长汪援华突然接到省保安司令部的命令，要他率部到邵阳“整训”。汪深知“整训”实际上就是解除兵权（因省保安第1、2总队已被程潜主席用“整编”之名予以解散）。他不愿离开湘西，又不敢违抗命令，陷于矛盾之中。这时桑植县长冯泉亦被革职，牢骚满腹，遂与其主任秘书刘莘田研究对策，决定联系汪援华、曹振亚等人秘密开会，赶走杨禹九，起面自立。

1949年2月3日，周海寰首先在永顺县城发难，赶走杨禹九，随后汪援华、曹振亚入城，成立“湘西北人民反压迫自卫军”，由汪援华任总指挥，曹振亚为副总指挥，下设4个纵队。并提出：“拥护程潜主席”、“改善湘西北人民生活”、“实

*石玉湘当时任国民党军第2军第7师师长，后投诚。

现真正的民主政治”等口号。2月22日，汪、曹召开有关人员会议，作了攻打十七绥靖公署的战略部署：一路由曹振亚指挥，率2,000余人，由永顺王村沿酉水南下，抵沅陵县城再顺沅水东进常德；一路由汪援华率保安总队一个营和地方武装，经大庸、慈利直趋常德；一路由黄鹏、向绪武、向质云率部经古丈、泸溪直奔辰溪抢夺兵工厂的武器，由省保安第3总队第3营营长张玉琳率部进驻辰溪兵工厂作内应。这样，就埋下了辰溪“三·五”事变的导火线。

“三·五事变”的经过

张玉琳在永顺参加了汪援华召开的军官会议以后，连夜赶回沅陵，马上通知泸溪徐汉章，麻阳龙飞天、胡震，怀化胡振华，辰溪米昭英和我等人赶到辰溪县城开会。会上张玉琳介绍了永顺会议的情况，对夺取兵工厂的枪支作了初步研究。并安排麻阳的龙飞天、泸溪的徐汉章回各县后，首先占领县政府，再打开监狱，释放犯人，为抢枪作好准备。

2月底，龙飞天攻打麻阳县城，张玉琳率部随九区专员陈士前去解围。部队到达高村时，麻阳已被龙飞天攻下，泸溪已被徐汉章占领，沅陵已被汪援华部攻陷，张玉琳派人护送陈士去凤凰，自己则马上赶回辰溪，立即在肖湘潮（即肖洪量）家中召集米昭英、胡震、肖湘潮、米庆轩和我等人商量抢枪事宜。张玉琳首先提出：“等永顺人马一来，我们就一起开库取枪。”与会人员不同意，认为自己不掌握枪支，外面人一来，辰溪会大乱，沅陵就是前车之鉴。开库取枪应以辰溪为主，麻阳、怀化、泸溪各县次之，如永顺、古丈民丁到来，也适当分一点给他们，这样才能确保辰溪的安全。张玉琳同意这个意见，经进一步研究，确定了以下事宜：

一、由我下命令，要全县各乡镇武装和民丁，务于3月5

日清晨赶到兵工厂分发武器，不得延误。

二、得枪后，不再接受汪援华的领导，马上组织武装，自竖“国防军第一军”大旗（取这个名字，国民党、共产党来都可以应变）。

三、成军后，由张玉琳任军长，对各师、团长作了初步确定。

5日清晨，各乡民丁万余人将兵工厂团团围住，首先下了护厂警卫大队的武器，然后将仓库打开，夺取枪支。与此同时，我于七里台枪库令守仓人员点交枪支，据统计，各库取出的枪炮共约19,000余支（门），弹药500万发。

成立国防军第1军

张玉琳组织和发动了辰溪“三·五事变”，抢光了第11兵工厂辰溪分厂的全部武器，集结人枪万余，声威大振，随即在辰溪自竖大旗，成立国防军第1军，军部设在交通银行，张玉琳为军长，我为副军长兼第1师师长。

国防军第1军成立后，立即按原研究部署，派第2师师长石美豪率部进驻溆浦。石美豪到溆浦后，受西南联军尹立言的煽动，率部赴城步。张玉琳闻讯，急派我前往劝阻。石美豪坚持己见，提出：“暂时分手，共事到底。”并亲自打电话与张玉琳告别。石美豪拖队走后，张玉琳立即令我率第1师2,000余精锐部队开赴溆浦，占领大江口、县城等地，扩大了领域。张又派第3师师长蒲和生去怀化，收编地方武装。至此，除辰溪外，溆浦、怀化、麻阳、泸溪部分地区，皆属于张玉琳的势力范围。

成立直属清剿第二纵队

辰溪“三·五事变”的消息传到省府，程潜主席几经考虑，决定派长沙市市长陈迪光和绥靖公署高参杨春圃来辰溪收编张

玉琳部。

3月中旬，陈迪光等来到辰溪，张玉琳热情款待。陈迪光说明来意：“辰溪兵工厂的枪支被你全部拿了出来，并且分到各县，颂公要求你把得枪的人组织起来，成立一个纵队。关于分枪的事上面如追究下来，由颂公给你担担子。”在这个基础上，经过两天的磋商，达成如下协议：

一、省方不追究破坏兵工厂的责任，要是蒋介石进行追究，由程潜主席承担。

二、将已集合起来的人枪，收编为长沙绥靖公署直属清剿第二纵队，由张玉琳任纵队司令，米昭英任副司令。下辖3个支队、10个大队，另外还增编泸溪和怀化两个保安团。

三、两个保安团的军饷，由省政府开支80%，不足部分由县自筹。

协议达成，陈迪光要张玉琳于7日内将部队整编好，并造册上报。

陈迪光走后，张玉琳立即将国防军第1军改编为长沙绥靖公署直属清剿第二纵队，我任第1支队支队长（驻溆浦），胡震任第2支队支队长（驻高村），刘华峰任第3支队支队长（驻辰溪），徐汉章任泸溪保安团团长（驻浦市），蒲和生任怀化保安团团长（驻邵阳）。

清陈策搭桥准备投奔共产党

1949年5月1日，张玉琳召集支队长以上人员在辰溪召开时局讨论会，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千里江防已被共军突破，大西南已岌岌可危，面对这个形势怎么办？”参谋长李师鲁说：“我们走国民党这条路越走越窄，还应该再走另一条路，是否可派人去和共产党地下人员取得联系，以便脚踏两只船，国民党能坚持下去，当然站在国民党一边；反之，我们就跟共产党

走，”大家都同意这个意见，张玉琳更为赞赏，因为抢兵工厂是以他为首，虽然程潜主席把千斤重担担了，但仍然怕今后蒋介石向他算老帐，如果跟共产党走，就可以卸掉这个沉重的包袱。接着秘书长顾民帮说：“要找共产党就应该马上进行，我们要未雨绸缪，不要临渴掘井。”张玉琳问：“找哪个去搭桥好呢？”顾答：“湘哥（指我）可以找陈策，湘哥去，陈策一定会给我们帮忙。”最后大家决定由我去办理这件事。

陈策当时住在城郊大伏潭，我专程去见陈老先生，说明来意后，陈策高兴地说：“这是一件好事，我尽力帮你们搭好这个桥。”第二天陈策到城里，见张玉琳有诚意，就答应到长沙去找党组织。

成立暂编第2军

陈策到长沙找地下党组织为我们搭桥之事，不知怎么走漏了风声，被泸溪县县长、湘西地区的中统专员刘英渠知道了，他向蒋介石和陈立夫告密，建议张中宁回湘西，利用宗族和上下级关系控制张玉琳，以扭转局势。蒋介石立即电召1948年7月赴美学军事的张中宁回国。

张中宁奉命回国后，国民党国防部任命他为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暂编第2军军长，并令他回辰溪改编张玉琳部。

张中宁到达辰溪后，拿出蒋介石给张玉琳的亲笔信和国防部委派他为暂2军副军长的任命书。张玉琳欣喜若狂，立即将长沙绥靖公署清剿第二纵队改为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暂编第2军。

陈策与张中宁决裂

陈策先生从长沙返回辰溪，得知张玉琳部已改编为暂2军，就没和张玉琳会面。

张中宁听说陈策已回辰溪，为了摸清情况，以师生关系，带着夫人黄文祯乘小船到大伏潭“拜会”陈策。刚一进门，陈策就说：“你现在不是当军长了吗？当军长的人还到我们小百姓家来干什么？”张中宁感到很尴尬，黄文祯连忙从中调和说：

“中宁刚从美国回来，特来看望您老。”

张中宁进屋坐下后，陈策斥责说：“你在美国好好的，跑回辰溪来干什么？你把张玉琳几万人枪拉上了绝路，你仔细想想，国民党那面青天白日旗还能飘扬几天？”张中宁回答说：

“您从小就教育我要忠君爱国，尤其在国家危亡的时候，更要候到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和安危，我不这样做，有损于爱国，更对不起您从小对我的教导。”于是双方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辩。最后陈策说：“好，你我谈话到此结束，我们只好分道扬镳，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这次“拜访”不欢而散。

张中宁回到城里，黄文祯把和陈策见面的情况告诉张玉琳，张把桌子一拍说：“如果我在场，就一枪打死那个不受尊敬的老家伙。”这样一来，陈策策反张玉琳的工作便告夭折。

罗子山战斗

7月31日，陈策将肖湘潮那个营拉走，经修溪口、大江口，直上龙头庵。张玉琳得知此事，立刻率部前往“围剿”。那天，我因母亲害病，请假回乡，8月1日清早，张玉琳来到我家，我还没有起床，张大声喊道：“湘哥，你还安心睡大觉呀，我们的部队都被他们拖走了。”我连忙问：“出了什么事啦？”他说：“昨天陈策把肖湘潮营拖走了，今天清早我又接到一个紧急电话，你的一个营也跟着到龙头庵去了。”我说：“是真是假？”他说：“怎么不是其，我已派蒲和生和钉子眼（即张文祥）等带队去追了。”

陈策那时只有200来人枪，势单力薄，在我们的追击下，

由龙头庵向罗子山转移。我们追到罗子山，他们在米庆舜的掩护下，又向溆浦撤退。在激烈的战斗中，米庆舜身中数弹，当场身亡。我同张玉琳到龙头庵时，米庆舜的头已被张文祥手下的人割下，挂在龙头庵中心小学的旗杆上面。

暂 2 军的溃败

1949年8月下旬，黄杰在芷江“省府”召开扩大军政会议，宣称：“我将把17兵团调来湘西，与湘西地区一切武装精诚团结，共同战斗，绝不让湘西落入共军之手。”在会上还宣布了阻击部署。张玉琳按照部署，令第7师与独1、2旅防守烟溪和溆浦分水界一带，以堵击解放军渡资水西进。

9月13日，白崇禧电召湘西各军首领到衡阳开紧急会议，宣布：“湘西战略部署要修政，不能守卡打硬仗，应改为放弃城市，占领乡村，避免牺牲，保存实力，争取时间，准备反攻。”并要黄杰作出“软周旋”的游击计划。

这时人民解放军向澧水、沅水、资水发动全面进攻，以秋风扫落叶之势，长驱直入。中旬，解放军抵达烟溪一带，我部迎战被击溃。

17日，张玉琳和我逃回溆浦分水界，立即通知各旅、团长到指挥部开会，传达了衡阳会议精神，命令部队马上撤离分水界阵地。独1旅向隆回方向转移，与陈光中部联系；独2旅和第7师向怀化花桥一带转移，与100军联系；又通知第6师全部撤离辰溪向麻阳转移；第8师由麻阳向铜仁转移，与43军联系。当天我即带第7师与独2旅从溆浦经思蒙向长田湾与花桥方向转移；张玉琳则率亲信经大江口向怀化方向转移。

大约是9月20日，张玉琳在茶田垅召开军官会议，会上，张中宁说：“奉总统急电，令我们俩马上到重庆去有要事相商，并呈准华中长官公署，我们离任期间由石玉湘代理军务。”

会后张玉琳即偕妻周绍薇乘吉普车离开辰溪。

花桥围歼战

解放军沿湘黔公路挺进，国民党100军杜鼎部向怀化、黔阳一带撤退，派第234师第700团占据中伙铺附近有利地势坚守。解放军一度被阻，后摸清地形，迂回40里将花桥、中伙铺团团围住。10月1日6时50分发起围歼战，700团想夺路突围，被解放军击退，10时20分战斗结束。上校团长王光亭、中校副团长肖笃文及官兵1,210人被俘。

解放军打下花桥，趁势直捣榆树湾，100军234师师长夏日长以为700团仍在坚守中伙铺。不料解放军一阵猛冲把该师打得七零八落，夏率残部往洪江方向溃逃。

我第一次投诚

溆浦、辰溪解放后，我率所部退往麻阳、铜仁一带山区，自己住在麻阳吕家坪。9月24日上午，陈策从辰溪派人给我送来一封信，信中写道：“你的情况我已经向47军李义处长汇报，他希望你到辰溪城里来谈一谈，安全由我完全负责。”

第二天，我带副官罗家焕和4个卫士由吕家坪到火马冲，随即打电话与陈策联系，陈马上派汽车把我接到城里，盛情款待。见到李处长后，我申明愿意率部投诚，接受解放军的领导。李处长表示欢迎，要我赶快回去把部队带到火马冲集中，再请示上级予以收编。

9月27日，我返回吕家坪，经与胡震商定，就近召集连长以上人员会议，宣布投诚，他们听了一致同意，决定各部于10月4日前至火马冲集中，10月1日，我首先率领柴宝臣团及师直属部队到达火马冲，然后带警卫到辰溪汇报。不料在我离开吕家坪时，麻阳廖浩福从晃县到达麻阳，当得知部队决定

诚时一向胡震建议：“我认为马上放下武器投诚，时机还不成熟，目前解放军只占领城市和交通线，广大农村还是我们的，且国民党在大西南还有广阔地盘与雄厚兵力，一定会进行反攻。”胡震被他说服，改变了主意，并通知第6师不去火马冲集中。这时我还蒙在鼓里，住在城里等部队到来，今天等，明天盼，不见有一个人来，急得心如火焚，度日如年。师参谋长傅菊松打电话给我说：“事情有变，估计他们不会来了，是不是先将已集合起来的部队收编，不然人心不定、变幻莫测。”后又急电告我：“柴团长和部分营、连长把人枪拖走了，怎么办？”我忙把这些情况向李处长报告。14日李处长下令收缴已集中人员的枪枝，并宣布：留者欢迎，去者欢送，并发给路费及返乡证明。当时点交的枪枝有1,000余枝。交枪的第二天，我接到柴宝臣的来信，字写得很潦草，只两句话：“作为你的部下到此为止，作为朋友松柏常青。”

火马冲交枪后，使我不安的消息一个接一个地传来。首先是易国英团在龙泉岩占据有利地形，与解放军打了一昼夜硬仗，使解放军伤了一些人。紧接着溆浦县长谌鸿章打电话告诉我：“大江口有土匪扛着机枪抢劫，看符号是你的部下，还得请你来收拾收拾。”又一次，我与李处长到医院看望伤病员，医院负责人说：“近日伤病员送不过来，铜仁、玉屏间公路被破坏啦。”李处长笑着对我说：“白崇禧的软周旋计划，现在还是有人在执行啊！”这些事接踵而至，使我坐卧不安，生怕暂2军残部的所作所为，将来会算到自己头上。我一再要求让我回去，劝他们停止敌对活动，李处长不同意。我错误地认为这是对我的软禁，加之原县参议员陈庆东又对我讲：“你这样投诚得到了什么？不如回长田湾去，等他们封你一个支队司令再回来。”几方面的因素加到一起，我产生了逃跑的念头。

10月25日，李处长到沅陵开会，我趁4个卫士上街之际，

叫副官把所有的枪支收集起来交给师部李参谋，李不肯收，我说：“我们现在用不着枪，每天还要守着它，我都变成管枪大爷了。不必等李处长回来，你把枪收起来就行了。”说罢叫副官把枪放下。我转回旅馆，命副官把4个卫士找回来，对他们说：“你们回家看看，我通知你们时再回来。”并发给他们每人几块钱。卫士走了，我又对副官说：“昨天夜里来电话，说太太（指我爱人）病了，你回去看看，要不要来城治疗。”这样把副官也打发走了。晚上我伏案写了一封信，大意是：“李处长，我现在已离开县城，唯望我这次回去能劝说所部停止一切敌对活动，投靠人民。承蒙优厚招待，谢谢！谢谢！”次日我悄悄地溜到柳树湾搭船。当晚到装粮埠，请一个老人带路，避开大道，翻山越岭，于次日天亮时到达长田湾。

长田湾是暂2军7师雷镇远团的驻地，该团副团长米建平正在操练兵士，发现我到来，马上带我到副师长兼团长雷镇远的住处。我当即与雷镇远商量，决定马上通知所属团以上人员来长田湾开会。通知下达三天后，除6师正副师长外，各师、团长都陆续到达。我问6师正副师长为什么没来？他们说：“由辰溪撤出后，他们跑到芷江，铜仁，就失去联系，部队没人管。在铜仁把装运纸烟和伤病员的车子都打了。”接着又说：“庆幸，庆幸，虎口脱身。”我说：“我现在逃回来了，是虎口脱身。我上了当，给解放军送了几千枝枪。你们坚持按白长官的指示办事，这是对的，但有些具体行动不够恰当，要保存实力，就不能同解放军硬拚硬打，上回易团长和解放军打了一仗，打死他们一些人，你们有没有伤亡？”他们说：“也死伤200多人。”我说：“象这样打，一次打掉200，打5次这个团岂不完了？这是保存实力吗？在车路上抢也不策略！解放军如派两个团来保卫公路线，对我们将是个威胁，我们行动就不方便了……”话没讲完，8师副师长刘际荣就抢着说：

“讲得对，以后我们要立个规矩，不能再这样干了。”大家同意这个意见。因麻阳县长廖浩福跟胡震一起来了，我便对他说：

“你过去是县长，今天委派你当我的秘书，把大家的意见归纳起来拟个制度。”接着我又讲：“按照白长官的指示，放弃城市，占领农村，我们已经做到了，要把部队化整为零，以连排为单位分散驻扎。”胡震补充说：“还应划一个防区，各部按防区以连排为单位分散活动，有事也便于集中。”经过大家反复研究，于11月7日成立了辰溪怀麻边区指挥部，我担任指挥官，雷镇远任副指挥官，下设5个指挥区。决定：第一、把部队化整为零，散于农村，保存实力，待机反攻。第二、五个指挥区的散驻部队，如与解放军遭遇，要做到小胜不打，不胜不打，尽可能避免战斗，免于损失。第三、统筹军粮，以保为单位，每月按做上交给各指定营连。第四、非战斗人员，一律遣散回家，外省和边远县的连排长也可以请长假回原籍。第五、以麻阳、铜仁、晃县、芷江相毗连的西皇大山为最后的战略转移地区。

塘 坳 战 斗

1950年2月15日左右（农历腊月二十七、八），我得知解放军进驻茶田坳，准备清剿附近残匪，立即派人通知警卫营营长张文祥速离塘坳，避免发生战斗，可是他没按我的话办。事后他对我讲，家里生了个儿子，正忙于办喜事，接通知因客人未散，拟在第二天拂晓时离开，天刚亮解放军来了一个营，我名义上虽然只是一个营，而实实在在有六、七百人，且武器也好，故准备把他们打跑再定。没想到解放军战斗力强，运筹得当。他们两三个人一组，迂回辗转地往山上冲，攻势凌厉，而且攻上山头的人越来越多，于是酿成激烈战斗。张连长被击毙，我自己手上也挨了一枪，眼看伤亡的人越来越多，无可奈何，我只好下令撤退。这一仗，我们死了不少人。

我第二次投诚

1950年初，47军主力全部由川返回湘西，担任清剿土匪的任务，首先越境追剿歼击湘西地区惯匪和地霸武装，2月上旬，集中优势兵力，向暂2军的巢穴西皇山挺进。2月28日清晨，我在西皇山区刘家坡接到47军140师师长刘子云、政委陈发洪的联名信，信中写道：“我们经过多次书面联系，都没解决问题，现望你速到沅陵、辰溪或芷江谈判，谈不好你要回到什么地方，我们就安全送你到什么地方，决不食言。如不前来谈判，那我们只好采取军事行动了。望三思。”当时副师长、参谋长都在，我要他们通知胡震、张玉德、张玉玖来商量，第二天除以上三人外，易国英也来了，我拿出信征求他们的意见，易国英首先说：“不信那一套，我们干脆冲出去！”张玉德、张玉玖两兄弟接着讲：“往哪儿跑，打死就算了，黄狗打到门角落还会回头咬一口哪。”胡震说：“这样吵干什么，是不是听听军座的意见。”我说：“冲出去，冲到哪儿去，总不可能冲到台湾去吧；要打，我们粮食已经不多了，打四天还可以维持，打五、六天就得挨饿，我们不具备打的条件。再说，打死在这山沟里，虽说成仁了，但比一只瘟鸡还不如……”胡震插话说：“这封信是对我们的最后通牒。我们是军人，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我看还是军座决定吧。我同意到芷江、沅陵去一次，不过要提出我们的要求，能达到要求，我们就放下武器。要求吗，首先要保证我们全家性命安全……”雷镇远接着讲：“还有一条，就是不算老帐。”胡震不晓得当时是怎么想的，表现得非常积极，马上接着说：“有这两条就可以了，只要他们答应，我们就投诚。”最后大家研究认为到沅陵太远，最好到芷江去，于是由廖浩福写了回信，表示愿意谈判，请在花桥备车子接我去芷江。

经过两昼夜翻山越岭我到达花桥，在解放军吕长太营长的陪同下，安全到达芷江。刘师长、陈政委请我共进晚餐，我由阶下囚成了座上客，内心既惭愧又高兴。席间，我代表暂2军全体官兵向解放军首长表示敬意，并详谈前来的诚意与要求。当夜，在沅陵的曹里怀军长、周赤萍政委相继和我通了电话，他们一再慰勉，要我好好休息，问题将会顺利解决的。我心情十分激动。第三天，陈政委告诉我说：“你代表全军前来投诚提出不算老帐，保全投诚人员的生命财产安全我们完全可以接受。”

我回西皇山区后，把前去谈判受到的热情接待和解放军首长的讲话精神进行了传达。8师师长胡震、独2旅旅长胡振华、6师2团团长张玉玖、7师2团团长张玉德等均先后率部投诚，暂2军就此消亡。

（辰溪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供稿）

“四·三”反革命暴乱案

方 毅 人 *

1950年4月3日，胡坤、胡春台一伙，在岳阳县康王桥一带发动了攻打原一区区政府的暴乱。打死打伤区政府干部10余名，这就是“四·三”反革命暴乱案。

(一)

胡坤和胡春台，是岳阳人民深恶痛绝的惯匪。岳阳解放初期，他们慑于人民解放军的威力，分别于1949年7月下旬和8月上旬表示愿意弃恶从善，投向人民，我党和人民政府本着既往不咎的政策，安排胡坤去长沙军分区教导队和湖南军区教导团学习，同意胡春台回康王桥原籍参加生产。但是，这两个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的惯匪并没有真正放下屠刀。胡春台回康王桥不久，即串连了黄菊秋、方朝盘等人，拉拢一部分不明真相的原国民党士兵，组织起秘密的反革命武装。为了不断扩充实力，胡春台还编了一首招兵歌：“老子本性天，住在胡龙尖，有人来当兵，两块钱一天。”胡坤在学习期间，与同班一名国民党特务分子暗中勾结，于1950年2月逃离教导团，回到了岳阳今平地乡老家。3月下旬的一天，胡坤纠集胡春台、刘湘涛、刘世文、任笃初、任早伢、冯玉泉、宋大德、黄大全、余育人等10多人，在龙湾乡共和村外屋陈家召开了准备进行暴乱的秘密会议。当时岳阳解放不久，人事制度很不完善，致使胡坤旧部刘湘涛、刘世文、任笃初3人乘机混入了一区区中队，并分别担任了分队长、班长和情报组长的职务。就在这次

* 方毅人当时任岳阳县人武部军训干事、区武装大队长等职。

秘密会议上，刘湘涛等人向胡坤详细提供了我一区区委和区政府的干部配备以及区中队的人员武器等情况。胡坤、胡春台认为，我区中队虽有指战员60多人，但居住分散，一部分驻守区政府，一部分在西塘白湖寺开荒生产，一部分随同工作队到各村开展“双减”、反霸运动，易于各个击破。特别是三名内奸早已打入区中队，窃据了部分领导职务，便于互通情报，里应外合。经过策划，这伙亡命之徒决定4月3日在康王桥举行暴乱，夺取一区区中队的全部武器，杀害一区的全体干部，并由胡坤指令其旧部李炳锡（曾任国民党军队团长）和黄菊秋、周利和等人，分头纠集武装，在临湘县和岳阳三三区政府所在地公田同时叛乱，以便互相策应。4月2日，刘湘涛到胡坤家进一步密商具体行动计划，决定刘湘涛和任笃初立即赶到西塘白湖寺，连同已在该地的刘世文作为内应，首先夺取生产部队的武器，得手后再攻打一区政府。

（二）

4月3日上午，胡坤率领17名匪徒，窜到白湖寺（距西塘10华里）我一区中队生产基地。这时，担负生产任务的战士已由刘世文骗到山上开荒，18支步枪和一支手枪全部留在驻地，由刘湘涛、任笃初如数交给了胡坤。随后，由任笃初、刘世文带路将匪徒领至西塘，正在该地检查工作的我一区区委副书记孙锁成猝然与敌遭遇，他刚拔出手枪，即被刘世文连发数枪击中，壮烈牺牲。中午后，匪徒们由刘世文带至一区政府所在地康王桥，与区中队的叛徒会合，兵力增至23人。其中10名匪徒将区政府四面包围，胡坤带领13名匪徒进入区政府院内，刘世文首先开枪杀害了县公安局侦察股长王良玉，区委和区政府的干部听到枪声，立即进行自卫还击，经半小时激战，子弹全部打光，除区长杨冲英、区委宣传委员侯国珍、妇女干部赵凌清三

同志越过房顶突围，区干部谭经伦、文书杨国仕被俘外，其他同志全部牺牲。这时，胡坤一面命令大股匪徒留下搜索武器和文件，一面自带一名亲信尾追突围的侯国珍同志至康王桥将其杀害，夺取手枪一支，然后返回区政府，带上抢劫的全部武器、区政府的公章和部分文件向西塘方向遁去。当时，县委副书记李六平同志正途经康王桥附近的熊家塆前往新墙检查工作，因遇小雨，急于赶到目的地，故未在一区区委停留，才免遭不幸。4月4日，胡坤派遣任笃初和几名匪徒来到和平乡十四村，将正在该村召开群众大会的区公安员康兢秋同志骗出会场，予以枪杀。在这次暴乱案件中，我一区区委副书记孙锁成、区公安员康兢秋、区委宣传委员侯国珍、县公安局侦察股长王良玉、县公安局侦察员陈海泉、独立团排长王应德、炮兵连班长彭光朝、县大队组织干事马宗林、区中队分队长李枝清、区干部谭子贵等10人和一名农民惨遭杀害，区大队长张三来同志负伤，谭经伦、杨国仕、田勇、周建川等4人被俘，后从看守地点跑回。

(三)

县委书记赵冰岩、县长罗西芳（县委副书记李六平同志次日赶回岳阳）得知此事后，立即向上级作了汇报，同时召开有关部门负责干部紧急会议，一面布置加强城内警戒，防止潜伏匪警乘机骚乱；一面部署武装、公安人员对反革命暴徒进行围剿。4月4日清早，独立团全体指战员，县大队的一个连和公安局清一个工作组（由该局副局长陈建霖带队）赶赴反革命暴乱现场，经过分析研究，决定由城立团抽出一个机动排和两个侦察班，县大队抽出一个排，负责保卫一区区委潜和押送清获的犯人，公安干部负责了潜政情和审讯犯人，其余武装人员分途跟踪追歼匪徒。与此同时，省、地委指示邻近的邵阳、临湘、

平江等县派出武装力量严密戒备，防止胡坤一伙向外地逃窜。

面对我军的强大攻势，匪徒们被迫化整为零，企图逃避惩罚。他们将长枪隐藏，由分散的匪徒暗带短枪，或者伪装在田里劳动，或者躲避在亲戚家里。我军严密搜捕，加上广大群众积极反映情况，提供线索，终于粉碎了敌人的这一阴谋，自4月4日至27日，先后捕获匪徒34名，此外还有16名匪徒慑于我军声威，自动投案自首，缴获步枪29支，手枪11支和弹药一批。对捕获的匪徒，经审讯定案和报上级批准后，有24名被判处死刑，并分批在岳阳楼附近的空坪里召开宣判大会，镇压于今3517工厂所在地。当时仅匪首胡坤一人漏网，他逃往香港徒受了王翦波的奖金和新的破坏任务后，再次潜回岳阳，妄图东山再起。但由于全县人民已经普遍发动起来，就在胡坤回到岳阳的第二天，即被民兵捕获，不久被镇压。至此，参与“四·三”反革命暴乱案的匪徒，全部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岳阳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供稿)

陈靖雄其人其事*

杨学东

在湘西巨匪中,唯独陈靖雄的名字不太为人所知,其实他是一个政治色彩极浓的人物。北伐时期,他经郭亮和湖南省工人纠察队总队长武文元介绍加入了共产党,“马日事变”后叛变革命,以后成了蒋介石的门生、蒋纬国的朋友。南京解放后,陈靖雄经蒋纬国推荐、陈诚派遣,由台湾回湘西操纵湘黔川多股土匪,企图阻止我人民解放军向西南进军。解放后在湘西匪首纷纷落网之时,陈靖雄却在四川省大足县邮亭铺摇身一变,成了苦大仇深的“老贫农”,直到1957年才落入人民的法网。笔者长期以来注意收集陈靖雄的资料,特别注意访问当事人,现根据掌握的素材,将陈靖雄的一生简述如下。

大 浪 淘 沙

陈靖雄(一作陈靖熊),原名有昌,别号十吾,又名陈新,化名张传义。湖南省泸溪县兴隆场乡陈家湾人,后迁居泸溪县浦市镇,从小好武习文,1923年由浦市高级小学毕业后,考入湘西十县联合中学(校址在保靖县城),受到该校校长李云抗及教导主任柳直荀等进步教师的影响。不久,北伐军进入湖南,陈靖雄奔赴长沙。经友人武文元介绍,于1926年任湖南省总工会秘书,后调任总工会纠察队秘书,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用名陈十吾)。陈赓当时任北伐军总指挥部特务营营长,驻武汉经生三路,陈靖雄受党的委托为陈赓营招募了100名新兵,并送至武汉。1927年4月,党委派陈靖雄任长沙74支部书记。“马

*本文根据调查访问和查阅有关资料整理。

旧事变”前夕，武文元到各县视察工作，党委派陈靖雄代理省工人纠察队总队长职务。5月21日晚，国民党独立第33团许克祥部突然进攻省工人纠察队，陈靖雄指挥队员进行英勇顽强的抵抗，终因寡不敌众而惨败，陈靖雄倒地装死，第二天化装逃到水陆洲苏先骏（当时系中共党员）处，以伙夫身份隐蔽起来。

7月，武汉国民政府所辖的贺龙、叶挺两部，借东征讨蒋之名，在长沙南门外天鹅塘成立联合招募总处。党派陈靖雄为招募员，到汉寿招募新兵。南昌起义爆发后，陈靖雄在汉寿被捕，遂被解至长沙，经国民党湖南省政府军事所（所长周炯）判处有期徒刑3年零2个月，关在陆军监狱。1928年蒋唐战争爆发，唐生智部战败，南京国民政府前敌总指挥白崇禧部进抵长沙，陈靖雄与在押100余犯人，乘机破狱而出。党即派陈靖雄去湘南朱德部工作。他走到衡阳，被国民党警察阻挡，返回长沙。又受党的派遣，先后到湘潭易俗河、益阳、桃江、安化、蓝田策动农民自卫军，开展游击战争，最后被派往宝庆（邵阳）策动武装起义，因宝庆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无法接上头，又转回长沙。此时，国民党在长沙特设“惩共法院”，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党的活动转入了地下。陈靖雄因找不到党的组织，便前往武汉。因武汉无法立足又转回长沙，躲在杨台之家里。由于对革命丧失信心，于1929年向国民党长沙县政府自首，到湖南省感化院训练班受训三个月，供出了郭亮、欧阳枚生、武文元、赵热中、孙开南、朱明（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长）、陈福策等10名地下党重要负责人，并发表反共声明，成了可耻的叛徒。

屠杀革命志士

陈靖雄从“感化院”出来后，经国民党军第7师第3旅第5团团团长魏镇介绍，到宁远县县长蒋森手下当科员，正式用名陈靖

雄。不久又到第16军第5师教导团(后改为第51师第303团)任中尉书记,在鄂西北参加了围剿红军的战斗,先后审讯屠杀被捕红军40余人。后提升为宜城特税检查所所长,又受襄阳禁烟局局长孙孝先委派,任欧家庙禁烟分所主任。后调入国民党军第82师第487团第3营当国术教官,改名陈新。1936年到该师军官团学习,在谷城受训5个月,混了个上尉连长。为了寻找升官的捷径,他加入了文峰县哥老会,想借助帮会势力往上爬;又于1938年秋在铜梁考取了中央军校战时补充军官训练总队(后改为军官班第7期)。1939年4月毕业,从此平步青云,1941年升为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铨叙所第2处机关科少校科员。铨叙所是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掌管海陆空部队机关人事任免、考绩、奖惩诸事的机构。陈靖雄官阶虽低,但实权相当大,承办国民党各绥靖公署、各警各司令部、保安司令部、江防司令部等重要单位的人事任免事宜。1943年改任四川泸州师管区第一科中校科长。1945年冬,陆军装甲兵教导总队在四川重庆成立,陈靖雄任该总队“潜艇二组”中校组长(即人事科长),并在重庆加入了青帮。后在徐州装甲兵部队与蒋介石的次子蒋纬国共事,并结为至交。1947年夏,陈靖雄任南京某团管区中校参谋主任,1948年春升为南京某团管区上校副司令。同年秋,进中央军校兵役班第8期训练团受训,该训练团团长由蒋介石兼,教育长是黄杰。结业后,兼常州师管区干部训练班军事大队大队长。

受命回湘西

1949年4月22日(南京解放前一天),陈靖雄乘汽车逃离南京,绕道杭州,到达上海,去国民党中央训练团上海分团拜会装甲兵副司令蒋纬国。蒋纬国问陈:“你准备作何打算?”陈说:“去广州国际部报到,如无适当安置,我是湘西人,请求国

防部派我回老家去。在地方上抓武装，进行反共游击战。”蒋说：“这是对的！我写封介绍信给你，先到台湾去找陈（诚）总长。”信的大意如下：“兹有南京某团管区上校副司令陈靖雄兄，系湖南湘西人，拟回原籍，必要时组织地方武力，实行反共游击战。敬请赐予指示机要……”并给陈100元光洋做路费。

陈靖雄乘轮船到达台湾后，基隆要塞司令姚耆斋（又名姚祖龙，泸溪县浦市镇人）设盛宴招待同乡，对陈靖雄说：“湘西三二事变后，不知徐汉章（泸溪县巨匪）现在有多少人枪，如能把那些人弄到这里来，就是本地的泸溪家乡子弟兵了。”陈靖雄说：“2000人枪可能有，等我回去，为你招来好了。”

随后，陈靖雄到台中拜谒国民党军参谋总长兼台湾警备总司令陈诚。陈诚问道：“国难当头，你将作何打算？”陈靖雄说：“这次共军来势凶猛。二野、三野占了南京，直抵上海。四野强渡长江，必然向西南发展。卑职离家20多年，愿回湘西经营地方武装，阻击共军向西南进军，不得已时，实行游击战，以便日后配合国军反攻。”陈诚称赞道：“很好！”并慰勉一番。然后在蒋纬国的原信上写上：“交第一厅照办。”

陈靖雄便经国防部办公厅主任钱卓伦派往湘西绥靖司令部（设芷江县城）。

负隅顽抗

陈靖雄由广州返回湘西时，途中遇见蒋介石侍从室的侍务头子、原湖南第八区、第九区专员张中宁。张向陈吐露了回辰溪收编旧部、巨匪张玉琳的意图。陈回到泸溪县浦市镇后，该县巨匪徐汉章请你向中队长以上的土匪头目训话。徐汉章曾与解放军湘西雪峰山部队司令陈策的代表谈妥，准备投诚。陈靖雄一来就把陈诚在台湾对他说的国内外形势，加油添醋地大肆发挥一通，博得众匪首的喝形。徐汉章即改变初衷，并请陈靖

雄任暂9师参谋长。陈不推不就，先到芷江绥靖司令部报了到。但湘西绥靖司令刘嘉树并不看重陈，只给了他一个额外的上校参谋名义。陈靖雄这才回泸溪出任了暂9师参谋长。他将该师三个团（团长分别是李云厚、李祥云、李子斌）的兵力投入了阻止解放军西进的战斗中，还与宋希濂嫡系湘川公路护路司令董仲箴（湘乡人，当过新疆师管区司令，与陈靖雄在中央训练团兵役班同过学）在泸溪县汽车站附近成立联合指挥部，由陈协助董指挥作战。

1949年8月初徐汉章部被解放军击溃。陈靖雄和董仲箴乘吉普车逃命，受到解放军侦察连的阻击。陈与董跳下汽车，沿着公路侧排水沟匍匐前进。董因身胖体重，当了俘虏。陈靖雄则逃回了浦市镇。尔后到兴隆场，与徐汉章一道收编残部，于9月在兴隆场召开团长以上匪首会议。议决：以兴隆场为据点，坚持反共游击战争；实行坚壁清野，断绝共军粮源；破坏西进交通，袭击军车、军船；建立情报网，收集共军情报。由参谋长陈靖雄负责与中央军联系，争取支援，并去外县联络各地方武装，解释与乾城、凤凰之间的隔阂。随后，陈靖雄去凤凰游说“湘西王”陈渠珍。陈靖雄想策动陈出来收拾湘西残局。陈渠珍不以为然地说：“这次解放军进军西南，采取进攻的路线与过去日本进攻所取的路线是一样的，这是对的。目前国民党方面要看白崇禧最后一战，如果失败了，那么全国都会解放的。目前只有等等看，不宜乱动。”还说：“共产党，国民党，我都不得罪，我要看广州一役之后再表态，解放军要粮草，我支援；你们来，我也一样支援。”并给了陈靖雄20包盐，让他转交给徐汉章。接着陈靖雄协调了徐汉章与乾城县巨匪梁光湘、沅陵县巨匪石盘的关系，调解了徐汉章与泸溪县另外几个重要匪首杨元玘、杨齐伍的矛盾。后来杨齐伍夫妇等投诚，陈靖雄又通过杨齐伍的儿子，策动杨氏夫妇等在泸溪县城

发动武装暴乱，重新拖队伍上山为匪，结果杨全家丧命。

陈靖雄在浦市先后两次写信给蒋纬国，报告了以上情况。

1949年11月，解放军沅陵军分区副司令员陈策派参谋杨志标劝徐汉章交枪投降。徐与陈靖雄商量对策，采取两面手法。一方面迫于入川解放军压境的形势，表面假装愿意投降，将暂9师官佐名册造好，派人送往沅陵军分区。另一方面，与古丈张平匪部、麻阳胡震部、辰溪张玉琳匪部，以及永顺、永绥（花垣）各方面的土匪联系，约定向解放军进攻的日期和各自担负的任务。回师湘西剿匪的人民解放军第47军第139师三个团合击兴隆场，徐汉章匪部化整为零，未被全歼。后经反复围剿，才将这股土匪消灭。陈靖雄狼狈逃回老家陈家湾山中，由于当地群众宗族观念浓厚，并不把陈当做坏人，由族侄陈良楚、陈良能、陈良进和族孙陈秀本等人轮流照顾和引路，四处躲藏。陈后来越过巴斗山，逃到了凤凰县境。

他托谭子俊去凤凰县城找沈德余，由沈德余介绍往苗乡躲藏。于是陈带着沈写的介绍信，到凤凰县总兵营，见了龙云飞和他的儿子龙膏如（湘西边民国大代表，又名龙恩普）。陈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很快赢得了龙云飞父子的信任。

1950年5月，凤凰县人民政府县长宋子兴与凤凰县治安会副主任谭自平（原凤凰县常备队总队长，已投诚），治安会军事组副组长沈德余等人来到总兵营龙云飞家中，宋县长宣传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劝说龙家父子交枪投诚。宋县长等人在巷子内行走时，陈靖雄躲藏在楼上窗户旁边偷看。白天，宋县长做龙家父子的正面工作，晚上，陈靖雄做龙家父子的反面工作。并派人在宋县长等人回县城的途中埋伏，刺杀宋县长，但未得逞。

在陈靖雄及另外4个国民党传务的煽动和策划下，龙云飞父子于1950年7月在湘黔边界发动武装暴乱。7月14日，凤凰县唐汉云、杨和清两股土匪由贵州松桃进入凤凰苗区，各路匪

首在总兵营开会，决定成立武装暴乱组织，陈靖雄出谋划策，提议用“中国西南讨共救国军”名义，后来依照龙云飞的意思，将“西南”二字改为“边民”，即“中国边民讨共救国军”。龙云飞的儿子龙膏如为总指挥，陈靖雄为参谋长，唐汉云为副总指挥兼纵队司令，杨和清、龙恩铭（龙云飞的侄儿）、田耀武（麻阳人）、吴光惠（贵州省松桃匪首）等为纵队司令。口号是“武装自卫，反对征粮，反对收枪”。写的标语是：“杀绝共产党政工人员！”“活捉宋县长（子兴）！”“剥崔政委（强）皮！”等等。他们强征壮丁，勒令凤凰、松桃、永绥三县边界每甲出3个人，3枝枪，一时纠集了3,000余人的武装。随后将德胜营、总兵营、田冲等仓库的公粮全部抢光，还残杀了解放军4名通讯、侦察人员，并妄想攻占芷江飞机场，在得到台湾空运支持后，再向长沙进攻。两天后，在总兵营集结的600余名土匪，由龙膏如、陈靖雄指挥，进占德胜营，准备再攻凤凰县城。不料第2天中午，解放军第47军第139师第417团某部由凤凰开来，向土匪发动进攻，终于歼灭了这股土匪。收复了德胜营。陈靖雄与龙家父子率领残部四处流窜。此时，陈渠珍和凤凰县人民政府写信劝说龙云飞父子停止叛乱行动。龙膏如请陈靖雄代为拟复，拒绝投降。然后，召集苗乡上层人士和土匪骨干开会，请陈靖雄讲国际形势，正讲得天花乱坠之时，解放军突然打来了，匪众退至山中，解放军一阵迫击炮轰炸，一阵猛冲，土匪立即溃散。陈靖雄感到如此逃窜，随时都有被活捉的可能，于是与田耀武商量逃往地扫坪吴光惠处。

不久，龙膏如带领残匪也来到地扫坪，与吴光惠商量反攻总兵营，但无结果。

此时，贵州巨匪彭景仁派人来凤凰县腊尔山地区，想与龙膏如接头。龙膏如要陈靖雄前往洽商。陈靖雄听说彭景仁是湖南乾城人，又是国民党正规军师长，现在川黔边界某大山里游

击，很活跃，有2000余人枪，还有20余门迫击炮。于是陈以“中国边民讨共救国军”全权代表身份，与彭匪代表商定：湘、黔、川边界诸路股匪联成一体，共同反共，合攻贵州省松桃县城，得手后再反攻铜仁专署。陈为了达到上述目的，以血酒结盟方式，进一步联络凤凰、永绥、松桃、秀山诸路土匪。不久，土匪密探探知松桃城防空虚，在陈靖雄煽动下，各地土匪互相邀约，确定了进攻松桃的日期。由龙膏如、吴光惠纠集残匪300余人，向松桃开进，利用黑夜越过松（桃）铜（仁）公路，想与彭景仁师残部及其它各路土匪会合，一道攻打松桃县城。并在苗寨墙上涂写了许多反动标语。第3天拂晓，这股土匪开始进攻时即与解放军接触，双方战斗激烈，最后，湘、黔解放军将匪徒全部围歼，只有少数匪首漏网。陈靖雄逃到凤凰县暴木营杀人魔王龙大牛（1949年5月曾带队在乾城县张排寨渡口将国民党军师长顾家齐、县长杨仲仆刺杀）家中躲藏，不料解放军派人来捉龙大牛，龙大牛东逃西躲。陈靖雄只好伪装成瓦匠，1951年2月初又化装成草烟贩，逃回到了老家陈家湾。

隐姓埋名

1950年至1952年，陈靖雄操纵的湘、黔、川边界的匪首，不是投降，就是被俘，或是被当场击毙。如龙云飞在万人接山中被击毙；龙膏如被苗族会活捉；龙作金脑袋被农民用斧头劈成两半；龙恩铭自杀；徐汉章在新晃县瓦匠棚被军民活捉归案等等，唯有陈靖雄成为漏网之鱼。

泸溪县公安局侦察股长颜其信和县委组织部干事杨德铨整整花了一年时间，查阅了大量有关材料，走访了许多有关人员，才发现一点蛛丝马迹：陈靖雄的销声匿迹，与他的特务老婆陈敬芝失踪有关，而陈敬芝的失踪又与张白胜一家由浦市迁回

四川省几乎是在同一个时间。因此，他俩把主攻方向集中于四川省，顺藤摸瓜，结果侦知陈靖雄确实潜伏在四川省。

原来陈靖雄隐藏在老家陈家湾山后密洞后，托人去浦市镇找到以经商为掩护的妻子陈敬芝（四川人），此后，陈敬芝经常以去兴隆场赶场为名，秘密去山洞内看望陈靖雄并商量潜逃办法。陈靖雄对浦市镇张白胜（淑兰）一家特别感兴趣。张一家是四川人，后迁居泸溪县浦市镇，因张白胜有几分姿色，在情场上曾经与国民党一些中、下级军官及湘西一些土匪头目有一些瓜葛，其妹张白喜（桂英）未成年便被逼迫嫁给一个年老的土匪团长（后被人民政府镇压）。剿匪反霸期间，张白胜的母亲因不明党的政策，上吊自杀。张白胜从此仇恨共产党，此时刚好有一个姓杨的情人（国民党军官，北平和平解放后回四川开汽车）给她写信，要她一家迁往四川巴县，保证负担她全家生活费用。陈靖雄根据上述情况，指示陈敬芝主动关心、照顾张家，并要陈敬芝与张白胜结拜为姐妹，动员张家迁回原籍。张白胜一家的户口迁移证明是由刚参加工作不久的浦市派出所的小陈填写的，由于小陈缺乏经验，没有将后面几个未填写姓名的空格划掉，陈靖雄便模仿小陈的笔迹，轻而易举地填上了自己和妻子陈敬芝以及马弁的化名：大哥张传义、二嫂陈氏（陈敬芝比陈靖雄小20多岁，不便称大嫂）、小弟张传德。

陈靖雄一行6人先逃到了四川大足郎亭铺，准备在陈敬芝姐夫曾光书家落户，不料曾因反革命罪被关押。8月初，在陈靖雄的精心策划下，其妻陈敬芝，先与铁路工人吴铁生结婚，故意吵翻，不到一个月就离婚，得到了人民法院的正式离婚证书，不久改嫁给驻康定的解放军孙连长，成为“革命军人家属”，安排在雅安农学院工作。因部队政治审查严格，陈敬芝怕招惹出不必要的麻烦，又与孙离婚，1956年再次改嫁，与该院干部郭文祥结婚。张白胜则嫁给了重庆钢铁公司锅炉技术

员。张白喜是个思想比较单纯的女青年，见陈靖雄孤独，无人照顾，愿与陈结婚。但陈为了长期潜伏，因此婉言谢绝，说张白喜年轻有为，前途无量，应努力上进。于是张白喜考进重庆大学读书，在舞会上与西南地质局人事科长丁健相识，毕业后与丁结婚，陈与马牟以张传义、张传德化名为两兄弟，在自流井与富顺詹家井一带做牛生意、挑河砂，并精心编造了一套在旧社会的苦难家史。1952年当地土地改革完成，陈与马弁的阶级成分划为贫农，分得了田土、耕牛和房屋。1954年加入互助组，1956年7月加入东胜初级农业合作社，陈担任记工员，马弁当上了民兵中队长。

法-网 难 逃

泸溪县公安局侦察股长颜其信和县委组织部干事杨德铨，查找陈靖雄的唯一线索就是3张旧照片。1956年，颜、杨两人来到四川，化装成老百姓来到自贡市一家茶馆，喝茶闲谈，而后叹了一口气，茶馆老板娘问：“啥子原因叹气？”颜、杨说：“我们从湖南来到这里，找一个亲戚找不到。”老板娘问：“有照片没有？”颜、杨把陈敬芝的但姐照片拿出来，老板娘看了大惊，非常关心地说：“不要找！不要找！她爱人是个特务，枪毙了，姓曾（指曾光书）。”问：“她现在哪里？”答：“在重庆到贵阳的铁路上。”问：“她现在还有什么亲人？”答：“有哥哥叫陈官宝，解放前当过救济院院长。”颜、杨随后走访了自贡市养老院，有两位高龄老太太说，前两年碰到过陈官宝，在自贡市贸易公司工作。颜、杨又跑到贸易公司，公司领导说陈官宝现名叫陈德辉，因病住在医院。颜、杨到医院与陈德辉一见面，就开门见山说明来意。陈德辉说他妹妹陈敬芝与妹夫陈靖雄到四川不久，就秘密离婚，分手了。并说他妹妹现在雅安农学院当职员，陈靖雄下落不明。

颜、杨火速赶到雅安农学院，但扑了个空，因陈德辉已打电报给陈敬芝，说有两个带湖南口音的人找过自己。但经过反复查找，最后还是将陈敬芝抓住了。1957年2月初根据陈敬芝的交待，公安干警来到大足县邮亭铺乡村，由当地农村党支部书记引路，闪电般地冲进了陈靖雄家，但陈不在。两位干警立即隐蔽到房门里面，再由支部书记找陈靖雄回家，借口商量农业生产问题。陈推门而入时，两枝手枪已对准了他的胸膛。陈知道不妙，使出“少林”绝招，将两枝手枪打落，猛转身急逃。刚跑出十几步，十几个民兵已将他包围住，最后只得俯首就擒。

陈靖雄被解回湘西后，泸溪县人民法院对陈靖雄案件进行了长时间审理，于1958年8月21日判处陈靖雄死刑。

恶魔张平

胡家模

张平是湘西的股匪头目。民谣说：“天见张平，日月不明；地见张平，草木不生；人见张平，九死一生。”这是对张平的真实写照。当地百姓称他为杀人魔王、坐地虎。

财主的恶少

张平原名张大治，古丈县李家洞张家坨人，生于1906年4月。他的祖父张朝玉，是张家坨的大财主，家有水田160亩。张平出世时，其父张廷舟因科举不中，吞服鸦片身亡。其母向桂莲改了嫁。从此，张平由其祖父抚养。张朝玉对他娇生惯养，宠爱纵容，使张平从小野蛮成性。9岁在李家洞读书时，用砚池把老师向正学砸得头破血流，西品行恶劣，先后被李家洞、桐木溪、芭蕉冲等学堂开除。此后，张平在家不务正业，玩枪弄棍，寻事挑衅，成为李家洞地方的小恶霸。

1921年，张平娶沅陵桐木溪向和甲的女儿向丁丁为妻。婚后，向丁丁服侍稍有不周，张平便拳脚加身。一次，向丁丁被张平无辜毒打，走投无路，丢下不满周岁的孩子自尽了。

1922年，张平花100多块银洋买了一支汉阳枪，成天扛枪游荡，狩猎打靶。当地百姓都不敢惹他。

1923年，李家洞印家坨财主印培被以“保乡安民”的名义，买些枪支成立国防局，印培植自任局长，叫张平当副局长。印培植之弟印培林是张平的亲姑爷，也扛起汉阳枪。一次，

*本文根据调查访问和有关资料整理。

召集甲长议事，张平不在家，印培林说了一些瞧不起张平的话，张平得知后，把印的汉阳枪抢了。印培植一家怕张平再下毒手，便收拾金银细软，连夜逃上金华山，在山上修碉堡，筑土培，防御张平袭击。张平从此自任团防局长。这时，18岁的张平，吃喝嫖赌，样样俱全。并且开始拖队，干起烧杀掳抢的勾当。

枪杀张廷富

李家洞团防局副局长张廷富，知道张平长期奸污自己的婶娘和绑架奸淫过路妇女，因此曾经劝导过张平。张平对此却怀恨在心。

1924年12月19日晚上，大雪纷飞，张廷富一家围在火塘边烤火。张平邀集张大美等三人闯进张家，将张廷富夫妇及其父母和小弟枪杀。当时，张廷富的妻子已临近分娩，被打死时婴儿流产出来，也遭惨害。张廷富的弟弟张廷胜，当时未被张平击中，昏倒在他父亲的尸体下，幸留一命；他的妹妹躲在门角里，才免遭杀害。张廷胜连夜逃到永顺石堤西，后来改名换姓，做工糊口。

张平杀害张廷富一家六口，社会舆论很大，便跑到沅陵县桐木溪他的姑妈家避风。张平走后，经张朝玉出面安葬了死者。张平在外鬼混了一年多，到1926年才西到李家洞。

逃到永顺县石堤西的张廷胜，请人写了状纸，上告永顺县政府（当时李家洞属永顺县管辖）。县府委派石门寨团防局长张兴楼，设计擒拿张平。一天，张兴楼主动提出石门寨同李家洞办联防局，张平不知是计，改然同意。1926年4月，张兴楼带领几名团防兵，一路埋伏在白路界，一路到李家洞，假传召开保甲会议，把张平的人都派下去喊人；张兴楼和张平靠在火床上吸鸦片烟。团防兵张敬柏趁机从门缝中对准张平连开两枪，不料都是“水”子，反被张平发觉。张平和张兴楼一同跳下床

扭打起来，从房里打到堂屋，从堂屋打到坪场，张兴楼一个手指被卡断，仍扭住张平不放，叫张敬柏开枪。张敬柏左瞄右瞄怕伤着张兴楼，正犹豫时，张平抽出小刀对准张兴楼的心窝，张兴楼松手躲闪，张平趁机得以逃脱。

1927月，张兴楼探得张平的行踪，向永顺县府报告，加上已当上保安团参谋的印培植也告状，于是省里派出刘本洲保安团一个排的人马，从沅陵乌宿出发，并有沅陵县利平乡几十名乡兵配合，到李家洞捉拿张平。

由一个姓罗的排长带人包围了张家坨。这时，老百姓已闻风而逃，张平还在睡大觉，枪声响了，张平慌忙爬起来。夺门而出，冲出重围后，躲在后山岩洞中。罗排长命士兵攻岩洞，一个偏脑壳的团兵刚到洞门前，张平射击一枪，偏脑壳兵应声倒下岩坎（后来，叫此洞为偏脑壳洞），其他团兵不敢上前，只是远远地朝洞里放枪，并烧辣椒烟熏洞。正紧急时，李家洞的保长张朝连领着六、七人前来营救张平，罗排长不知虚实，下令撤到金华山。张平与保长会合后，仗着在本地人熟悉地形，反转攻打金华山，保安团被打死打伤10多人，丢了几支俄造枪，撤退到沅陵乌宿。保安团退去后，张平感到自己势单力薄，到头来免不了挨打，因此又离开了李家洞，去另寻靠山。

投 靠 舒 安 卿

1928年，张平经人介绍到国民党军128师旅长舒安卿手下当副官，给舒安卿看守沅陵清水坪的庄园。1930年，张平与沅陵向三妹成亲，不久叫向三妹回李家洞老家，后又被张平一纸“休书”，逼回娘家。

张平在清水坪舒安卿家守庄园时，暗中筹划对张兴楼报仇，得到舒安卿赞同。张平买了一支套筒枪藏在李家洞，多次摸黑没有碰上张兴楼。一次，探得张兴楼去永顺县城开会，张

平背上一斗荞粉粑粑，躲在吴家坪的后山坡，一连等了7天，终于等到了张兴楼和他手下的张廷胜，将张兴楼击毙在稻田中，张廷胜被打伤后逃脱。

张平倚仗舒安卿为非作歹。一次，丫角山场上，有一个叫化子做“活人头上打碗”的表演，张炫耀自己的好枪法，一声枪响，碗被打碎，叫化子吓得死去活来。1935年，张平随舒安卿部到永（顺）、保（靖）一带“剿共”，后来驻在永绥县城，在这里又强与摆杂货摊的16岁少女杨炳莲结婚。

抗日战争中，舒安卿部在浙江嘉善、嘉兴一带抗日，同日军血战七天七夜，因缺乏弹药和粮食补给，几乎全军覆灭，舒安卿带着伤残兵员回到沅陵后，张平为舒安卿熬汤煎药，阿谀奉承，博得舒的好感，被收为“义子”。并由舒安卿推荐当上了古文县警察局巡官。不久，又当了警察局中队长。

野心勃勃的张平，当上中队长并不满足，仍为非作歹，扩展势力，警察中队只20多人，他虚报10多人的薪响，中饱私囊；又对城内旅社宿客，每晚征收200文户口税；还以抽壮丁、禁烟赌为名，攫取民财；打着“剿匪”的幌子排除异己，杀死保长石姜成；带领警察打麻溪乡村武装时，打死无辜百姓，抓去双伯球等人缴得10条枪，私藏花机关枪一挺；剿宋家寨向雪清，又打死保长向先银，掳去向雪清父子三人在古文杀害。更恶毒的是张平挑起地方武装势力互相残杀，从中渔利。李家洞附近的胡家岭，有胡小衡、胡小芸兄弟，势力很大，张平认为对自己是个威胁。1938年，张平指使杉树坡的宋太仁偷走胡小衡两头水牛，并带领十几人，攻打胡氏兄弟，打死了胡小芸的儿子胡锦杰，把头割下挂在树上，胡氏兄弟被迫搬到金华山，并从石门寨请来张安绪、张安成兄弟保镖。1939年5月，张安成看农民插秧，张平指派徐永耀等人将张打死，逼得胡氏兄弟不敢在金华山居住，使徐永耀等人马上占据了金华山。张安绪为了

替兄报仇，和胡氏兄弟从沅陵清水坪请来保安团，打死了徐永耀，也将首级割下挂在树上，一把火烧了金华山的古庙，烧死徐永耀的两个无名小卒。这年冬天，张平指使宋太仁从淘金溪、杉树坡、徐家岭等寨纠集几十人，围攻胡家岭胡氏兄弟，打死了胡小衡的儿子胡锦涛。胡氏兄弟又从乌宿请来保安团攻打张平，反而被张平打败。胡氏兄弟斗不过，只得归顺张平。

由于张平残害百姓，危害地方，百姓纷纷向永顺专署和沅陵专署告状。永顺专署布告各地通缉张平。1940年10月，张平被撤去警察中队长职务，他带着妻儿和心腹打手回到李家洞老巢，又重新为匪。

火烧石门寨

张平回到老巢首先做了三件事：第一、组织武装。他邀集宋太仁和“七阎王”向国万、“八阎王”向国年等，砍香盟誓。结拜20个“老弟兄”，纠合人枪100多，在金华山落草。第二、在化江溪边悬崖绝壁上的岩洞里筑墙建屋，准备安全之地，防人暗算。第三、把“老弟兄”派出去放“边棚”（暗哨），拦路抢劫，打家劫舍，坐地分赃。张平的野心和打算是：当不上司令当草寇王，占不了古丈占李家洞。

为了独霸李家洞，石门寨的大财主张楚才便成了他的头万肉。张楚才在北平上过大学，后来随父经营木材生意。张平对张楚才的田园家产，垂涎三尺。1941年，吴家坪的保长舒鑫，受过张楚才的欺压，怀恨在心，他找到张平说：“张楚才砍了几百码子木材，准备运往鸛鹑洞出卖，要买回枪支打你。”张平听了火冒三丈，决定攻打石门寨。

1941年6月14日，张平聚集100多人，分两路包围了石门寨，张楚才一家跑到岔拉避难。张平一伙冲进石门寨，打死了张楚才的保镖张厚其、李大皮、李皮皮等，全寨39头耕牛以及

生猪、鸡鸭、粮食、衣物，被掳劫一空，然后一把火，整个石门寨浓烟滚滚，一片火海。老百姓房屋被烧后，有的住岩洞和古庙，有的背井离乡。收割季节，谁也不敢开镰。张平又派匪徒将石门寨所有稻谷全部抢收。

第二年初，张平派吴家坪的胡开书等10多人在鱼儿溪、吴家坪一带放“边棚”伏击张楚才。一次，在鱼儿溪过河时，胡开书一伙当场把张楚才之妻向氏及其儿子张敬柏打死，两个媳妇跳水后被捉。后来，张平又带人在吴家坪油房打死张楚才的母亲和木匠张璜初、汪友庭三人。进而霸占了张楚才在老官坪、李家洞、中柱岭的三个庄场。

张楚才跑到省里告了状。1943年7月，省政府派沅陵县保安团营长李前耐、连长曾广继，带领一连正规部队和乡兵约200余人，从乌宿出发，到李家洞剿拿张平。张平闻讯，带领28个老“弟兄”跑到白路界观察后，分兵三路：一路从三家坨，一路从张家坨，一路从寨中突然冲出，打死保安团10人。

8月，省里从沅陵调来海军陆战队连长刘福亮，带领一连人增援。张平躲到焦坪，保安团追到焦坪，张平跑到老鱼塘，保安团又追到老鱼塘，张平逃到流排溪，保安团又追到流排溪，眼看走投无路，张平派人去假投降，选了些烂枪交给保安团，保安团才停止追击，就地驻防。

张平进不得李家洞，仍在附近活动。一次，他在鱼儿溪捉住并收买了保安团一个号兵，要他杀死与保安团同来的张楚才。这个号兵在张楚才住房门上安手榴弹时被发觉，没有成功。于是，张平派保长张朝连找李前耐求情，表示以后不再扰乱地方，请保安团撤兵。李前耐得了张平几缸鸦片和银洋，向上谎报军情，于10月撤走保安团人马。张平又用同样手段买通刘福亮，撤走海军陆战队。

张楚才斗不过张平，被迫在老官坪摆酒设宴，与张平取

和，并送给张平几百担谷，要求返回石门寨。张平一来怕张楚才在外活动，说他的坏话；二来在自己管辖的地盘上，要搞掉他易如反掌，便允许张楚才搬回石门寨。一次，张平派张老五暗杀张楚才，张老五过了半年未下手，张平怕走漏风声，派人在镇溪将张老五打死。1945年，张平把暗杀张楚才的任务交给他的心腹、吴家坪保长舒鑫。一天，张楚才在鱼儿搞扎木排，舒鑫派人在晚上缠住张楚才，在打“包十和”牌时，将张楚才绑了用刺刀剖腹然后搞上石磨，沉入酉水河中。张平假装派人调查，把替张楚才守屋的张延江抓走。

杀人如麻

张平为了谋求官职做护身符，托人送鸦片给国民党古丈县党部及县政府大小官员，官大多送，官小少送，这样，便于1943年2月在古丈加入了国民党。

同时，张平还用鸦片换枪，扩充势力。这事被古阳镇镇长全锐发现了。张平便派亲信栗道机杀死全锐。古丈县长张鑫追查凶手时，恶人先告状，张平指使人说是张世炎派人干的。于是，县警察局把张世炎抓了。张平怕走漏风声，为了杀人灭口，又派人将栗道机暗杀。

1943年调整县界，古丈县由7乡1镇扩充为12乡1镇，李家洞划为保安乡。张平给县长张鑫送鸦片，于是当上了保安乡乡长。张平原名张大治，便是这时改叫张平的。从此张平成为李家洞的坐地虎，他命全乡种鸦片，按株定产，按产抽酒税。保安乡百姓因交不足鸦片税回被杀害的有15人，逼得卖儿卖女的有12户，弃家讨米的有13户。而张平家里装满了几大缸鸦片烟，成了张平升官发财的资本。他用鸦片换枪，又把枪用高价卖给百姓，美其名曰买“自卫枪”，规定家家要买，不买不行。他还用从老百姓手里刮来的鸦片，购置了不少田地。张平的苛捐杂税多

如牛毛，有土地捐、人头税、出谷税、存谷税、火坑捐、子弹捐、碉堡捐等，许多农民因交不出捐税，被割掉下身、吊半边猪、搞猴儿抱桩、踩红犁头。张平特别爱吃猪舌头，沅陵县桐木溪有个向二老，因忘记给他留猪舌头，张平拿着刺刀说：“没有猪舌头，你的舌头也一样。”就一刺刀戳进向二老的嘴里。

1943年，张平用搜刮来的钱财，在李家洞修建住宅，建筑碉堡和石围墙；后来又重修金华山，上设碉堡和粮仓，水池和弹库。张平强迫每户农民出7个白工，逼老百姓下自己屋上的瓦，拆自己的壁板，为他修建公馆。

这年10月，张平新屋上梁，大摆酒宴，晚上打夜靶，凉水坡财主瞿生振的儿子粮永茂，打靶百发百中，此人是张平的外甥，又是胡小衡的女婿。张平见他枪法好，很是忌恨，第二天当他辞行后，在淘金溪界上，派人将瞿永茂击毙。

瞿生振怕张平灭九族，携带家小逃到沅陵控告张平。1944年3月14日，国民党军74军一个连围攻张平，刚到天台山，被张平的匪徒打死一个排长，74军便扬言要踏平李家洞，剿灭张平。张平见势不妙，跑到古文县城给新任县长陈立谟送鸦片，请他游说74军。同时，派人抬两缸鸦片到沅陵“酬劳”，74军也以4箱弹药作为回赠。接着收兵回省。后来，张平听说74军进剿，与下张家村向开运、向开国和土墙坡的向丁浩有关，便派人将这三家人全部杀害。

1944年10月，古文县成立清乡司令部，陈立谟担任司令，叫张平任副司令兼河防大队长。接着，又向省主席薛岳密荐张平为古文县自卫团副官。在陈立谟的支持下，张平如虎添翼。

1944年7月，古文县政府成立土地陈报处，丈量田土，征收田赋。丈量员在西南乡、仁爱乡受阻，从而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以向爱国为首的土家族农民反土地陈报运动。参加这场斗争的农民达1,500多人，并有730多支枪。9月21日，他们分别从

杨家河、业者湖出发，经梳头溪、翁草、河蓬、草塘、清水坪、荷花池等地，于25日直逼李家洞。张平纠集的400多人在枫香塘阻击失利，退至干田坳，向县长陈立漠告急。在驻永顺王村和沅陵乌宿的国民党军某独立团的配合下，参加斗争的农民有700多人被屠杀，尸横遍野。

这场斗争，张平的一个心腹和两个“老弟兄”被打死。张平命令从捉来的人中，挑选两个年轻的剥皮祭坟。

在干田坳一仗中，张平缴获枪500多支，还夺得大批财物。获得国民党“清剿”总指挥傅仲芳“记功”奖励；“四省绥靖”主任彭元华，也在黔江召开的县长会上夸奖张平的“干田坳之役”；永顺专署专员孙常钧除通报“表扬”张平外，并于1945年8月15日，亲自到古丈为张平“庆功”，授旗三面。连省主席薛岳也送了锦旗。这年11月，张平成了古丈县参议员。

死心塌地与人民为敌

张平还常常找借口，挑事端，收拾地方武装势力。

进攻岩排溪。岩排溪有十几条枪。张平从1944年到1947年，三次派人攻打，逼走黄祥国、黄世德、黄开照，打死他们的亲属15人，烧燬其房屋，霸占其田庄。

赶走覃子美。沅陵清水坪覃子美有三、四百人的武装，因与张平不和，1944年10月，张平带几百人到清水坪围攻覃子美，打死覃的老弟，捉去覃的妻子和另一个老弟，覃子美被赶走，家产被洗劫一空。

图谋舒安卿。舒虽是张平的恩人和义父，为了搞舒的十几条枪，张平逼迫舒汉卿谋杀舒安卿。尚未下手，舒安卿病死。张平将其十几条枪据为己有。

火劫四寨。站溪寨大财主张耀元，竞选“国大”代表与张平发生矛盾。1949年3月，张平借口张耀元不去打辰溪兵工

厂，说他“通匪”，派宋太仁带400多人攻打张耀元、宋开汉等，星夜包围鮎溪、坪家寨、亮坡、竹山寨四处，将其财物劫光、耕牛抢光、生猪杀光、房屋烧光，打死无辜农民廖昌枚等6人，使500多人流离失所。

张平还陆续征服了李家洞周围的地方势力尹震楚、陈昌洪，赶走了侯义金、侯又银等，一般老百姓更是任他宰割。1949年5月，张平在鲁家寨过路，见一婴儿在摇篮里哭，他走去提起婴儿，一刀将其劈成两半，扬长而去，真是残忍已极的杀人魔王。

1949年湘西爆发“三·二事变”，事后，湘西各县军政头目在古文开会。张平于2月上旬在古文发难，占领县政府，赶跑县长王天龙。为掩人耳目，张平未马上接任，而由孙习林代理县长。接着，2月27日，张平自称司令，率1,300余众，从古文出发，经古文河蓬、泸溪浦市到辰溪抢劫兵工厂，抢得步枪400余支，机枪数10挺，子弹若干和迫击炮3门等。

4月初，省府决定进剿湘西土匪，震保安第5旅周笃恭部由沅陵向古文进军。张平的喽罗缩在李家洞，坐山观虎斗。这时的古文县政府失去武力庇护，偏安在断龙山上的泽土库。直至湘西各地方武力纷纷赶赴古文，如乾城的梁光湘，保靖的徐世弟，永顺的汪援华和曹援亚、罗文杰等，对周笃恭部形成由南到西的弧形包围，战场拉开30余里，整天枪声不断，周笃恭才率部撤离。省府自认无力，改变了对湘西的用兵之举。“湘西事变”使张平得以“腾达”。1949年6月，国民党委任张平为湘西自卫军沅（陵）、古（文）、泸（溪）边区总指挥，他成立了由小队、中队、大队到支队的反动武装组织。并在沅陵、泸溪两县成立4个支队。总指挥部设在古文张平的公馆内，下设副官处、参谋处、军需处，由手枪队、特务队、直属大队、游击队、6个常备支队和8个后备支队组成，共有2,800余人，

各种武器1,900件。

7月中旬，张平以武力迫使县长孙习林辞职。8月1日，张平率手枪队占领古文县政府，自封古文县县长。国民党政权土崩瓦解之时，张平被封为国民党军暂编第11师师长，他将6个常备队扩编为3个纵队，面向沅陵方向构筑工事，布下所谓三道“防线”，以作垂死挣扎。

可耻的下场

张平这个恶魔，在古文县境和沅陵清水坪、乌宿一带，霸占大量田地，剥削农民无数血汗。单是田契就装满一大箱。张平在古文有两栋公馆，但大部分时间住在李家洞，家里豢养枪兵100多人，还喂了12条恶狗。

张平奸污妇女无数。1949年，在古阳镇强夺一个不满13岁的少女李祖玉为妾，不到三个月，这个少女就被张平残害致死。这件伤天害理的事，曾经引起社会公愤。张平无耻地说：“我承认损了私德，但可遗臭万年。”可谓十恶不赦。

古文人民过去在张平的蹂躏和掠夺下，苦不堪言。人民终于迎了解放，见了青天。1950年3月初，湘西行署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湘西军区，顺应人民的迫切要求，决定消灭地方匪患，派解放军分三路进军，合围李家洞，粉碎了张平的三道防线，围住了张平的老巢。农历正月十五，张平家里正在闹元宵，枪声一响，张平甩掉手上的酒壶和猪舌头，化装成老太婆，携带着金银和妻儿溜走了。但他继续收买残部，制造谣言，暗杀我军政干部，杀害我人民群众。张平从李家洞逃到李家寨，遭到我军痛击后，又窜到保靖、龙山等地，连连碰壁；不得已又潜回李家洞。7月10日，张平躲在李家洞附近的杨家岭小里溪，由于饥饿和鸦片瘾发作，他胁迫正在薅田的农民张学意取饭、取鸦片烟。张学意假意顺从，并急忙要父亲张高升

报告区人民政府。在我军和人民的包围下，张平跳过田坎潜逃时，被我军民当场击毙在稻田中。这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至此结束了他肮脏而罪恶的一生。死年44岁。击毙张平的消息传开后，人民无不拍手称快，都说张平死有余辜。

（古丈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供稿）

龙云飞的一生*

邱晓玲

龙云飞，号腾汉，乳名洪林，别名龙胡子、把青（苗语：红人）。1896年（光绪十二年）古历10月生。祖居湘西凤凰县木里乡打鬼岩寨，后迁总兵营蛤蟆洞寨（今山江镇叭固寨）。叭固寨是一个相当偏僻的苗寨，龙云飞却在这里发家，50年间，由一个普通苗民一跃而为国民党军的师长、少将参谋，显赫于湘鄂川黔边境，成为湘西“苗王”。

称 霸 苗 乡

龙云飞年少时，就喜舞刀弄棍，左脸曾挨过一刀，留下了一道疤痕。他先后投靠田绍峰、杨明臣、张学济、陈渠珍等，在军阀混战中，从排长提升为团长。1935年，何健将陈渠珍部调出湘西，龙云飞不愿离开故土，就跑回总兵营，经营起自己的“领地”来。他私设公堂，包揽诉讼，敲诈勒索，搜刮聚敛，不久，就拥有了房屋110多间，稻田二、三百亩，护家卫士三、四十人，大有称霸总兵营之势。但是，一些与之旗鼓相当、积怨日久的门户，如务本乡的麻配之、崇礼乡的龙建章、上打郎的龙清富、维新乡的龙作凤、敦仁乡的吴泽生等，就与龙云飞父子分庭抗礼。龙云飞父子则以刀戈相加，出现一场仇杀、吞并的争斗。某日夜晚，龙建章联合龙清富，带着二三百人枪，对龙云飞的“公馆”发起猛烈的射击，枪声把龙云飞父子从梦中惊醒，龙恩普（龙之飞之子，一名龙膏

* 本文根据调查访问和凤凰县公安局档案材料以及其他资料整理。

如)慌忙带领几十个毫无准备的家丁拚死抵挡,龙云飞见势太猛,便带领全家老小由地道钻出,沿山脚向千潭方向仓惶逃跑,龙清富、龙建章的人马直冲到龙云飞家的中堂,打死了两个镖手,在老街上烧了一些场棚,才班师回营。

龙云飞吃了这场大亏,怒火中烧,立誓雪耻。不久,龙恩普探知龙清富人马已回上打郎,龙建章队伍已解散,便亲领200多人枪,杀向牛练塘,一阵排枪,吓得牛练塘临时组织抵挡的几十个人逃之夭夭。龙恩普率众杀进寨子,抢掠、放火,80多栋房屋化为灰烬,牛练塘变成了焦土。

龙云飞看事情闹大,知道对方不会罢休,便一面组织人马防守,一面星夜差人前往腊尔山龙和清(龙云飞之女婿)家搬兵。

1935年冬,龙清富、龙建章兵分三路向总兵营压来。主力部队很快就占领了总兵营西侧的马鞍山,龙清富令队伍在马鞍山营盘里好好休息,准备第二天与另外两路分头向总兵营攻击。他做梦也没想到,龙云飞的援兵已在龙和清、龙再兴的率领下,由腊尔山深夜杀下,将马鞍山团团围住,展开了攻击。一时间枪弹乱飞,火光腾空,呐喊声震荡山涧,龙清富、龙建章慌忙组织应战,拚命突围。他们带领残部退到打郎,据险阻击对方。龙和清与龙恩普等紧追不舍,龙清富、龙建章只得逃进深山。龙和清、龙再兴打红了眼,见人就杀,见东西就抢,临走时还把下打郎及附近几个寨子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

这一场厮杀,使马鞍山、牛练塘、上打郎、下打郎及总兵营附近的许多村寨遭到了空前洗劫,无数苗民家破人亡,无家可归。而龙云飞的地盘却得到了巩固和扩大,成了不可一世的“苗王。”

龙云飞凶狠残暴,视人命如儿戏。苗民龙光荣在其手下干了多年,龙云飞见其妻石妹香年青能干,便要她帮工,石妹香

婉言拒绝，伤了龙的“虎威”，因而大发雷霆，诬其通匪。要龙光荣背上三个月的儿子去挖好坟坑，逼石妹香在坑旁跪下，招出通匪事实。妹香大喊冤枉，被狗腿子一枪打死，推入坟坑。然后，又要龙光荣请几桌酒撵鬼压邪。龙光荣倾家荡产办齐几桌酒席供他们享用，自己却望着杯盘流泪发呆。龙恩普见状，逼他和孩子都去喝“敬神酒。”龙光荣只得和泪喝酒，喝一口哭一声，孩子也吃一口哭一声，十分凄惨。

龙云飞不光是对苗民，就是对自己的内亲也是唯我独尊，说杀就杀，丝毫没有通融的余地。龙云飞的二弟龙腾甲在大田当守备时，乡民龙天胜经常帮他家缝衣。以后，龙腾甲患了神经病，回到总兵营。龙裁缝也来了，不久，他与龙腾甲之妻吴妹崽发生了不正当关系，为做长久夫妻，他俩毒死了龙腾甲。龙云飞以伤风败俗为名，传吴妹崽的房族哥哥吴志能，将吴妹崽押回家去，半路就把她毙了。自己则带龙建标等枪兵，将龙天胜押往龙腾甲坟前祭奠，龙建标等枪兵先将龙天胜的四肢叉开钉在树上，四个钉子钉下去后，龙天胜已昏迷不醒。龙建标待其稍一苏醒，就任其肩额上划两刀，剥下皮盖住双眼，接着又在胸前左右各划一刀，剥下的皮落到了腹部上。最后开肚挖肠，在胸腔骨下方划上十方架，让鲜红的肝肺裸露，肠子流了一地。在场的人无不惊骇万分，不少人捂面而去。剧烈的疼痛把龙天胜折磨得几度死去，捱至傍晚却还没咽气，挣扎着向行人乞讨水喝。保长王德福见状，征得龙云飞同意，给龙天胜补了一枪，才结束了这一惨剧。

此后不久，又发生了三太太惨死尖山一事。

龙云飞的三太太张玉蓉是他从花垣带来的，长得高高大大，白白净净，与矮胖敦实的龙云飞相比更显得仪态大方，风骚迷人。龙云飞视之为掌上明珠，她也在几年间，为龙云飞生下一儿一女。没有生育的二太太对此妒火中烧。那时，龙云飞不光

在总兵营房屋众多，在凤凰城里也置了屋，偶而也去城里走一走，拜亲访友，避避风头。而留在总兵营的三太太不甘寂寞，就经常去打麻将，并且与爱打麻将的驻毛都塘保安团杨营长混得很熟，两人常相邀在一户姓金的家里打麻将。不久，一些关于三太太与杨营长有关系的风言风语流传开来。一次，三太太乘龙云飞为这事不快，上前挑拨，龙云飞听后十分恼火。令龙恩普带人进了城，要三太太上轿回家。三太太将信将疑地上了轿，刚抬出城10多里路，在尖山下的烂岩窝旁，轿子停住，龙恩普叫她下轿，指着已挖好的坑说：“三妈，对不起您老人家了。”说完，枪声响了，三太太血肉模糊地倒进了坟坑。

革 屯 倒 何

1934至1936年间，湘西遭灾，苗民无力交纳屯租，多次向国民党政府当局请求减免，均遭拒绝。因此，永绥（今花垣）梁明元、隆子雍、吴恒良、石维楨等人于1936年冬首举义旗，反抗屯租，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屯运动开始了。

这时，已被何键削去军政大权的陈渠珍还在省政府当委员，何键派了第15师第43旅旅长陈孔达带两个团分驻凤凰、乾城（今吉首）以“清匪”为名，彻底清除陈渠珍在湘西的潜在势力。陈的许多旧部及家属均受牵连，龙云飞也被勒令交出存枪。龙只身赶到陈渠珍处求援。陈认为利用革屯运动驱何是极好的机会，便与CC派陈果夫兄弟、CC派在湘的代表人物张炯，以及国民党中央军委会参军长贺耀组等取得联系，在汉口鼎丰里12号杨光耀私寓召开了倒何秘密会议，会上，推荐龙云飞接过“革屯”旗帜，充当倒何的先锋。陈要龙云飞趁此机会速回湘西成立“游击队”。龙说：“目前我一无人，二无枪，如何成立游击队？”陈回答：“乾州城内，我储有一仓库枪枝弹药，我写封信给安少伯，要他作内应。你去联络龙清富、龙和清、

龙再兴等人。”

龙云飞从汉口回总兵营后，经龙辑五、吴兆用、龙锡陶等人多次斡旋，痛陈利害，与龙清富、龙建章等人将过去的旧帐一笔勾销。把龙清富、龙建章、龙和清、龙再兴、石光寿、田儒礼、谢老祥和麻阳的龙文才（龙杰）等组织起来，于1937年8月打出“湘西革屯抗日救国军”旗号，自封总指挥，任命国民党中央党部派来协助起事的杨光耀为副总指挥，公开提出“抗日、革屯、倒何”的口号，发动了凤凰厅的革屯运动。为了从根基上动摇何键，首先攻击目标定为乾城。

通过密探侦察，龙云飞得知第三行政督察区专员兼保安司令余范传为母亲做寿已回长沙，认为是攻打城防坚固的乾城的好机会，便于1937年9月8日（农历八月初四）召集各地队伍2,000多人，指定田儒礼为前敌指挥，龙和清任左翼支队司令、龙清富为右翼支队司令、石光寿为中路支队司令、吴兆用为游击支队司令、龙恩普为卫戍司令、龙开生任独立支队司令，带领队伍浩浩荡荡开往乾州城。永绥的石维楨、龙正波部300多人，也于当日赶到竿子坪与龙云飞部汇合。

农历八月初四乾州正逢赶集，革屯军便衣队混入赶场乡民中，三三两两于黄昏前后潜入城内，藏匿于北门内陈渠珍公馆“寥天一庐”中，北门郊外也埋伏大部士兵，总指挥部则设于凤、乾交界处之二炮台。9月9日凌晨一点左右，信号弹划破长空，霎时枪声四起，革屯军兵分两路，由北门、西门发起进攻。早已接到陈渠珍信的安少伯大开北门，革屯军奋勇冲锋，迅速占领新南门，与西门外队伍合攻屯务军驻地协台衙门，迅速占领保安团部、专员公署、县党部等处，直把守军逼到东门一带。第二天上午10点钟，龙云飞由二炮台来到乾城，在陈渠珍“寥天一庐”住下。士绅吴阁臣、杨碧晴、傅少谷等人来找龙云飞，请求不要再打。龙说：“只要保安团出城，我就不打

了。”吴阁臣等人又去找保安团营长黄斌臣，说服他退出城去。黄未答应，吴阁臣说：“你出城，上司追查责任由我承担。”黄方于当天下午率军退出城垣，在小溪桥扎营。东门一带百姓，也扶老携幼，蜂涌而出，一些殷实富户，仅仅携带细软，四处投靠亲友。

革屯军占领乾州城后，即贴出安民告示，但因队伍系临时凑合的散兵游勇，不少人乘机抢劫财物，奸淫妇女。对此，革屯军总部指定龙恩铭带领20余人组成纠察队，日夜巡逻，维持地方秩序。9月10日，还处决了两名行为不轨的革屯军士兵示众，抢劫之事才有所收敛。

龙云飞打下乾城后，取出仓库内的全部武器，在乾城驻扎18昼夜后方撤出。这次乾城失守，官府死伤19人，被流弹击伤打伤的百姓有四、五十人。余范传闻知此事，吓得掩面痛哭，他旋即从长沙返回所里（今吉首），一面向何键请罪，一面要求增援。龙云飞撤兵后，余范传组织了“匪灾善后委员会”，呼吁赈灾。不久，被迫向省政府“引咎辞职”。

龙云飞的革屯军攻陷乾城，给各县革屯军极大鼓舞，革屯斗争风起云涌，“湘西革屯抗日救国军”迅速发展到了8,000多人，有屯7县响应者约10万之众，起义范围扩大到古丈、保靖、麻阳、泸溪、松桃等县。龙云飞的革屯队伍撤出乾城后，于10月15日又配合吴恒良、梁明元在永绥县当家（地名）伏击省保安暂编团朱德轩营，并拟乘胜攻占永绥县城。后恐给城内百姓带来灾难，主动放弃攻城计划。龙便率部南回，于10月31日在总兵营举行了围攻凤凰城的誓师大会。入夜，各路人马汇合后，便兵分两路向凤凰挺进，开始了凤凰历史上有名的“龙云飞围城之战”。

革屯军一路由龙清富与田儒杰带领，从长宜哨取凤凰城北门，中队长彭大中受命率所部抢占喜鹊坡的两个碉堡；一路由

龙云飞指挥，经胜花哨、鸭堡洞直达凤凰城南郊的冷风坳。队伍迅即占领了冷风坳、南华山、池塘坪、李子园等地，派出部队警戒麻阳方向的来敌，并将凤凰与乾州的通道警戒起来。从而，整个凤凰城已处在革屯军的包围之中。

当时，革屯军有2,000多人，而守城的是何键部下关鼎良团的一个营。营长魏逸群与县义勇总队副队长胡汉雄组成城防指挥部，指挥守军和城内壮丁担任全城城垣守备。魏逸群营除一个排驻守观景山、茶叶坡的3个碉堡外，其余全部缩在城里，县义勇总队的3个中队担任县城碉堡的守备。因而，从革屯军与守军的力量对比来看，一众一寡十分明显，革屯军攻下凤凰城是完全可能的，可龙云飞只令部队将城死死围住，造成围而不攻的局面。“围”是为了表示对陈渠珍老巢的进犯，开脱何键对陈的猜忌，同时，迫使国民党政府答应革屯驱何的条件，从而提高个人声誉；“不攻”是考虑到县城故旧多，一旦城垣攻破，部下掳掠，禁止不了，日后不好安身。在围城期间，龙指派女婿吴焕章带领25人组成纠察队，四处巡逻，凡发现有掳掠老百姓东西的，便将人和东西扣下，严加惩处。

龙云飞围城五天五夜，当关鼎良团主力从麻阳开来，与门坎岩、冷风坳的革屯军遭遇后，龙便主动率队撤退。撤退时，龙令龙恩铭作后卫，严格检查，对掳掠者严加惩处。当他得知士绅朱鹤楼曾被一姓董的士兵吊打勒索，丢失了一些衣物后，特派了一位大队长前去赔偿损失。

革屯军先后攻占或围困乾城、麻阳、永绥、保靖、凤凰等县，声势大振，湘西大乱。1937年，何键去职后，由张治中主湘，经省府委员会第7次常务会议通过，于1月召开有电7县代表会议，讨论“革屯”的善后事宜，决定对有电各县采取让步政策。同时，接见了隆子壘、向备三等革屯军谈判代表，提出“还地于民，废屯升科”，宣布凤凰等县的屯租“减成完

纳”，动摇了盘剥苗民140年的屯田制度，加速了屯田制度的瓦解。

受 编 抗 日

1937年11月，国民党政府以何键无力治湘，调任内政部长，任命张治中为湖南省政府主席。张为了稳定湘西和酬答陈渠珍倒何之功，任命陈为湘西行署主任，要陈为他收拾残局。陈驻节沅陵，派员至凤凰、永绥收编革屯军。凤凰方面的革屯队伍编为湖南新编第1旅，由龙云飞、杨光耀分别任正、副旅长，下设5个团：麻阳人龙杰任第1团团长，龙恩普为第2团团长，田儒礼为第3团团长，龙清富为第4团团长，龙老排为第5团团长。龙云飞率新编第1旅开赴永顺整训，不久到大庸驻防。

1939年5月，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南省主席薛岳在桃源成立新6军，新编第1旅奉命赴桃源受编，被编为新6军暂6师，龙云飞任师长。下辖2个旅，4个团。该军编成后，即划入到第九战区作战序列，调赴湘潭、株洲一带，一面整训，一面待命投入战斗。当时，曾派步兵一营，由副营长吴友文率领监修株洲一带国防工事，并负责守备铁桥任务。时日军有攻占长沙企图，其先头部队已到新墙河一带，第一次长沙会战序幕即将拉开。由于株洲一带的重要据点，已为暂6师控制，至使从长沙东下的日军受到牵制，造成第一次长沙会战胜利的有利条件，师长龙云飞受到奖励。一次，暂6师在津市因夜袭敌营，消灭日军一个排又受到嘉奖，龙云飞被请到战区部队去作报告。龙对做这样的报告没有经验，上台半天人们只听清“我们三更半夜打冲锋，消灭敌人一个排”这句话，因而，薛岳对他印象颇不佳，说他是“一介莽夫”。以后，薛岳为排除异己，于1940年在四川黔江取消了新6军番号，暂6师改归79军建制，师长由原副师长赵继平接任，不久调往广西河池等地。蒋介石曾欲调龙去

重庆，龙明知是贬官削权，敢怒而不敢言，但仍不愿去。后于1941年调第六战区长官司令部任少将参谋，失去兵权。龙空有职衔而无实权，十分不快，当即辞职闲居沅陵凤凰山，直到1947年才返回凤凰县总兵营。

举棋难定

辽沈、天津、淮海三大战役后，国民党的精锐兵团已丧失殆尽，为挽救危亡，妄图划江而治或割据西南一隅。入秋，国民党军驻常德的第十七绥靖区采取所谓“戡乱建国”的方针，于年底在湘西各县建立了“戡乱建国”队伍。曹振亚、周海寰则组成“湘西北人民反压迫运动委员会”与之对抗，并于1949年2月24日从永顺向沅陵开拔。攻沅陵城时，周海寰高喊“打进沅城，自由三天”。于是，官兵3月2日攻进城后，疯丁般的烧杀抢掠，无所不为，沅陵城悲声震耳，“万户千门尽劫灰”。

“三·二”事变发生后一两天，辰溪的张玉琳在辰溪兵工厂抢得20,000多步枪，几十门迫击炮、几十挺机枪、几百万发子弹，纠集人马10,000多，到处烧杀抢掠。

就在风雨飘摇之际，黔东南胞支队的共产党员董啸眉以教书为掩护，带领学生田家乐、麻春荣、石锦成及200多人的队伍，经花垣雅西吴腾芳介绍来到总兵营，在龙云飞处落了脚。当时，石锦成是独立支队队长，董啸眉是独立支队参谋长，田家乐是第1大队长，麻春荣任第2大队长，他们是被国民党松桃地方武装“追剿”太猛，来龙云飞处避风的。董曾对龙说：“我们是被当成共产党嫌疑犯的，你不怕担干系吗？”龙云飞说：

“我不管你们什么犯，到我这里来就安然无事。”于是，他们就安心住下了。队伍住下后，石锦成时常纵容士兵奸淫抢掠，影响很坏，董啸眉严加劝阻，引起石的不满，视董为绊脚石，意欲借龙之手除掉董，便到龙恩普处挑唆说：“董啸眉是共产

党。”龙恩普一听，回答道：“管他是共产党也好，什么党也好，反正我们都是打国民党。他就是共产党，我们这些家乡子弟兵，他也拉不走。”石见达不到目的，便时常为难董，龙看在眼里并不作声。

不久，陈渠珍以张玉琳犯境为由，示意由长沙闲居返凤的熊子霖和陈的内侄刘文蛟，纠集2,000多人枪，组成“湘鄂川黔四省边区人民自卫军总司令部”，熊任总司令，刘文蛟副之，编成4个纵队，龙恩铭、田纯卿、刘森、田西耕分任各纵队司令。龙恩普当上前敌总指挥，他要董啸眉当前敌总指挥政治部主任。一天，董啸眉带人去见龙云飞时，听出龙云飞对国民党编垮自己的队伍一直怀恨在心，现在自卫军又在与国民党作对，便说：“你们这边的队伍叫湘鄂川黔人民自卫军，我们的军队叫人民解放军，人民解放军和人民自卫军只差两个字。”龙云飞听此话非但不表示出恶意，反倒说他儿子正在古丈一带打国民党，反击国民党军向湘西进攻，与董谈得很投机。董啸眉在龙云飞父子处呆了月余后，见这样下去不是长久之计，便对田家乐说：“我要去四川找组织。”就悄然而去。

1949年5月，“湘鄂川黔四省边区人民自卫军”由凤凰出发，取道乾城、古丈东下，进抵沅陵两汉溪的酉水北岸，与省保安司令部直辖的保安旅刘盘的队伍隔河对峙10余日。月底，龙恩铭带领人马经所里、古丈、泸溪至沅陵乌宿，与保安团相持了八天八夜。以后，自卫军因战斗不利，撤退西走，他们也从乌宿绕回泸溪到所里、永绥等地。6月初，洗劫了保靖水田坝，掳走不少金银细软及鸦片烟。

在这种情况下，湘鄂川黔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委陈渠珍任了绥靖副司令职，省主席程潜又委陈渠珍任沅陵行署主任。陈东山再起后，便在乾城召集了各县党团参政军人员的“善后会议”，封官晋级，调解纠纷，平息了这场兵变。

1949年8月，程潜、陈明仁在长沙和平起义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向西南挺进。10月初，第二野战军第3兵团第10军，特派董啸眉由辰溪到总兵营与龙云飞联系大军过道问题。董在总兵营与龙云飞座谈时，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电讯递给了龙，并转告龙说：“我们军部首长建议将你作为统战对象，要你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当政协委员。”并嘱他准备好民族服装到北京去，还介绍龙恩普到长沙去进军政大学学习。龙云飞听后，非常高兴，即吩咐家里人为他准备苗族服装，说：“我这位少数民族要穿便衣去见毛主席。”并安排子侄积极做好迎接解放军过道的准备。

1949年11月7日，凤凰县宣布和平解放，成立了地方临时治安委员会，朱鹤楼任主任委员，谭自平、包凯为副主任委员。9日，二野首批队伍便由麻阳经凤凰的廖家桥、阿拉、新寨、总兵营等地向大西南挺进，历时10多天才结束。龙云飞主动把自己的部队撤至毛都塘，让开了大路，带领苗族群众出寨欢迎，还负责供给粮草，维持治安。董啸眉也随先遣部队一起来到总兵营，董向田家乐交待了有关事项，并将龙云飞的材料报第3兵团第10军军部后，才随大军进军西南。不久，松桃解放，田家乐当上副县长，他专门写信给龙恩普，劝其父子向人民政府靠拢。

1950年2月，国民党特务分子陈靖熊（一作陈靖雄）窜到总兵营。在陈靖熊的怂恿下，龙云飞经常与泸溪巨匪徐汉章联络，陈还同躲在总兵营的匪首田耀武、谭森、李祥云、梁凤昌等人时常商议反共事宜，并企图以苗区为“与共军周旋到底”的据点，而龙云飞父子这时的行动就由他左右着。

1949年10月下旬，陈渠珍决心接受和平解放。他由黄丝桥去沅陵，途经豹子洞时，住在龙辑五家里，即把龙云飞叫来说：“有不识事务的人要我坚持抵抗，我想，共产党雄师百万，势如破竹，蒋介石数百万兵将尚且江山丢尽，我们弹丸之

地，岂能以卵投石？！”龙点点头。陈又说：“我俩年已衰老，不要搞烂地方，要让子孙和百姓有碗饭吃。”龙云飞点头称好。陈渠珍便和龙辑五前往沅陵，投向了人民。然后陈叫龙辑五回凤凰，并带了封信给龙云飞。龙辑五回凤凰后，没有把信交给龙云飞，只托人带口信说：“陈渠珍不回来了。”龙云飞父子由此生出许多疑虑。这时，反动谣言四起，说“蒋主席从台湾派人从香港登陆来湘西了”，煽动得龙氏父子晕头转向。

恰在此时，龙云飞接到沅陵专署来信，要选苗族代表去沅陵，还要上北京开全国少数民族会议，龙云飞立即召集龙恩普、龙恩铭、女婿吴焕章商议，说：“董（啸眉）老师通知我，现在要代表了，分明就是要我去，我想走一趟看看。”龙恩普、吴焕章沉默不语，龙恩铭对国民党穷途末路的现状看不透，对共产党持怀疑、敌视态度，就说：“如果共产党将你扣压到沅陵怎么办？我问你，那时我们是来接你还是不来？他们吊起骡子讲价钱，又如何是好？我看你还是不要当周文王在牢里吃儿子的肉丸汤。”说罢，便走了。龙恩铭又对吴焕章说：“明天你去劝劝伯伯，要他等五公来信再说。”第二天，吴焕章对龙云飞说了，龙点头：“这也有道理。”并吩咐龙恩普去得胜营转告龙祉平，要他当代表去沅陵。

1950年4月，凤凰县人民政府成立，特邀龙云飞出席会议，龙又没去。他的这种态度，引起新政府的重视，新任县委书记崔强多次召开会议，研究决定：我军暂不进入苗区，先做好龙云飞父子的工作，这对稳定凤凰局势，团结少数民族，开展剿匪和社会改革工作有着重大意义。于是，崔强亲自率领谭自平、沈荃、龙辑五等人，于1950年5月19日第一次到总兵营会见了龙云飞。在会谈中，崔强向他反复宣传了党的民族政策，动员他去县城参加人民政府工作，并保证他的安全。龙云飞热情接待了他们。正在这时永绥县龙云彬等人到了总兵营，与龙

云飞商谈了永绥苗族联谊会事项。龙与之谈了将近20分钟，方说：“我家有客人，崔政委还在等我，我也不理事，对不起，明天要膏如来会见你们。”龙又回到崔书记等人身边与之周旋，临分手时，他推辞道：“我一生戎马生涯，现年过花甲，无力过问政治，也不想再入衙门。只想奉公守法，终老林泉。”龙恩普则说：“如党和政府有所驱驶，容与合家商议，再来县听候差遣。”可就在6月初，国民党从西南派来的特务陈祥携带小型电台来到了总兵营，龙恩普、吴有凤专陪龙云飞去到永绥龙腾芳家，帮助他们筹备召开内容十分反动的“苗族联谊会”。从此龙氏父子对人民政府耍起了两面手腕。

6月上旬，宋子兴县长率领工作人员黄勇、裴文选、聂吉庆、郭清予、韩西中、刘宫保及县治安委员会包凯、沈荃、苗族代表龙韬及解放军一个排再次进入总兵营，龙云飞父子将他们迎进小学谈判。宋县长谈话中一再重申了党的民族政策，希望他们去沅陵或县城工作，说明当时特别希望他们能协助政府做好征粮等工作。龙云飞不动声色地慢声答道：“共产党和政府的关心，我感到十分荣幸，本应献力人民，但因年暮体衰，无力问事，无力效劳。”宋县长见状，又耐心地启发说明。不料，在一旁的龙恩普气冲冲地问道：“近日《湘西日报》刊载我父子为大土匪、大恶霸，不知为何故？有何根据？这难道是共产党、人民政府的诚意吗？”宋连忙解释道：“先生所言，我等尚未觉察，如事实果如你所言，也是编辑一时之误，与我党政领导之意相违，可以更正。奉劝先生，以大局为重，古云‘识时务者为俊杰’，尚希一同到县，为人民出力。”并说明如果不放心，可带人枪一起进城。龙恩普这才说：“那我就奉命来城，家父年迈就在家休养罢了。”会谈结束后，龙氏父子挽留宋县长一行30余人留宿，并办了酒席，请全体人员吃饭。宋只答应一人应邀，龙专抬了酒肉到小学招待其他人员。席

间，宋县长又劝龙云飞出来工作，龙推辞道：“豪气已衰，厌倦风云。”宋县长只好作罢。吃过晚饭，宋县长带人到总兵营附近走了走，访贫问苦，至暮未归。而总兵营中却有了小小骚动。

宋县长刚一离开龙家，吴焕章惊慌跑来对龙恩普说：“龙恩铭早就同陈靖熊商议了，待县长一行人进入龙家赴宴时，把他们统统干掉。龙恩铭怕搞乱，陈靖熊说反正迟早要搞乱，干掉他们还可以得一批好枪枝。哪知宋县长独自赴宴，他们只好另作打算。现在，已做好了一切准备。”龙恩普一听，也急了，说：“我管不了他，你赶快去向老头子说。”吴又赶到龙云飞处报告，龙一听大吃一惊，说：“你们讨死！赶快把恩铭叫来。”龙恩铭一到，龙云飞大发雷霆，并连催龙恩普去找宋县长。龙恩普带人在黄茅坪找到宋县长一行后，随宋县长一行回到了总兵营小学。

陈靖熊见他的“鸿门宴”破产，对龙氏父子的煽动更加肆无忌惮。为了阻止龙恩普进城，他对龙氏子侄们说：“《湘西日报》是共产党机关报，代表共产党说话的，报上登了你是大土匪、大恶霸，你们如果投降，恐怕是没有什么好处的。”经他反复挑唆，龙一家对共产党产生了恐惧情绪。

不几天，龙恩普还是带人骑马佩枪进了县城。崔书记、宋县长等领导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他们，生活上作了特殊安排，并与他研究了县里的征粮等工作。可就在这时，县城内又谣言四起，有人向龙恩普吹了反风。几天后，龙恩普带原班人马又返回了总兵营。

恰在这段时间，我416团驻泸溪的解放军3营8连为歼灭徐汉章残部之李祥云、杨昌炳、陈靖熊等，先后4次到总兵营的干潭、马鞍山、茶山、凉登、雀儿寨、火麻坨等处追剿搜索。一天，陈靖熊与龙恩光去干潭瓦棚找李云厚，正遇解放军416团飞行队将徐汉章部营长李云厚逮走。陈一口气跑回，将适

才发生的情况报告龙云飞，并挑唆说解放军没有通过他们就来这里抓人，是一种挑衅行为，怂恿龙派人去追打解放军，救回李云厚。龙云飞也动了怒，但因天色不早，只好作罢。

两、三天后，解放军416团3营8连的解放军又进入总兵营搜索徐匪残部，龙云飞一见，吓得同龙恩普、陈靖熊逃出了总兵营。这时，由于陈靖熊的蛊惑，他对解放军的态度已变成又疑又惧，只是还下不了决心打解放军。陈靖熊见龙氏子侄没有按照他的意图立即起事，便在总兵营外四处游说、煽动，并搬迁到了勤备乡鸭堡洞队副包兴汉家住。

朝鲜战争爆发后，国内形势变得异常复杂，流言四起，什么“朝鲜战争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只要占了芷江，蒋主席就可以派飞机运来枪弹军费，就可向长沙进攻”等等，麻阳、泸溪、乾城、永绥县及贵州松桃的各股土匪，先后派员到总兵营策动龙云飞牵头暴动。而此时，龙云飞没见到陈渠珍的来信，心中十分不安，还在犹豫观望。其子侄却已按捺不住，蠢蠢欲动，他们认为朝鲜战起，反攻时机已经到来，一面把到总兵营策动的大小匪徒窝藏起来，一面积极筹划暴动。

1950年7月14日，龙云飞父子认为时机成熟，便从鸭堡洞接回陈靖熊，召集龙恩铭、田耀武、杨和清、唐汉云、石廷祥等匪首，在总兵营附近一户苗民家杀猪宰羊，宣布成立“湘鄂川黔边区人民反共救国自卫军”，又称“中国边民讨共救国军”号称人枪3,000，凤凰县境内除极少数散匪没网罗进去外，其余皆成了“自卫”队员，匪总司令部设在总兵营龙云飞家。龙恩普为总司令，杨和清任副总司令，唐汉云为前敌总指挥，龙恩铭、李祥云、龙恩光为前敌副总指挥，陈靖熊为参谋长。下有4个纵队，纵队下设支队。他们定于7月15日在总兵营集中，然后兵分两路：一路占领得胜营，一路占领阿拉营，再合兵夹攻县城。

第二天，凤凰县委、县人民政府获悉了这一严重情况后，一面加强戒备；一面从当时正在举办的干训班中抽出几个苗族学员，分头去做在苗族中有影响的人物的工作，以孤立和争取龙云飞父子。同时，崔书记于12日派专人送给龙恩普一封信，要他“认清时局”，“悬崖勒马”。过了两天，又派了包凯、沈荃到总兵营去说服龙恩普。此时，龙恩普已不予理睬。

与此同时，县委听了包凯、沈荃两人的汇报，并获得了“反共救国自卫军”准确行动计划后，一面向沅陵专区党委、军分区请求增援；一面派人连夜往龙恩普处送去一信，并送他蓄电池一对，希望他能用信或电话与县联系。但是，龙恩普已死心塌地，对这一切置若罔闻，于7月16日向集中在总兵营的1,000多名土匪宣布了“先打两营，后取县城”的计划后，便以杨和清和唐汉云为先遣军，兵分两路，突击阿拉营、得胜营，他们一路砍电线杆、割电线、抢公粮、张贴反动标语，气焰十分嚣张。他们先打两营的计划在解放军139师的417团副团长丁原昌率部打击下失败了。7月29日，匪首们又集中在总兵营龙云飞家，决定再攻得胜营、阿拉营，结果，又被打得落花流水。

以后，经解放军的连续打击，土匪们已成惊弓之鸟，闻风丧胆。24日，解放军直捣“反共救国自卫军”总司令部，龙恩普所部如鸟兽散，解放军生擒不少匪徒。

7月26日，县长宋子兴从沅陵开会回来，带回了湘西区委统战部部长顾凌申给龙云飞的信。县人民政府就如何对龙云飞父子施行“从打击中进行政治争取”的策略，又反复进行了商议。次日，派人给龙云飞父子送去了顾部长、宋县长及谭自平的信。送信人在总兵营没见到龙云飞父子，后几经辗转，信件才送到龙云飞手中。龙云飞接信后，在藏鹿寨召集了家人商议，提出还是打算去一趟沅陵。龙恩普、龙恩铭则坚决反对。龙恩普说：“这明明是个圈套，你送上门去，共产党可能把你

当做人质扣押起来。”龙恩铭说：“你去，我们就在这里闹，拖队伍上山，把摊子搞烂。”龙云飞只得叹息道：“你们这样做，不是硬把我往死路上逼吗？我还去干什么？”于是，他们商量后决定，以龙恩普的名义，由陈靖熊代笔向顾凌申部长复了一封强硬的信。

县委、县人民政府见龙云飞父子的态度已如此强硬，便分头带人深入各区乡发动群众，揭露匪特谣言，相机消灭土匪。各路土匪闻风而逃，携枪投诚者日有增加。龙云飞父子也如丧家之犬，四处躲匿。

这时，陈渠珍已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委员，他以特邀代表的资格在北京参加了全国政协一届二次委员会会议和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会议。回沅陵后，即与朱寿观和湘西区党委统战部干事罗雕一起回到了凤凰，配合县里做龙云飞的工作。首先由罗雕只身到总兵营找龙云飞父子，因龙家都已疏散，罗不期而返。陈渠珍又提笔给龙云飞写了一信，托龙恩普的岳父吴文昌代交龙云飞。龙云飞看了陈渠珍的信后，方知龙辑五没有交出陈渠珍的前封信。龙云飞读信后又把子侄找来商议，说：“既然五公有信，一切有他负责，我们就须再三斟酌，我想还是听五公的。龙恩普、龙恩铭则抓住陈渠珍盖的章子盖倒了，定有问题，而极力反对，说一定是被人逼迫才写了这封信的。龙恩普说：“我们已经公开上了山，打了解放军，打了得胜营、阿拉营，骑虎能下背吗？”龙云飞遭到子侄反对，又去找陈靖熊商议。陈乘机煽动说：“共产党要打倒的就是所谓官僚、恶霸、匪首，你若去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龙云飞只好表示“死也要死在山上”了。

最 后 结 局

1950年底，整个湘西的剿匪工作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

利。“湘鄂川黔边区人民反共救国自卫军”及其他股匪的人马，也已瓦解殆尽，匪首死的死，降的降，只剩下龙云飞、龙恩普、龙恩铭、龙恩光、吴香亭、吴焕章、吴妹树、唐仁半等一些残部，尚在苟延残喘。

1951年1月中旬，凤凰县剿匪指挥部召开会议，专门研究了发动群众围剿龙云飞及其子侄，彻底摧毁“反共救国自卫军”等问题。沅陵军分区又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南湘西军区沅陵军区分司令部政治部布告》。布告中向人民公布了缉拿匪首的奖励办法。

布告贴出几天后，凤凰、麻阳、乾城三县12,700多名群众，配合剿匪部队，于1月20日开始了“万人搜山运动”。

龙云飞自从下决心死在山上后，没有一天不在惊恐中渡过。但湘西沟壑岩洞颇多，且地形十分复杂，宜于潜伏，龙氏父子就是依仗地势险要、地形复杂作掩护，在部分与之有根深蒂固联系的亲戚朋友援助下，与人民政府抗衡着。1月18日，龙云飞一家躲在香炉山，由龙恩普的岳父吴文昌提供食用。闻知解放军要开始拉网搜山了，便决定分散躲藏。龙云飞和小儿子龙奎元、孙儿龙培生、镖手龙德银、吴凤德、秘书田瑞卿潜伏在都力下报寨边的岩洞里。

搜山开始后，10,000多群众带着干粮，手持火枪、梭标、大刀、长茅，与解放军战士混合编组，从四面八方撒网，向匪徒可能盘踞的村寨山头慢慢搜索围拢。

1月20日下午1时许，在土桥坳搜山的勤奋乡搜山队两位青年搜到山下报寨边一丘田坎旁，看见一个陷洞，四周有些被人砍倒的野刺，认为是有人套野兽挖下的陷井，就随使用刀拨了一下。突然，发现有枪口，便大喊“有枪”！附近的战士听见后，连摇小旗示意大家不要乱跑，一齐朝这边运动。这个洞里正躲着龙云飞等6人。听得这突如其来的喊声，他们惊慌地钻

出洞来逃命。龙云飞身穿棉衣，脚踏棉鞋，年老体胖跑不动，出洞是由镖手龙德银、吴凤德架着跑的。跑不多远，他见遍野是人，吼声震天，料难逃命，便要镖手们自己逃命，自己在一堆稻草旁停下，绝望地朝自己头部开了一枪，倒在地上。战士们听到枪响，使用机枪扫了几梭子弹。上前看时，龙云飞、龙奎元、田瑞卿均已毙命。随后，龙恩铭、龙恩光、龙恩普均被我追剿部队先后歼灭，称霸于湘鄂川黔边界的“苗王”家室全部覆灭了。

在湘西清剿土匪的点滴回忆

张文调*

抗日战争初期，武汉、宜昌等地相继沦入敌手后，重庆与内地的水路交通中断了，全靠川湘公路运输，但这一带匪情严重。在此之前，蒋介石为了确保重庆安全和运输畅通，曾成立了鄂湘川黔边区绥靖公署，以南京宪兵司令谷正伦为主任，绥署地址设在湖南芷江县城，剿匪以湘西为重点。谷氏调走后，成立了鄂湘川黔边区南区与北区两个清剿总指挥部。南区总部地址仍在芷江，北区总部初设在龙山县城，旋改迁永绥（今花垣）县城。南区的总指挥为毛炳文，北区的总指挥为郭思演。不久南区撤销，统归北区管辖。我于1940年春至1944年夏郭思演调往湘谷转运处时止，任该总指挥部军法官、军法处长等职，现就记忆所及，把当时的剿匪情况记述如下。

郭思演到任之初，设总指挥部于湖南龙山县城，后嫌交通不便，而改迁至永绥县东门外的3个山头上，中间的文昌宫为总部；左侧山头为天王庙，驻特务连；右后山头驻运输队，成犄角之势。由运输队驻地右出至总部，为悬崖削壁，形势险要；特务连驻地旁的山脚公路，左往保靖县，右出永绥县城东门至西门车站，直通乾城（今吉首市）、泸溪、古文、沅陵等县，即为川湘大公路。

郭氏上任后，想有所“作为”，但无嫡系部队，所供指挥者以辖区内的专署、县的保安团队为主，这些团队一向军纪不严，被人指责为成事不足，扰民有余。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虽有

*张文调当时任国民党鄂湘川黔边区南区清剿总指挥部军法官、军法处长等职。

明令规定，凡在剿匪总部辖区内的部队，均暂归总指挥调遣，但此等部队仅在其驻地范围内负剿匪之责，其他概不受命。

郭氏因实力不足，于是制定了剿匪的八字诀：“剿抚兼施，恩威并重。”而实际上他是以“抚”为主的，自以为省力。其时驻防永绥县内外的军队，仅有118师的一个团，团长向某为本地人，熟悉情况，郭以机不可失，遂召向团长面授受机宜，要他设法通过各种渠道，与各股匪首取得联系，晓以“利害”，如能缴械投降，则既往不咎，并确保其生命财产安全。向团长受命后，极为卖力。不久，贾凤昌(绰号贾辣子，有名的神枪手)、白三等大小匪首14人，陆续由向团长率领到总指挥部投诚。郭氏随即报请重庆军委会处理，旋奉指令设班训练，于是便在天王庙特务连驻地开班训练他们写字认字，训练班原定一个月结束，郭总指挥认为他们的“匪性”不易改，又延长一个月。在第二个月的某天午睡时间，白三竟偷偷出去在总部山后隔河的保靖县境，指挥其原部属，抢劫行商财物，为总部侦察小组发现，但我们秘而不宣，以观其后。此事发生后的第三天，郭氏奉重庆军委会密令，准备将他们全部杀掉。匪首14人均住在天王庙左侧无房门的一间长房子里，平时值勤人员每晚均须进房查点，郭氏深思熟虑后，认为将他们一一捆绑，枪决示众，用人太多，恐有不妥，遂决定于某日凌晨3时，匪首熟睡之时，派两个随从卫士用驳壳枪把他们打死。岂料那机警过人的贾辣子，一闻急促的脚步声走近房门时，立即从床上拼力推开一尺多厚十字砖砌的花窗，一跃而出，周围警戒的士兵闻声即密集射击，结果他仍逃脱了，其余13人被射死于床上。天亮后，我们通知死匪家属(这些人的家属，于各匪首缴械投诚后，均被接在永绥城内居住，以便易于看管)，到天王庙领尸掩埋，结果无一人肯领，听从总部派人掩埋。特别是白三的尸体，当其年轻的妻子认清后，用脚尽力在其面部胸部等处连踩

十来下，并对在场的人哭诉其被白三蹂躏的痛苦经过，并说他一见到女人即魔鬼般地死抓住不放；他还是个每天都要抽鸦片八钱至一两的大烟鬼，如今他犯法被处死，我从此可恢复自由了。

此后不久，向团调离永绥，归回建制。郭总指挥遂调江防总队长唐静海率所部4个大队接防永绥县城。

匪首被处死后，谣言满城，说四省边区的各股土匪正在集结，拟于日内攻打清剿指挥部，替大哥们报仇等等。总部遂日夜加强警戒，以防不测。10余天后，在乾城的国民政府委员柏文蔚登山看望郭思演，并替贾辣子说情，谓此人早下决心洗手不干恶事了，老夫担保其不再干坏事。郭氏除请柏老对贾严加管教外，还郑重地说：“既然柏老说情，郭某敢不从命？”两日后贾拿着柏盖了私章的条子来总部，到军法处办理自新登记。以后，我曾数度传叫贾，问其怎么脱逃及其以后的情况，他说：“那晚我就觉察到连部比平日紧张些，邹连长又说次日早晨6点钟，118师师长要对我们训话，今晚你们早些睡觉，明早一定要打起精神听训，并谓连部的闹钟恐怕走时不准，要我选两个好表借他对时，这些都引起了我的疑心，但又不敢对我们的有人说，恐怕惹出造谣惑众的大罪来。所以那晚我通宵睡不着，及听到急促的脚步声走到门前时，我心想大祸临头了，便不顾一切在床上推开窗子，拼力跳了出去。到天大亮时，约跑出20里路，躲藏在一家茅屋里，屋主认得我，他不敢出声，我坐下来数了身上中了6颗子弹，此时才觉得痛，但都不是打在致命之处，不多久房东请来一位草药医生，把6颗子弹头都取了出来，我当时想自己是真心实意投诚自新的，我们中定有人又做了坏事，才遭到这样的下场。”略停了停，他继续说，“从那天后不断有人（指他的匪友）来找我，有的还主张攻打总指挥部，要替死者报仇雪恨，我都一一说服了他们，说总部地势非常险

要，后面是悬岩削壁，且有一条小河隔着，前面的路也很狭窄，周围的山无路可爬，左侧山头的天王庙，又驻有总部特务连，如果贸然攻打，那只有白白送死！”

上面的一段话，透露了邹连长因贪财（两个好手表）而泄露了机密，郭总指挥闻悉怒不可遏，将邹撤了职。从那以后，四省边区的大小股匪，都有明显敛迹，曾有两小股土匪因无立足之处，自动携械投诚自新，湘川公路上，抢劫商旅，杀人越货的事，也比较少了，交通暂时得以畅通无阻。

1942年春，四省边区南区总部奉命撤销，人员业务归并北区总部，合并后总指挥部改设在芷江县城，仍由郭思演主持。芷江防务由宪兵团长郭文灿担任，并令其率保安团队清剿芷江、麻阳、黔阳、晃县、怀化等县的残匪。

在白洲界围剿张玉琳匪部

黄 鹤 龄*

湘黔交界之处的白洲界，群山耸立，地势险峻，1939年，湘西巨匪张玉琳率领匪徒19,000余人盘踞在此，烧杀抢劫，为非作歹，人民深受其害。他们还多次抢劫我六战区的军用物资。鄂湘川黔边区绥靖公署主任谷正伦命令陆军独立1旅旅长刘振世率部清剿张玉琳匪部。刘旅长受命后，立即召开了清剿会议，与各团、营长商定了清剿对策，随后率领3个步兵团，4个宪兵团由辰溪出发，前往白洲界剿匪。

张玉琳匪徒利用自己土生土长，熟悉地形的优势，与我抗衡，经常伏击我清剿部队。3个月过去了，清剿工作毫无进展，我军伤亡倒不少，匪徒气焰更为嚣张，绥靖公署一再电催刘旅长尽早肃清土匪。

当时，我在独立1旅任上尉联络参谋。有一天，前线清剿部队抓获了土匪总部的副官刘志文，经我多方开导，他交待自己是黄埔12期学生，他们的副总司令陈霖系黄埔6期毕业的，二人曾在六战区长官部警卫团3营任职，陈霖是营长。有一次，陈霖率部武装押运弹药、粮食、被服时，途中中了张玉琳匪部的埋伏，军需物资被抢劫一空；担任护送官兵死伤70余人，陈霖被俘，被迫为匪，张玉琳重其才，任命他为匪部副总司令。获悉这一情况后，我立即向旅长作了汇报，并提出争取陈霖起义的建议。刘副官有投诚之意，刘旅长决定放他回去，并叮嘱他做好陈霖的工作，争取立功赎罪。

刘志文回去后，立即派人送来了密信，通报了匪部内部情况，我遵命回信告诉他，刘旅长准备前往匪部与张玉琳会谈，

*黄鹤龄当时任国民党军独立第1旅联络参谋。

想促使他接受改编，请暗中保护刘旅长安全。随即刘志文副官送来回函：表示遵嘱照办。

一日拂晓，我随刘旅长前往土匪总部会谈，随去的还有一位王司机，我们没带武器，7时30分抵达土匪前哨阵地，众匪徒持枪围了上来，我下车说明来意，众匪徒将我们人车一起押往总部，到达后，土匪司令部的杨参谋和刘副官对我们以礼相待。第二天，张玉琳与陈霖设宴招待我们，刘旅长在祝酒时表明了我们的来意，他动员大家在原地接受改编，以便团结起来，共同抗日。接着，张玉琳讲话，表示愿意加入抗日战线，请刘旅长呈报绥靖公署。席散后，刘旅长和陈霖进行了密谈，陈霖说：“我在部队召开了中队长以上的秘密会议，请他们保护旅长安全。”以后两天，刘旅长与张玉琳又进行了多次会谈，但没有谈出结果。

刘旅长与陈霖商量说：“既然张玉琳不肯接受改编，唯有你率部起义，我部从外面进攻，里应外合，一举擒获张玉琳。”最后商定于1940年2月18日起义，口令为“胜利前进”。

我们回来后，除令本旅3个团全部出动外，还电请绥署调4个宪兵团参加战斗。2月18日，我旅各团均到达指令位置。4点30分，陈霖率领的6个支队宣布起义，我军趁势向匪部展开攻击，战斗至2月19日上午11时结束，经过我军猛烈攻击，张玉琳匪部伤亡1,000余人，余部四处逃窜。

三天后，我部与陈霖起义部队返回辰溪，受到各机关、商会、团体的热烈欢迎。24日，召开了欢迎陈霖起义的大会。会上，刘旅长宣读了绥靖公署谷正伦主任的电令：陈霖率部起义有功，调任陆军独立第1旅参谋处上校参谋主任，所部整编为4个团，由刘振世旅长率领继续剿灭张玉琳匪部，在我军的打击下，缴械投诚的匪徒达9,000余人，张玉琳在此无法立足，率残部逃往他处。

1949年至1950年 我军湖南剿匪部队战斗序列

湖 南 军 区	长沙军分区	{	独立1团、独立2团，平江、临湘、岳阳、湘潭、湘阴、浏阳、长沙、醴陵县大队及民兵支队
	益阳军分区	{	494团、独立12团，湘乡、安化、益阳、沅江、汉寿、宁乡县大队及民兵支队
	常德军分区	{	480团、独立9团，常德、桃源、临澧、安乡、南县、华容、石门、澧县、慈利县大队及民兵支队
	衡阳军分区	{	独立5团，衡阳、衡山、常宁、耒阳、安仁、茶陵、酃县、攸县大队及民兵支队
	邵阳军分区	{	独立15、16、17团，分区独立团，隆回、新宁、城步县大队及民兵支队
	零陵军分区	{	独立18、19团，零陵、祁阳、道县、宁远、永明（江永）、新田县大队及民兵支队
	郴县军分区	{	495团、独立7团，郴县、宜章、永兴、资兴、桂阳、桂东、汝城、临武县大队及民兵支队
湘南剿匪指挥部（四十六军兼）	136 师	{	406团 407团 408团
	137 师	{	409团 410团 411团
	138 师	{	412团 413团 414团

十 二 兵 团 兼	湘西军区(四十七军兼)	沅陵军分区 (139师兼)	{ 415团、416团、417团、独立 21团,辰溪、沅陵、溆浦、泸溪、 永绥(花垣)、凤凰、麻阳、 乾城(吉首)县大队
		永顺军分区 (140师兼)	{ 421团、422团、422团,永 顺、大庸、龙山、保靖、桑 植、古丈县大队
		会同军分区 (141师兼)	{ 418团、419团、420团、独立 24、25团,芷江、黔阳、怀 化、晃县(新晃)、会同、靖县 (靖州)、绥宁、通道、道县县 大队
		158师	{ 472团 473团 474团
		114师 (缺一个团)	
		警卫团	
		工兵第5团	
		教导团	

附注：①虚线表示只有作战方面的指挥关系。

②114师系二野部队，1950年上半年参加了湖南剿匪战斗，临时拨归湖南军区指挥。

③长沙、常德、益阳、衡阳、邵阳、零陵、郴县等七个军分区分别由湖南军区所辖159、160、冀南南下支队、162、165、161的各一部和湘中支队、湘南游击支队等组成。

(省军区军志办 省政协文史办)

1949年至1950年在湖南境内 被我军消灭或投诚的主要土匪武装

一、湘西地区

暂 1 军 (陈子贤)	暂 2 师 (周燮卿) 暂 3 师 (何沛霖) 暂 4 师 (罗文杰) 暂 11 师 (张 平) 暂 12 师 (师兴周)
暂 2 军 (张玉琳)	暂 6 师 (朱家珽) 暂 7 师 (石玉湘) 暂 8 师 (胡 震) 暂 9 师 (徐汉章)
暂 3 军 (田 植)	新暂 2 师 (陈策勋) 暂 5 师 (曹振亚) 暂 10 师 (瞿波平)
湘鄂川黔四省边区反 共救国军 (九路军) (周燮卿)	第 1 路司令 (石海伦) 第 2 路司令 (徐雅南) 第 3 路司令 (石永安) 第 4 路司令 (白选文) 第 8 路司令 (罗仕生)

湘鄂川边区军政委员会 (师兴周)

湘鄂川边区反共救国军 (瞿波平)

反共救国军川湘边区第 4 路 (田泽龙)

桑（植）龙（山）永（顺）办事处（陈天坛）
华南反共救国军第三方面军湘桂黔边区游击总指挥部（杨
彪、龙怀麟），下辖12个纵队及会同游击纵队
永绥保安司令部（吴良恒）
清剿三纵队（钦万羨）
人民民众救国军（宋官荣）
国民党救国军湘川黔游击队（杨佐芝）
绥宁自卫队（城防司令部）（杨佐大）
反共救国军湘西纵队（杨永清、潘壮飞、杨春圃）
湘黔边区人民反共救国军（杨永清、姚大榜）
川湘黔反共救国军（龙云飞）
湘鄂边区反共救国同盟军湘西游击纵队（田载龙）
人民自救军第三方面军第5纵队（陈通焕）
西南反共救国军（蒋燮琴、詹根道）
人民自救军湘西指挥部（段明堂）
湘鄂黔川边区人民反共救国自卫军（龙恩普）
湘川黔边区人民自卫军第3路（罗洪锦）
湘黔川鄂边区司令部（黄希华）
第十区保安司令部（杨镇南）
“中国人民解放军”湘黔川边区第3纵队（张太伯）
川湘鄂反共救国军（陈士）
湘鄂川边区反共救国军（顾治国）
湘川反共救国军（徐雅南）
麻阳张嗣基、聂焕章、周开宣、李摆子等部
桑植何三畏部
龙山田和珍（女）部

二、湘南地区

交 警 总 队 东南办事处 (王春晖)	{	第12总队
		第14总队
		第18总队
		教导总队
		交警第2旅

保安第1师(谢声溢兼师长)辖, 3个团

湘南纵队(谢声溢), 辖4个支队

反共救国军游击司令部(尹立言), 原为西南联军, 后被
收编为国民党新8军

湖南人民反共自卫救国军第一纵队(霍远鹏), 辖8个支
队、3个直属队

湘赣边区反共救国军(陈光中)

湘粤桂边区绥靖司令部(蒋伏生)

、湘南人民反共救国军南岳纵队(左大凌)

反共义勇救国军第3路(贺幼农)

反共自救军(刘建辉)

衡阳反共救国军(赵彬)

衡阳警备司令部(罗明)

湖南反共救国军(黄作义)

国民党救国军湘南第一支队(唐文华)

武冈反共游击总队(张云卿)

邵阳胡惕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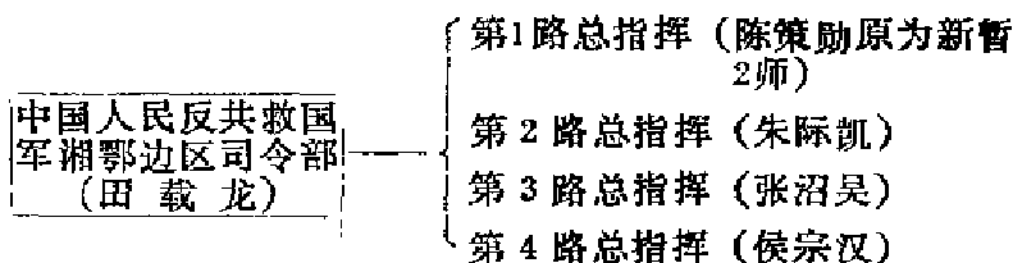
邵阳匡国钧部

邵阳刘建章部

邵阳李吉生部

汝城何康民部
 武冈邓兆瑞部
 板子山邓耀楚部
 永兴何樵夫部
 常宁刘参部
 衡山徐德志部

三、湘东、湘北及湘中地区



湘鄂赣边区绥靖司令部 (陈仲芳)
 湘鄂赣人民反共自救军第3纵队 (万少鼎)
 反共救国军第九路 (瞿岩生)
 湘赣边区反共救国军 (邓戈)
 保安第5师第8团 (胡照祥)
 暂3师第3旅 (余千伍、郭武生)
 湘东反共救国军第2纵队
 岳阳李高峰部
 湘阴刘铁峰部
 平江姜澄清、张杰部
 酃县唐向荣部
 安化李传卯部
 洞庭湖郭良生部
 慈利陈拔萃部

桃源吕少春部
桃源罗丰奇部
桃源刘彪部
桃源郭和尚部
桃源燕桂洪部
石门陈聪明部
石门陈金次部
石门蒋维民部
石门向应东部

附注：①以上番号或名称以1949年8月以后的为准，对其以前的名称一般未予列出。

②以上地方武装中包括了部分国民党地方部队和部分正规军残余部队。

③以上地方武装的人枪数一般在500人以上。

④有些武装因番号名称变动较频，表中人数有交叉现象。

（省政协文史办 省军区军志办）

湖南剿匪大事记

(1949年8月至1951年3月)

王吉云 高原 陈永芳

1949年

8月

4日 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和第一兵团司令官陈明仁率部起义，长沙和平解放。

9日 湖南军区在长沙成立。中共中央决定：第四野战军第12兵团兼湖南军区，12兵团司令员萧劲光、政治委员黄克诚分别兼任湖南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湖南军区成立后，立即领导和部署湖南境内的剿匪斗争。

中旬 我159师进剿平江、浏阳、岳阳、临湘、湘阴五县境内的股匪，基本上消灭了李高峰、万少鼎、刘铁峰、郭良生、姜澄清、张杰等部。

下旬 刘伯承、邓小平在视察47军时指出：“湘西所处的战略位置很重要，对我们解放大西南关系重大。国民党在这里虽然只有一个正规军，但土匪势力盘根错节，活动很猖獗，是湖南的‘盲肠’，对我军进军大西南威胁很大。要打开进军大西南的通路，保障部队入川作战的交通运输安全，必须消灭湘西的土匪武装，彻底割掉湖南的这根‘盲肠’。”

下旬 黄杰在芷江召开“省府”会议，暂2军军长张玉琳按照部署，派部堵击渡资水西进的解放军。

9月

2日 萧劲光司令员在湖南军区干部大会上作《目前湖南形

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指出,肃清匪特武装是我军区开创时期工作的中心。并提出了军事清剿、政治瓦解、发动群众相结合的剿匪方针和“对执迷不悟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剿匪政策。

5日 中共湖南省委和湖南军区联合下发《关于进入湖南初期工作指示》,指出肃清土匪残敌是军区所属部队首要任务之一。

11日 我479团一部奔袭桃源老龙屋,歼灭吕少春股匪一部。

13日至10月14日 我第四野战军第12、13兵团及第二野战军第5兵团一部,发动衡宝战役,歼灭白崇禧主力42,500余人,解放了湘南、湘西的20多座县城,打开了向两广和西南进军的门户,为湖南开展剿匪斗争创造了条件。

13日 白崇禧电召湘西各匪军首领到衡阳开会,部署反共计划,并要黄杰作出“软周旋”的安排。

下旬 第四野战军命令47军归湖南军区领导,进驻湘西,经营好湘西,争取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彻底肃清匪患。

10月

1日 47军召开团营干部会议,决定以140师进至沅陵、辰溪、怀化一线,保证沿线交通畅通。139、141师奔袭、合击大庸之敌。

2日 47军进驻沅陵,奉命成立湘西军区(由47军兼),隶属湖南军区领导,47军军长曹里怀、政治委员周赤萍分别兼任湘西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

中旬 湘鄂川黔自卫军政委员会主任委员陈渠珍起义。

12日 我484团一部奔袭攸县易家集湘赣边区反共救国军邓戈部,歼其大部。

14日至16日 47军139、141师发动大庸战役,歼灭国民党

122军军部和217师大部，击溃345、346师，俘虏122军军长张绍勋、217师师长谢淑周、345师师长黄鼎勋以下5,000余人，为我军进军西南，解放湘西，肃清匪患打下了基础。

16日至31日 在我二野大军挺进湖南的震慑下，国民党暂1军副军长汪援华、暂2军副军长兼暂7师师长石玉湘（后又反水）、永顺专员周海寰、永（顺）保（靖）总指挥聂鹏升、保5师师长兼沅陵警备司令颜梧、副师长李鹏飞等向我军投诚。

17日 国民党新化县自卫队、警察局等1,300余人在新化向我军投诚。

18日 我475团一部奔袭湘阴县锡安乡刘铁峰匪部，歼匪30余名。

19日 暂3师1旅副旅长余谦吾率所属681人在桃源向我常德军分区部队投诚。

20日 我484团在湘南工委的配合下，于高路捕获了湖南人民反共自卫救国军第一纵队司令霍远鹏。

21日 湖南军区通令嘉奖大庸战役有功部队139、141师。

23日 我484团一部奔袭盘踞在安仁界背山的湖南人民反共自卫救国军霍远鹏部，歼匪一部。

27日 我484团一营在酃县中村冲歼灭唐向荣匪部300余人。

28日 我494团奔袭湘乡县泮里反共救国军游击司令尹立言部，歼匪700余人。

下旬 湖南军区在常德召开长沙、常德、益阳三个军分区军政干部会议。会议指出，剿匪仍为今后的主要任务，要把清匪、反霸、发动群众结合起来，造成群众性的剿匪运动。

30日 安化县大队奔袭活动于蓝田的尹立言匪部，歼政约100名。

月底 第47军139、141师奉命配合第二野战军入川作战。

11月

5日至13日 我158师及邵阳军分区部队发动邵北战役，对尹立言部实施奔袭合击，歼匪800余人，俘旅长杨熙政、团长陈历屏、黄天佑等。

9日 我419团对芷江米贝、天雷山地区的湘黔边区人民反共救国军杨永清匪部实施奔袭，歼匪100余名。

11日至14日 我476团一连对湘南人民反共救国军南岳纵队左大凌匪部实施追击，于衡山冲锋岭，观音堂将匪大部歼灭。

11日至17日 我479团将暂3师3旅余千伍部包围于桃源县打仗坪，迫其600余人全部投诚。

12日 第四野战军总部命令46军进入湘南剿匪，以46军组成湘南党政军委员会和湘南剿匪指挥部，统一指挥衡阳、邵阳、零陵、郴县4个军分区的剿匪。

14日至19日 我480团对向应东、蒋维民、陈金次等股匪实施追击，于石门子良坪歼匪70余人。

14日至25日 我479团对盘踞于江垭一带的中国人民反共救国军湘鄂边区总司令部第三路总指挥张沼吴匪部实施驻剿，歼敌一部。

15日至18日 我158师对板子山地区之邓耀楚匪部实行围剿，歼敌180余名。

16日 我衡阳县大队于衡阳马蹄桥对衡阳反共救国军赵郴部实施奔袭，将其匪首消灭。同日，长沙军分区警卫营2连对湖南人民反共救国军南岳纵队残部实施追击，于湘潭县之屯粮乡分水岭将其全歼。

16日 46军在衡阳召开衡阳、邵阳、零陵、郴县军分区司令员、政委和地委书记会议，讨论经营湘南的方针和任务，并成

立了湘南党政军委员会和湘南剿匪指挥部，46军军长詹才芳、政治委员李中权分别任湘南党政军委员会正、副主任和湘南剿匪指挥部正、副指挥。

21日 湘南剿匪指挥部发布命令，要求湘南各部队在12月底以前消灭本地区内200人以上的股匪，并决定组织嘉（禾）蓝（山）临（武）战役和隆回战役。

23日 我479团3连和常德军分区炮兵连进剿慈利东部大王山，歼匪一部，活捉匪首陈拔萃。同日，我484团2连奔袭攸县石基蔡，将攸县自卫队全歼。

28日至12月10日 我158师和武冈独立团发动隆回战役，进剿陈光中、贺幼农、胡惕股匪，歼敌2,625人，活捉了湘赣边区反共救国军中将司令陈光中、反共义勇救国军第三路指挥官贺幼农。

下旬 我新化县四区公所及邵阳军分区独立团两个班被胡惕匪部300多人包围，在区长率领下坚持战斗至黄昏，终于突出敌包围，但牺牲班、排长各一名。

29日至12月15日 46军及郴县军分区部队发动嘉蓝临战役，歼灭国民党“交警总队”、“保1师”及“湘南纵队”共12,000余人，俘虏了“湘南纵队”司令兼“保1师”师长谢声溢及少将级匪首12名，解放了江华、临武、蓝山、嘉禾4座县城。

12月

中旬 国民党特务田载龙召集慈（利）石（门）地区的张沼吴、朱际凯、侯宗汉及陈策勋在江垭召开会议，成立中国人民反共救国军湘鄂边区总司令部，扬言攻占慈利、石门、澧县、桃源、常德等县以及沅水以北城镇，建立反共游击根据地。

26日 湘南剿匪指挥部通令嘉奖在嘉蓝临战役中取得重大战绩的410团。

27日 国民党交警总队东南办事处中将主任王春晖在湘潭易家湾渡口，被我408团5连副连长纪士信率领的小分队捕获。

下旬 暂1军军长陈子贤、暂4师师长罗文杰、暂12师师长师兴周、暂10师师长瞿波平等在龙山以南的八面山之岩壳洞召开会议，统一成立川黔湘边区民众自卫委员会，决心与我军顽抗到底。

1950年

1月

上旬 我158师奉命调往广西。139、141师完成入川作战任务后，回兵湘西，即投入剿匪作战。

3日 第四野战军总部发布通令，嘉奖长追千里，捕获匪首王春晖的408团5连副连长纪士信及该连一排全体同志，并分别给纪士信和一排记大功一次。

8日至2月中旬 我414、479团各两个营及480团一个营进剿江垭张沼吴、朱际凯股匪，歼敌1,200余人，活捉了中国人民反共救国军湘鄂边区总司令部第3路总指挥张沼吴，迫使第2路总指挥朱际凯及匪首陈金次投诚。

中旬 我407、408团和邵阳军分区部队进剿武冈，击溃人民自救军湘西指挥部段明堂、武冈反共游击总队张云卿股匪，歼敌2,000余人。

19日至1月底 我421、422团攻克八面山，歼灭暂12师师兴周部800余人。

20日至24日 我415团及两个健康营合击辰溪长田湾，歼灭石玉湘部200余人。

22日至31日 南县匪特头目刘伯荣、姚绍崇纠合保甲长，

利用征粮，煽动和胁迫群众 1 万余人进行暴乱，捣毁我区乡政府机关，打死打伤我干部战士 14 人，抓走 21 人，经我采取有力措施，逮捕了为首的刘伯荣、姚绍崇等人，叛乱方告平息。

下旬 湘西军区组织会同、沅陵、永顺军分区部队共 11 个营，进剿芷（江）怀（化）地区杨永清、彭玉清股匪，歼匪 850 余名，俘虏了负责组织怀（化）黔（阳）边界土匪武装的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委员何冬明和杨景民。

27 日 湘西军区司令部、政治部联合发布剿匪政治动员令，号召全区部队发扬艰苦卓绝、勇敢顽强的战斗作风，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湘西土匪，为解放湘西人民而战。

2 月

1 日 暂 2 军纵队司令程潜率 170 余人向我永顺军分区投诚。

2 日 我 409 团对袭击我恭城西寨小分队的湘粤桂边区绥靖司令部蒋伏生部实施反包围，歼敌 200 余人。

3 日 湘西军分区发布告土匪书，重申我军的剿匪政策，并郑重宣告，我军的决心是，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土匪，敦促土匪投降。

10 日至 17 日 我 139、140 师进剿麻阳暂 2 军张玉琳部，歼敌 700 余名，迫使龙汉魁、田达光等 400 余人向我军投诚。

3 月

3 日 我 415 团两个营和 416 团一个营合围泸溪兴隆场，击溃暂 9 师徐汉章部，歼敌 160 余人。

3 日至 11 日 我 415、422 团各两个营及湘西军区直属队 5 个连围歼古丈暂 11 师张平部，歼敌 400 余人，活捉了支队长李登庸、宋清泉、向锡楷，迫使支队长刘长其、刘玉恒、向盛、向

光洲、向廷耀、鲁建中、宋祥向我军投诚。

4日 湘西行政公署、湘西军区联合布告，通缉匪首张平，如有活捉或击杀张平者，予以重赏。

9日 暂8师师长胡震率该部副旅长邢开南、第4支队司令张云、团长张治平、郑远胜、傅玉湘、王玉云等500余人向我湘西军区投诚。

中旬 湘南剿匪指挥部发出重要指示：“剿匪第一，集中全力，完成剿匪任务。”

12日 我423团3连火攻何家洞，将负隅顽抗的暂2师曹振亚部副团长何伍焘等37人烧死在洞内。

15日 徐汉章部副团长李鉴清等10人向我浦市区公所投诚。

24日至31日 沅陵军分区召开剿匪会议，总结剿匪斗争经验。

27日至31日 张平匪部支队长张高沙、李甲科等110余人向湘西军区直属队投诚。

29日 我423团3连攻破陈家洞，全歼负隅顽抗的匪徒，生擒桑（植）龙（山）永（顺）办事处主任陈天坛以下18人。同日，匪首李松青在新宁杨树井被我137师410团5连击毙。

4月

上旬 石玉湘率部200余人在怀化县花桥镇第二次向我军投诚。

2日 岳阳县一区遭土匪袭击，区委副书记以下10人战死，区干部4人负伤，区中队长以下21人被匪抓走。

4日 湖南军区召开剿匪工作会议，制定新的进剿计划，确定全省以湘西的中心区，常德地区的太浮山区，邵阳地区的武冈、龙山、扳子山地区为进剿重点。

4日至8日 我414团和常德军分区独立9团各一个营及临澧县大队进剿太浮山区中国人民反共救国军湘鄂边区总司令部第4路总指挥侯宗汉部，予匪重创，活捉了侯宗汉。

8日 衡阳县公审处决匪首王春晖。

8日至12日 湖南军区召开各军分区首长会议，传达中南军区高干会议精神，纠正春季剿匪中面铺得过宽，兵力使用不够集中的问题。

10日 郴县军分区独立7团在广东省北江军分区部队协同配合下，进剿太平洞王昌升股匪，歼匪200余人。

11日 中共湖南省委、湖南军区联合发出《关于结合减租发动群众，肃清太浮山区土匪的指示》。

16日 湘西军区政治部发布《发动群众，展开对匪政治攻势》的指示，要求把军事进剿、政治攻势与争取群众三者密切结合起来。

20日至28日 我411团和邵阳军分区独立16团进剿邵阳龙山地区尹立言、匡国钧股匪，歼敌200余人，迫使匪部下谢古城、唐禹鼎向我投诚。

24日 我422团1营和423团2营，攻破永顺县云岩山中之五连洞，俘虏暂5师1旅旅长李兰初，副旅长兼永顺县长胡绍义以下85人。

25日 中国人民反共救国军湘鄂边区总司令部第1路总指挥陈策勋在陈子界被423团侦察排捕获。

25日至6月初 我常德军分区独立9团及114师（缺一个团）进剿桃源地区之郭和尚、刘彪、燕桂洪等股匪，歼匪1,200余人，捕获了匪首郭和尚、刘彪、阙标。

28日至30日 46军召开第二次党代表会议，确定湘南新的剿匪方针，“重点铺开，结合发动群众，实行驻剿。”

5 月

2 日 我420团8连和418团9连奔袭会同八宝山，歼敌20多名，活捉了人民自救军第三方面军第5纵队头目陈通焕。

9 日 永顺县公审处决匪首李兰初。

上旬 湘南党政军委员会就剿匪工作发出指示，要求正确掌握宽大政策，防止和纠正乱杀现象。

12 日 杨永清在芷江召集彭灵鸡公、徐汉章、裴焕章等匪首开会，决定兵分三路攻打麻阳县城。

14 日 桑植县临时人民法庭召开公审大会，处决陈策勋。

20 日 湖南军区政治部发出《关于加强剿匪宣传的指示》，要求宣传我军的剿匪决心、政策和胜利，以鼓舞人民，瓦解敌人。

28日至6月4日 湖南军区召开第一次党代表会议。会议指出：剿匪为目前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并提出了肃清土匪的三条标准：肃清散匪，捉净匪首，起尽匪枪；把群众发动与组织起来；建立巩固地方武装和民兵组织。

6 月

10 日 我军对太浮山区重点进剿结束，共歼匪1,348名。

本月 至本月底114师歼匪1000余人，大匪首王逸之逃往香港。

本月 衡阳军分区破获湘东反共救国军第2纵队，歼捕其骨干25人。

月底 全省重点进剿胜利完成，共消灭土匪40,000余人。

7 月

3 日 杨佐芝率国民党救国军湘川黔游击队2,000余人进攻守备永绥茶洞的我沅陵军分区两个排以及二野护路部队20余

人，我守备部队坚持战斗8个多小时，在增援部队配合下，打退了土匪的进攻，歼匪107名。

10日 我沅陵军分区八大队根据民兵张高升父子的报告，在李家洞附近的石门寨将只身逃窜的匪首张平击毙。

14日 唐汉云、杨和清、龙云飞等匪首在凤凰苗区总兵营开会，成立中国边民讨共救国军，龙膏如(龙恩普)任总指挥。

本月 龙云飞父子在陈靖雄等国民党特务煽动下于湘黔边界发动武装暴乱。

8月

17日 我驻沅陵县益都乡工作组在农民曾庆其等的配合下，捕获了李兰初匪部支队长彭天文。

18日 我421团2营2连围攻龙山县牛栏洞，该连战士丛世林挟起35斤重的炸药包炸开洞口，突击部队全歼了田高年等24名土匪。

9月

17日 湖南军区副司令员陈伯钧到湘西军区部署边缘区剿匪战役。

20日 常德军分区独立9团3营在泥沙市捕获了特务组织“新教会”头目白元佑以及8名骨干分子。

23日至27日 我会同军分区警卫营及417团一部围歼被我包围在麻阳寨、毛虫寨的土匪，歼匪400名，击毙匪师长张居，支队长李摆子、张嗣基、肖德纯，创造了围歼土匪的模范战例，获得湖南军区和中南军区的通报表扬。

本月 湘西边缘区土匪到本月已由18,000余人发展到23,000余人。

10月

1日至7日 湘西军区召开干部、英模代表会议，给30个先进单位和52名先进个人通令嘉奖。

15日 湘西边缘区会剿战役开始。同日，我永顺军分区部队再次攻克八面山，活捉了湘鄂川边区军政委员会主任师兴周。

18日 反共救国军川湘边区第4路总指挥田泽龙、参谋长高冠生在慈利县三区被我414团侦察排长李绍州等活捉。

20日 我136师解放绥宁县城，歼敌180多名。同日，我418团攻克靖县，歼敌200多人，俘虏了县长兼第一梯队副司令沈大海、支队长沈正标。

20日至11月8日 47军139师、140师与46军136师协同配合，由东、南、北三面合围靖县、绥宁、通道三县境内的华南反共救国军第三方面军湘桂黔边区游击总指挥部龙怀麟部，共歼敌5,800多人，获中南局和中南军区通令嘉奖。

22日 408团范春海等三人在凉水界捕获了西南反共救国军副总司令蒋燮琴、参谋长陈绍平。

26日 406团三营在古约塘抓获了绥宁城防司令部少将司令杨佐大。

29日 西南反共救国军少将副司令詹根道在春水坪被408团8连肖文秀等人捕获。

下旬 暂10师师长瞿波平迫于我军421团围剿，派人与我军谈判后投诚。

11月

6日 419团在晃县琴堂、云洞一带合击湘黔边区人民反共救国军姚大榜匪部，消灭参谋长杨崇树以下230多人。

12日 人民救国军湘西指挥部头目段明堂，在黔阳龙船乡被活捉。

16日 华南反共救国军第三方面军湘桂黔边区游击总指挥部中將副司令龙怀麟在绥宁城西北的泥塘深林中被406团傅茂、郭瑞生率领的小分队捕获。

中旬 会同军分区消灭会同游击纵队参谋长以下1,000余人。

20日 绥宁县处决匪首杨佐大。

20日至12月26日 419团与贵州镇远军分区部队分别从东、西两面合击杨永清匪部，歼敌2,800余人，生擒了湘黔边区人民反共救国军总司令杨永清、副总司令姚大榜。

12月

4日 川湘鄂反共救国军副司令陈士在桑植芭茅溪被湖北鹤峰县大队捕获。同日，湘鄂川边区反共救国军团长顾治国、丁拥向我军投诚。

16日 我418团在贵州军区部队协同下，于九龙山围剿华南反共救国军第三方面军湘黔边区游击总指挥部杨彪匪部，歼匪2,400余名。

26日 杨永清在芷江被公审处决。

31日 湘西边缘区会剿战役结束，共歼匪8,000余人。同日，湘西军区发布公报宣布湘西股匪基本肃清，共歼匪73,000余人。

1951年

1月

上旬 我剿匪主力46军奉命赴朝作战。

18日 暂5师副师长曹子西、旅长费太清在爱坪乡竹麦被永顺县第一区和第八区民兵击毙。

20日至25日 凤凰、麻阳两县出动12,000多群众配合部队搜山，在凤凰县廖家桥八魔岭将川湘黔反共救国军总指挥龙云飞、副总指挥田瑞卿击毙。

27日 晃县县长、匪首吴子清在翠堂被民兵杨永富等活捉。

2月

13日 湘川鄂黔边区反共自卫军总司令龙膏如在凤凰县二区被民兵捕获。

月底 我剿匪主力47军奉命赴朝作战。

3月

15日 保靖县召开公审大会，处决湘川黔边区人民自卫军参谋长兼三路指挥官罗洪锦。

26日 湖南军区在长沙召开湘西剿匪胜利功臣大会，中南军区通令嘉奖湘西剿匪部队。

月底 在我省边缘地区会剿结束后，全省匪患基本肃清，大规模的军事进剿基本结束。自此转入对残散匪特的“清匪肃特”斗争。

